

邓丽君诞辰60周年特别纪念金版

邓丽君

1953-1995 画传

师永刚
冯昭 著
方旭

作家出版社

邓丽君诞辰60周年特别纪念金版

邓丽君

1953-1995

画传

师永刚

冯昭 著

方旭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丽君画传 / 师永刚, 冯昭, 方旭著. --修订版.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063-6868-1

I. ①邓… II. ①师…②冯…③方… III. ①邓丽君 (1953~1995) - 传记 - 画册 IV. ①K825.7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58284号

本书图片提供: 邓丽君文教基金会、明报、李安邦、洪少葵、雍和、昭君、杨素

邓丽君画传 (修订版)

作者: 师永刚 冯昭 方旭

策划编辑: 王宝生

责任编辑: 苏红雨

装帧设计: 海洋 苗洁

设计制作: 北京锦绣东方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30

字数: 80千

印张: 17.25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868-1

定价: 49.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一本可以完全代表邓丽君的授权著作

邓长禧（前邓丽君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邓丽君五弟）

记得是在2001年的春季某一天，我接到台北“中央通讯社”一位冯小姐来电，说明她代表香港一家杂志希望能制作一辑有关邓丽君的专题报道，并希望能采访本人。当时本人觉得只要是老姐的事就应当全力以赴，当下就承诺对方，并定下访谈时间。

访谈过后，隔了一段时间即收到了以邓丽君为封面的这期杂志，随即翻阅，觉得这本刊物本身有着精美的设计，接触到文章后即被内文所吸引。想本人阅读过无数有关邓丽君的报道，当属这篇文章让我觉得最用心，亦最完整翔实，看完后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今年年初又接到一位师先生来电，说明当时那篇报道是由他负责的，由于这篇文章收到很大的反响，进一步希望能替邓丽君出版一本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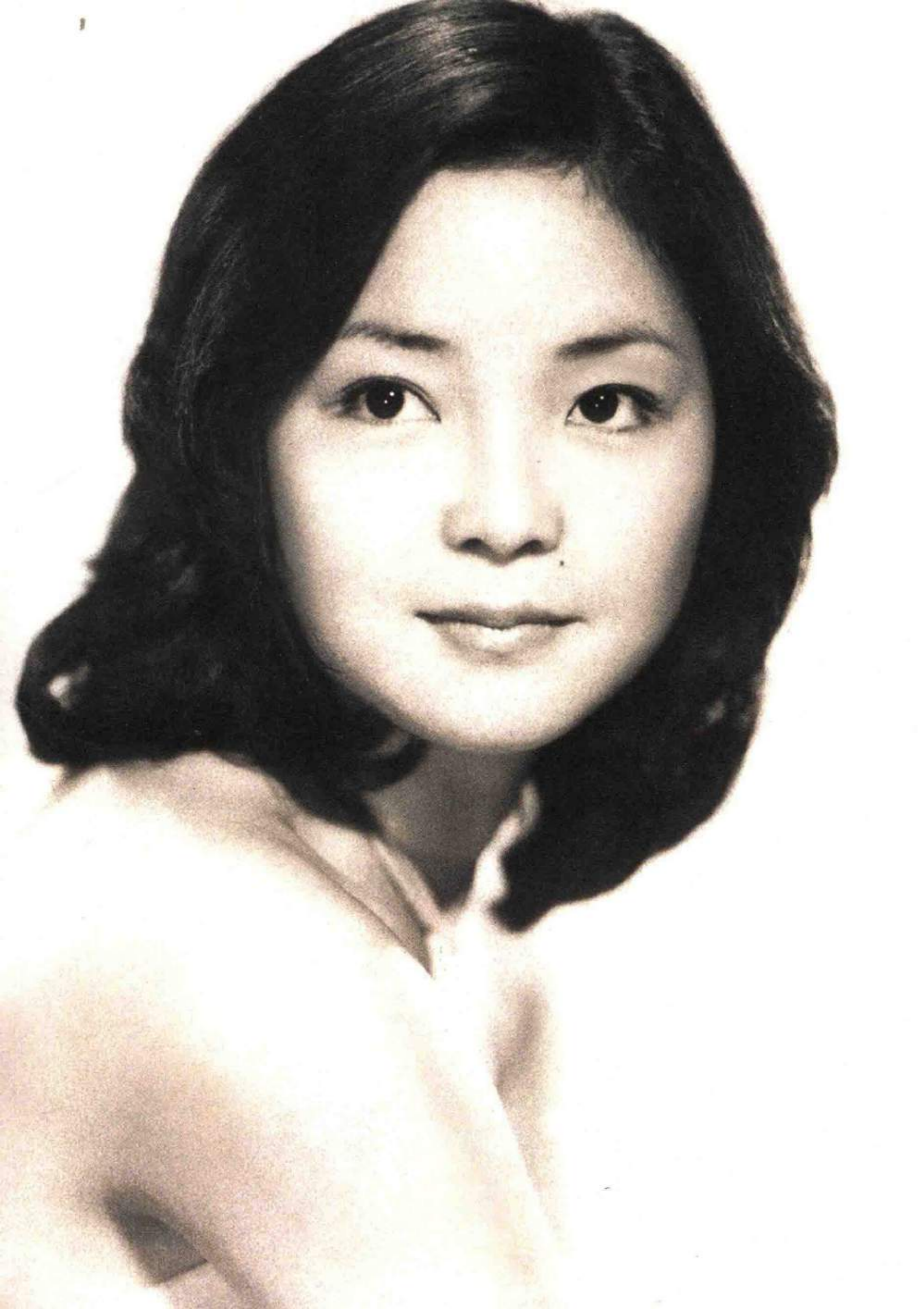
传记。当时本人仍是未置可否，并希望能看到书稿，再表达意见。这也是由于市面上有很多有关邓丽君的传记都是未经过细心查证、东抄西抄、委曲事实的文章，本人深为担心市面上又要多出这么一本同样风格的作品。

当本人收到书稿后，先是以浏览的心情翻看，随即发觉该书稿有着不同的风格，当下即以两天的时间看完全文。看完之后感觉如释重负，终于有一本能完全代表邓丽君的著作问世了。接着再看完作者之后记后，方自领悟，本书之作者已投下了多年之心血在研究与收集与邓丽君有关之各种讯息。无怪乎该书有深度、可读性高，加上作者流畅的文笔将邓丽君作了全面、客观的报道，堪称一部代表作。本人在此亦要特别感谢该书的作者师永刚先生与昭君小姐。除此，本会亦提供了多幅邓丽君之照片以期该书图文并茂。

预祝本书能受到广大喜爱邓丽君的歌迷们的支持！

2003年6月16日于台北

注：此序言为2003年6月，编著者特别邀请邓长禧先生所撰。这个新的修订本出版时，邓先生则已于2008年7月23日，因腹主动脉瘤突然破裂，引发失血性休克，在上海病逝，享年55岁。特此铭志。并谨致纪念。





重寻邓丽君



在华语歌坛上，邓丽君是一个传奇。她的歌有一种让人忘记痛苦的甜蜜，她的笑容温柔得让人窒息。也许她出现的年代已经远去，但是当你在黑夜里重温她的音乐，那种安慰与甜美总是静静地温存在你心灵的一个角落，不经意地悄悄流出。

身份证上登记为本籍河北省大名县的她，是最早获得中国大陆听众肯定的台湾女歌手。在台湾，邓丽君的父亲邓枢是国共内战之后随国民党部队迁徙台湾的第一代移民，邓丽君则被归类为“外省第二代”。这个称呼意味着她还不算是一道地的台湾人。但是，邓丽君出生在台湾的云林县，一家七口随着父亲的部队移防，几乎住遍了全台湾各个县市。童年

的邓丽君居住在台北县芦洲乡（如今已升级为芦洲市），同样是个以台湾本省人为主的农业乡，以外省人为主的“眷村”屈指可数，因此她从小会说流利的台语（闽南话）。和许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台湾孩子一样，她也上教堂，为的是领一袋面粉回家。

在两岸错综复杂的历史纠结下，邓丽君身兼台湾人和外省人两种既相关却又矛盾的身份，她到底是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邓丽君，以一袭旗袍装扮红遍全日本，对日本人而言，这个歌声来自中国，她是一名来自台湾的中国人。邓丽君所拥有的多重身份也正是中国大历史发展的综合体。

探访邓丽君的故乡，老邻居口中的邓丽君，一如屏幕上的形象，待人和气、谦虚。从小具有表演天赋的她，之所以步入歌坛，应该说是妈妈赵素桂刻意培养的成果。邓家有五个小孩，只靠父亲邓枢一份薪水过活，邓丽君辍学唱歌，在重视孩子教育的台湾社会并不寻常，一方面这是她才艺的展现，而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这更是邓家为了改善家计不得已而为之。

邓丽君出现的时间，正值台湾经济迅速向上攀升之际，当时的台湾民众已经有了足够的经济能力追寻心中的偶像。邓丽君出生台湾本土但又横跨地域的华人巨星特质，正好符合台湾民众期待飞扬的心情。而此刻台湾民间的创作力虽然受限于台湾当局“净化歌曲”的大框架，但是也已经积蓄了一定能量，此时的作品着重词句的优美，邓丽君的歌，不仅曲调柔美，更是字字斟酌。有的则是直接为唐诗宋词谱上新曲，可以说她的歌曲把词句的优美这一特质发挥到了极致。

邓丽君的歌不只在七十、八十年代风靡一时，三十多年来，她的作品已经证明其持久性，以及启发性。目前当红的流行歌手王菲就不止一次表示，邓丽君的歌是她音乐

之路的启蒙老师。而且，许多歌手也以能够翻唱邓丽君的老歌为荣。

除了作品本身，更为难得的是，在贬抑艺人的传统观念下，多年来邓丽君从未受到演艺圈大染缸的沾染，她谦和待人、勤勉自持，更因为积极投入慈善活动等义演，重塑了艺人在广大民众心目中的形象。

在两岸历史纠结中，她也拥有一席之地。邓丽君过世后，美国知名的《排行榜》（Billboard）音乐杂志详细报道了邓丽君的故事。文章形容邓丽君“使海峡两岸在七十至八十年代即做到了文化统一”。

但其巨大的声名则在她终生从未曾踏足的大陆故土。据称，四十岁左右的大陆中坚一代，几乎都是她的歌迷，而她的歌声更是成为一代人的精神慰藉，成为大陆一代人用歌声探触世界的通行证。而每逢她的周年与去世之日，电台的唱盘中就会响起悠远的老歌，把他们拉回那个过去的时节。

听邓丽君的歌，回顾邓丽君匆匆的一生：从十四岁辍学步入歌坛，以金嗓子改善全家人的生活，二十多年推出上百张专辑；对爱情谨慎而低调，纵使浪漫传闻不断，真正公开承认的只有郭孔丞那一段；她好强，纵使遭遇“假护照事件”的重大挫折，仍然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站起，重新出发的她在国际上的成绩更耀眼，并一举穿透众多中国人的心，成就华人女歌手典范。

追寻巨星，就让我们从她的故乡开始……

邓丽君惟一拿到毕业证书的学校——芦洲小学

小小年纪即步入歌坛的邓丽君学历不高，金陵女中初中部肄业的她，惟一拿到的毕业证书是具有百年历史的芦洲小学的毕业证。

芦洲小学位于台北芦洲市，从前是个逢台风必淹水的穷地方，但是芦洲却也是不少大明星的孕育地：邓丽君在这里度过童年；当红的新生代歌手周杰伦的父亲也住在芦洲；成龙的明星妻子林凤娇的母亲更是道地的芦洲人。



一进入芦洲小学这座老学校即可看见百年校庆的纪念碑，饱尝百年风霜也经历多次增建，如今的校景仅穿堂老楼还维持着邓丽君就读时的风貌，中庭的小桥，则是邓丽君童年少见与同学合影留念的地点。

老旧的校舍中有一间老教室被当作校史室，其大半区域与邓丽君有关，陈列了大量的邓丽君的老照片、中外唱片、画册、书刊等。尽管陈列方式简陋，对于许多邓丽君迷而言，却是除了“筠园”（邓丽君安葬地）之外，最能追忆邓丽君的地方。每逢邓丽君逝世周年前后，总有世界各地媒体不辞千里来到这里拍摄这间老学校。近几年台湾对大陆人士来台逐步松绑，也可以见到有大陆人士来此悼念巨星。



邓丽君惟一拿到毕业证书的学校——芦洲小学



文史工作者杨莲福提供的邓丽君小学毕业照

已近七旬的张汉权，是邓丽君小学三、四年级的美劳老师。对邓丽君小时候的种种，张汉权老师如数家珍。他说，邓丽君从小学一年级就经常代表班上参加运动会和歌唱表演，那个年代的小孩多半乖巧，邓丽君从小就显得很懂事，最特别的是语文能力好，口才极佳，常常被学校选派为演讲比赛代表，参加校际比赛。

张汉权老师回忆，当时他常常看到邓丽君的妈妈用留声机放音乐，教女儿唱歌。差不多小学六年级时，邓妈妈就不时带着女儿出外表演。由于影响了功课，当时老师还与邓妈妈沟通，提醒



她小孩子唱歌可能无法兼顾课业，希望邓丽君还是以课业为重。

就在芦洲小学斜对面，隔着一条窄窄的马路，从小面摊旁钻进巷子里不过百余米，一栋约莫一层楼高的红色砖墙老旧建筑映入眼帘。老屋的一角，就是邓丽君的故居。由于年代已久，原有的16号门已经被封住，新住户加盖了一个约莫4平方米的小小“违章建筑”，外观上已经十分破旧的老屋。从加盖的新门踏进屋内，只有一声声惊叹，老屋顶多30平方米，里头没有什么隔间或家具，只是以木头隔



邓丽君的小学老师张汉权



沿着路牌走到巷子底就是邓丽君家



邓家狭隘的小门





成上下之别的小阁楼，这里曾经挤进过邓丽君一家七口。

芦洲的文史工作者杨莲福花了很长的时间拼凑邓丽君的童年印象。他说，这栋老屋建在公有地上，根据考证，在“日据时代”是一个“青果合作社”，专门摆放芦洲生产的橘子。换句话说，这里原来是橘子仓库。老屋的阁楼上头，还依稀可见货架拆除的痕迹。

邓丽君的老邻居说，国民党来到台湾后，将橘子仓库隔成一个个小单位，分配给军眷居住，邓丽君家就是其中一户。不过这儿与台湾常见的“眷村”不同，不仅单位面积小，而且里头的住户来自各个军种，其中以防炮部队人数较多。

六十七岁的台北县议员陈信义也是邓丽君的老邻居之一，他家只与邓家老屋隔着一排竹篱笆。比邓丽君年长十六七岁的陈信义说，邓家搬来的时候，他才当兵回来，在家旁边帮忙种菜，傍晚在菜园耕作时，常常看到邓妈妈在后院帮孩子洗澡。陈信义哈哈大笑说，“邓丽君小时候也是每天在后院洗澡，我大概是从小看她洗澡的。”陈信义认为，这可以看出邓丽君出身平民的一面。

陈信义说，邓家生活很苦，爸爸邓枢每天都要自己做大饼，绑在自行车后头，出门沿街叫卖。邓枢的乡音很重，“讲话听不懂”，因此除了打招呼，平日很少与周围的本省邻居打交道，倒是邓妈妈赵素桂“很会公关”，经常与邻居聊



芦洲文史工作者杨莲福



住在邓家后门的邻居陈信义

天，每天下课后几乎都会看到她带邓丽君出门唱歌。陈信义印象中，邓丽君大约在小学毕业后就长时间在台北市的夜总会驻唱，在住家附近出现的时间越来越少，后来邓家搬走后，也几乎不曾看到邓丽君回来。

耗费数年时间收集有关邓丽君文物的杨莲福综合了各方说法。尽管一般印象中，邓丽君与妈妈的感情好，但杨莲福认为，从事军职的邓父尽管严肃，也很宝贝这惟一的女儿，与女儿的感情亲密。即使连打理三餐都经常捉襟见肘的邓家，在邓丽君小学毕业后，邓父还是东拼西凑地筹钱让邓丽君进入名声响亮的私立女校——金陵女中，更可看出邓枢对女儿的疼爱。

杨莲福说，小时候的邓丽君乖巧、懂事，功课一般，数学差，但是音乐一项自小学一年级即崭露天赋。曾与邓丽君有直接接触的故旧一致地认为小邓丽君有人缘、待人亲切。这个童年印象与她成名后的形象非常接近，显示出身平民家庭的她，形象并非商业包装的结果，也不是因为自己成为巨星而刻意塑造新形象。

杨莲福说，邓丽君代表六十年代台湾的本土文化，她虽然是外省人，但是成长于具有台湾本土性的小镇；她并非天生丽质，在艰苦中成长，学历不高，日后却扬名于国际。“她是一个综合体”，而且直到过世多年后，“邓丽君的文化能量仍在发散”。



童年的邓丽君，天生爱美。除了从小就显露出歌唱的天赋，更有着独特的爱好：照相。许多童年时的照片，就是她自己悄悄跑到相馆的留影。而今，这些照片则成了人们回忆她的童年的依据与背影。



第一章

小城故事

(1 9 5 3 - 1 9 6 9)

少校的女儿，名字来自于“美丽的竹子”，
超常的语言天赋，熟谙多种方言与四门外语

13

被誉为“华人世界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级歌星”的邓丽君，本名邓丽筠，1953年1月29日（周四，壬辰年腊月望）出生在台湾省雲林县褒忠乡龙岩村的一个三合院中，属龙，水瓶座。如果按照现在的星座分析，这个人将会亲切、诚实、天真、坚强。至于她的出生地——雲林县，则是台湾颇为贫穷的农业区，当地的住民以闽南籍的农人为大宗，鲜少从大陆来台的人士。不过邓丽君的父亲是军人，随着部队四处驻防，因此才停留在雲林县这个贫瘠的农村。



1953年 出生百日纪念

邓丽君的父亲邓枢为河北省大名县邓台村人，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4期。母亲赵素桂是山东省东平县人。邓丽君父母在1943年结婚。邓丽君在家排行老四，上有三个兄长。

至于“邓丽君”这个名字的由来，则是由于父亲邓枢听从袍泽建议，以“美丽的竹子”之意，为这个小女儿取名为“邓丽筠”，但因为后来大多数人都将“筠”（音芸）字误念成“君”，所以顺口就以“邓丽君”为艺名。至于所谓的“丽君”，则是她在演艺生涯的不同时段由歌迷所赋予的呢称，她的英文名字则是“Teresa Teng（泰丽莎·邓）”。

作为一名横跨亚洲与华人文化圈的超级巨星，邓丽君的歌唱技巧与天赋早就是公认的事实。除此之外，邓丽君的语言天分亦备受肯定，包括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闽南语、山东话，英语、日语、法语和基础的马来语，她都能朗朗上口。

据一位老牌乐评家说，邓丽君学习的专注与能力相当惊人，比如她第一次前往香港发展，刚开始还不会说广东话，但第三天就能以广东话与主持人简单交谈，也能精准地演唱广东话歌曲，这也自然很快就打开了当地乐迷的心扉。其余如日语、英语、法语，只要给她一段时间，邓丽君就能精准使用而无须翻译，这也让邓丽君在海外的生活与进修，比起一般的明星要来得更为顺利。

邓丽君一生强调单纯与平凡，从没有想和任何人抢风头，但她的明星气质自然流露，加上时代与历史赋予她的机缘，让她在华人音乐界占了一席不可取代的地位。

回头看邓丽君的童年与少女时代，可以发现邓丽君的成功绝非偶然，而是在努力克服各种环境的劣势与折磨后，充分掌握机遇与命运，并且一点一滴积累出的成果。也因为如此，相较于太多人在爆得大名后的忘形与放肆，邓丽君却格外珍惜这个全家人共同奋斗的成果，一步步地将努力转化成迈向未来坦途的养分，更凸显一个巨星的诞生绝非偶然。



几乎是整个中小学缩影的“眷村”文化开启她的童年。
电台唱片成为她最早的启蒙师。
加入教会仅为换取一袋面粉

在邓丽君诞生前，邓家已有三个男孩，一家人住在云林县一间古老农舍中。由于邓丽君的父亲邓枢只是国民党军队的中尉军官，先前在国共内战时离家背井来到台湾，生活并不很富裕，连住的房子也都是租的。

由于邓枢在军方服务，自奉严格，对邻居相当友善。当时台湾还处在粮食与物资配给的年代，邓枢也不时拿些部队中的剩余补给品送给邻居。邓丽君的妈妈开始还不会说台语，但待人和气，同样也和邻居关系不错。

一名当时与邓家颇为熟悉的邻居，由于始终膝下犹虚，在邓丽君的母亲确定怀了第四胎时，还特地到邓家商量，表示既然邓家已经有了三个男孩子，如果赵素桂这一胎还是男孩子，希望能抱回去当养子，以传承香火。

当时台湾社会环境普遍不佳，位于中台湾的云林县又是贫穷的农业县，缺乏医疗资源，因此邓丽君的妈妈并没有到医院待产，而是由接生婆在家中接生。只是没想到邓妈妈这胎意外是个可爱的女孩，虽然体重不是很重，但是哭声很尖，相貌清秀，让一旁等候的邓家男丁都相当兴奋。邓丽君的父亲当年已经四十余岁，也享受到了中年得女的喜悦。

据邻居回忆，邓丽君从小身体很健康，并没有什么病痛。由于邓



邓丽君童年住在台北县芦洲破落的军眷住宅中

枢经常必须随部队移防，邓家也一直随着邓父的部队不断搬移居住地，在邓丽君还没有满周岁时，又举家迁移至台湾东部的台东县池上乡。邓家搬到台东县后，邓枢也因为年龄的关系从部队退役，在军营附近摆面摊维生。经营餐饮，最需要的是人手，但小本经营的面摊无法雇人帮忙，因此一家大小一有空都得帮着做生意。不多久，大约1954年6月，邓家又迁移到南台湾屏东市空军机场旁的“眷村”，这才开始比较稳定的生活。

这种四处迁徙的居住状态，也是随着国民党政权迁台的外省族群拥有的集体记忆。当时外省族群在台湾生活困苦，年轻人多半因为当了军官或士兵，才随着国民党迁台。国民党政权为了方便管理并解决住房问题，常常选择在各部队旁边兴建简易住宅，专门给军队眷属或退伍军人居住，并因此形成长期性聚落，这就是台湾社会相当独特的“眷村”，也形成了所谓的“眷村文化”。

在“眷村”里，由于官兵来自四面八方，有的带着配偶一同由大陆移居台湾，也有的是到台湾之后才与台湾的“本省人（指闽南人）”、客家人或原住民通婚，因此“眷村”的文化与语言相当多元，几乎是整个中国大陆的小缩影，可听到不同省份的方言，乃至中国各地的民谣小调，邓丽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启她的童年生活。

邓丽君与家庭的关系相当密切，除了父母的爱护与管教外，与兄弟间的友爱也让长辈津津乐道。邓家五个孩子中，五弟邓长禧晚她一年出生。排行老四的她，从小就跟着三个哥哥在屏东“眷村”四周玩耍。原先几个哥哥都嫌邓丽君是个小麻烦，不愿让她当小跟班，但有一次邓丽君的父亲抓到三个儿子私自到小溪玩耍而忘了时间，命令三人罚跪时，邓丽君哭哭啼啼地也要一同跪，结果邓父心一软，就宽恕了儿子。从此邓丽君就成为





三个哥哥的保护神，出去玩也愿意带着妹妹一起去了。

有时兄妹还会跑去附近农村的果树田偷摘杨桃、莲雾等水果，回家瞒着父母，偷偷地洗、偷偷地吃。有一次兄妹们去偷摘番石榴，打赤脚的邓丽君意外在地上踩到玻璃渣子，当场血流不止。哥哥们把小邓丽君抱回家，赶紧送医院急救，还打了破伤风针才算安了心。这次意外在邓丽君脚底留下疤痕，被父亲骂了一顿后，小邓丽君也就不敢再跑到外面“做坏事”了。

邓丽君的名字一度为她带来一点小困扰。由于邓家在为邓丽君取名时，都是直接将“筠”称作“君”，所以从小家人、邻居叫“丽君”，“丽君”的称呼也相当顺口。但是因为“筠”字通读“君”，正确读音却应该



邓丽君老家就位于这栋平房右边角十坪大的地方

是“芸”。等到邓丽君上了小学之后，学校的老师、同学都称她为“丽芸”。因此后来邓丽君取艺名时，邓丽君的父亲就直接帮她取了邓丽“君”，以免老是混淆不清。

邓丽君从小就有表演天分，爱跟着收音机里的歌声跳跳唱唱，逐渐对歌唱产生强烈的兴趣。小邓丽君还对歌曲有过耳不忘的特殊天分，又喜欢在家人与友人之间表演以获得掌声。包括白光、周璇等人的歌曲，都是她的最爱，就连在台湾农村四处公演的歌仔戏团，也成为小邓丽君模仿的对象，甚至找来邻居小朋友，以水瓶当麦克风，鲜花当珠宝，用爸爸的大衬衫当戏服，扮戏自娱。唱着不知名的歌仔小调时，小邓丽君还会莫名地感动起来，学戏中的苦旦开始流眼泪。家人回忆，邓丽君幼年唱歌时，不但歌词很快就会背，曲调更是听过就不会忘，都显示邓丽君的情感丰富并拥有绝佳的唱歌天赋。五岁的时候，因为对表演相当有兴趣，邓丽君的父母就安排她就近到屏东市仙宫戏院附近学习芭蕾舞。

1959年11月，在屏东住了五年后，邓父再度随着军队移防而改变居住地点，全家又从台湾最南端搬到台湾北部的台北县芦洲乡，居住在现在的“台北县芦洲市中正路77巷”内的军队“眷村”旁，邓丽君也进入芦洲小学就读。

相当有意思的是，许多台湾的大明星，都是在台湾这一带出生：琼瑶电影时代蹿红的影后林青霞就生长在台北县三重市的“眷村”；另一位与林青霞并驾齐驱的琼瑶电影时代名影星林凤娇（成龙的妻子），则是出身于芦洲地区的望族。

至于邓丽君，全家虽然是台湾所称的“外省人”，父母都是来自大陆的第一代移民，但邓家居住的云林、台东、屏东、台北县芦洲乡，都是台湾人为主的区域，虽然附近有部队与“眷村”，但外省族群所占的比例非常小。邓丽君正如台湾许多“眷村”第二代子弟，是在父母的“外省文化”与台湾本地的“闽南文化”熏陶下长大，许多儿时玩伴也是台湾人，所以邓丽君讲台语不但字正腔圆，对台湾各地小吃如数家珍，演唱台语歌曲更是得心应手、别有风味。



在芦洲的童年，邓丽君开始信仰天主教。其实要说信仰对一名五六岁的孩子来说实在太严肃，原来当时台湾的经济环境普遍不好，台湾最有钱的事业都是来自国外资助的天主教与基督教教会，为争取信徒，教会通常会定期发放白米、

面粉给民众，但条件是必须皈依宗教。邓丽君居

住的地方是“日本台湾柑橘株式会社芦洲储

藏仓库”用地。在日本投降后，幽暗的仓

库被改为一间间狭小的宿舍，挤进了大

批的军人与退伍军人家眷，不但生活条

件差，空间也相当拥挤。以邓丽君家

为例，一家七口挤在约莫30平方米

的空间中，旁边再用木头加盖一个小厨

房。家人回忆，小邓丽君因此和哥哥

们一同信天主教，为的是帮家里多领

一些物资。直到邓丽君到海外闯打天

下，她才改信佛教和其支系密宗。

1963年，当时的台湾因为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导演、凌波主演的黄梅调电

影《梁山伯与祝英台》陷入一股几近疯狂的黄梅调热潮中。年仅十岁的邓丽君，因为

常听收音机播放黄梅调，耳濡目染之下，唱得

也头头是道，邓家出了个小歌星的消息不胫而走。甚

至邓丽君家旁边的一家脚踏车行，老板只要邓丽君歌唱得让他觉得好听，就免费把脚踏车借给邓丽君骑，这恐怕也是邓丽君第一次的“商业演出”。同年，邓丽君还参加了“中华电台”举办的黄梅调歌唱比赛。一位女化妆师为邓丽君借来黑色的秀才帽，搭上粉色的戏袍，邓丽君就以一首《访英台》反串梁山伯的桥段，一鸣惊人获得冠军。

1963年10岁



遇早期启蒙老师。展开初期的歌唱生涯。
学习成绩平平，屡不及格。十岁拿下全台歌唱冠军

迁居到台北的邓家，家境还是没有改善，邓丽君的父亲靠着制作面条、大饼，贩售为生。不过一段奇特的经历，却让邓丽君开始了崭新的歌唱生涯。

邓丽君在小学一、二年级间，就开始参加各类的演出，也在学校的晚会表演歌曲，每每都让台下的老师与同学惊叹，并让邓丽君成为学校晚会、游园会的常客，被视为天生的歌星与演员。当时邓丽君就读的芦洲小学，正好有一支部队驻防，其中的康乐队——“九三康乐队”二胡手李成清，恰好是邓丽君父亲过去的同事，他可说是邓丽君歌唱技巧的



启蒙老师，并且还让邓丽君跟随自己，前往各地表演。虽然每次公演只有五块、十块的演出费，但一方面这些零星的工作机会与收入，对邓家不无小补，另一方面邓丽君也从此时开始磨炼歌唱技巧与台风，并且还以此认识许多日后公开或私下提携她的贵人。

此时的邓丽君在确定了自己的志向后，相当勤奋地练习唱歌技巧，邓爸爸更每天早上应邓丽君的要求，载她到河边吊嗓子、练声，一遍又一遍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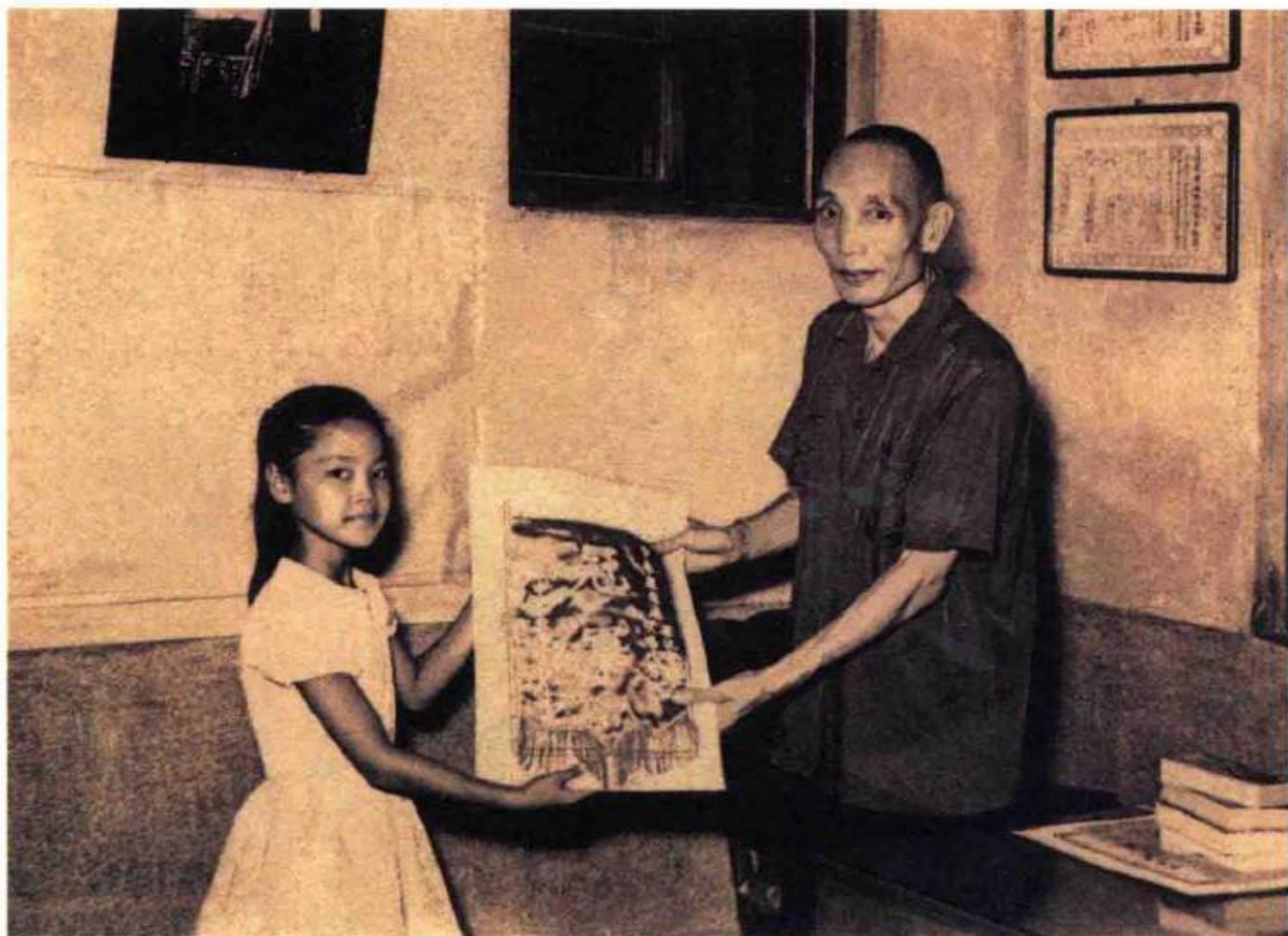
邓丽君举手投足间，尽显聪慧乖巧本色。



邓丽君（前排右二）全家在家门口合照



与母亲在芦洲小学校园留影



1963年8月 获得台湾“中华电台”黄梅调歌唱比赛冠军



邓丽君演出《访英台》之造型

对着朝阳歌唱，让邓丽君的声音越来越纯美，唱腔也越来越成熟。

据对少女时代邓丽君还有印象的艺人表示，邓丽君从小就相当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尤其邓丽君圆圆的脸蛋、灵巧的眼睛，加上字正腔圆的歌声，都让这位小小明星备受欢迎。每逢春节团拜或庆典，邓丽君都会受邀表演歌舞。

此外，邓丽君幼时的经验，也让她在长大成名后长存感恩的心，经常参加慰问活动，即使在半退休之后，惟一不缺席的就是参加义演。除此外，从出道起，她总是坚持慈善活动绝不缺席。而且邓丽君所



办的慰问晚会一向打破传统慰问活动沉闷枯燥的刻板印象，使她成为台湾人心中的“义演皇后”，享有极高的声望。

对经常参加台湾全省甚或离岛的慰问活动的小邓丽君，她稳健的台风和杰出的表现都让她从不怯场，歌唱天分更让所有欣赏表演者惊为天人。不过她在学校的功课只是平平，尤其数学课更让邓丽君头痛，每次考试也难得及格，让她伤透了脑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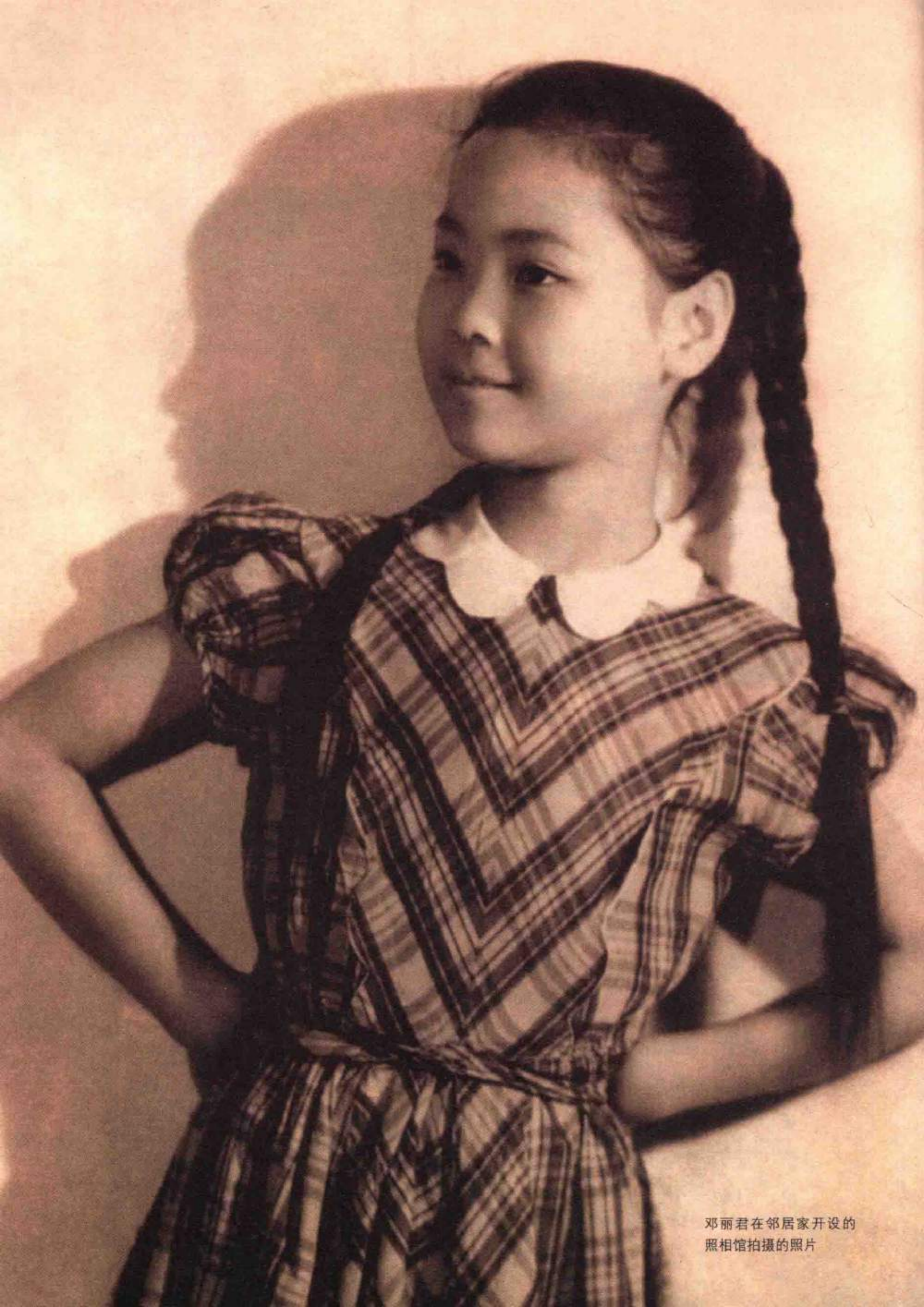
孩童时代的邓丽君曾一度因为父亲总是骑着叫卖大饼的脚踏车载她上学，而感到相当尴尬，因此哭闹着不要父亲再载她上学校。经过老师的开导，邓丽君对父亲的辛劳与工作开始感到相当自豪。据老邻居说，整天在外工作的邓爸爸极疼爱这惟一的掌上明珠，反倒是在家料理家务的妈妈对孩子的管教比较严格，邓家父女感情融洽，学校老师还常常为她补习课业，以应付当时台湾学生必经的“国中联考”。

邓丽君有一次遇到不错的机会，参与了当时台湾最知名歌唱制作人、歌星紫薇的广播节目《与你共度周末》，并且还客串了一首歌。日后邓丽君的大红大紫，正是参加了以慎芝等人为主力的“群星会”，奠定了她的巨星基础。当时许多已经注意到邓丽君的媒体或音乐人，不但断定她日后必将走上歌唱路，更称呼邓丽君是“神童”。

在1963年8月，邓丽君先是主动要求妈妈帮她报名歌唱比赛，更以仅十岁的小小年纪，参加台湾“金马奖唱片公司”歌唱比赛，以地方小调《采红菱》一举



1958年 摄于照相馆芭蕾舞照



邓丽君在邻居家开设的
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打败了如杨燕等比她年龄大许多的实力派竞争者，获得了第一名，正式开始了她的歌唱生涯。其后，她也开始一次次地参加各项歌唱比赛，而且都能获得很好的成绩，这让邓丽君对自己的歌唱表现越来越有信心。

虽然初期的歌唱生涯已展开，但邓丽君仍然还是一名热心的学生，对于学校的各项活动还是相当热心参与，除了歌唱表演之外，在普通话的演讲比赛上，也显现她的天分。1964年，邓丽君代表学校参加全县的“国语演讲比赛”，因为事前就没有充分的时间背台词，邓妈妈相当紧张，但邓丽君临场发挥绝佳的记忆力，以清朗的嗓音顺利地赢得冠军。

1965年，邓丽君进入台北私立金陵女中就读（这所学校还培养了电影明星林青霞）。邓丽君在演讲比赛的表现依然出众，虽然没有太多时间练习与矫正发音，她仍在台湾国语初中组演讲比赛中，获得第五名的名次。她的指导老师表示，邓丽君的口齿伶俐、台风大方稳健，相貌清秀，又能表现出丰富的感情，因此在比赛上相当占便宜。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炼，日后邓丽君无论在歌唱或是默记歌词上，也表现出过人的一面。

出道之初得两位重要音乐老师提携，

“娃娃天后”在台北歌厅当红走场，
感受人生冷暖。

为歌唱弃学，邓成为一位初中未毕业的巨星

邓丽君的表演天分与歌唱实力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展露。1966年，邓丽君加入当时台湾著名的“正声广播公司”的第一期歌星训练班，进入正式体系学习歌唱技巧，这是她在歌坛绽放光芒的重要转折点。





1968年 摄于台北七重天歌厅后台



台湾早期富有盛名的作曲家翁清溪，慧眼识英雄，不但全力指点邓丽君的歌唱技巧，有时甚至因为爱才心切而免费教学，这些都为邓丽君的歌唱奠定了良好基础。邓丽君在歌唱训练班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后，以优异成绩毕业。

根据台湾知名导演李行的回忆，邓丽君的歌唱道路走来相当稳健，初期得自台湾两位重要的音乐老师翁清溪（汤尼）、左宏元（古月）的提携，由这两位元老级的台湾重量级音乐人士为邓丽君打下了良好基础。在歌艺之外，这两位知名词曲创作人的作品，更让邓丽君的星运一路顺遂，后来包括左宏元所写的《彩云飞》、《海韵》和《千言万语》，翁清溪所写的《小城故事》和《原乡人》，都成为邓丽君传诵一时的百万金曲，直到今日还广为流传。

除此之外，《生命如花篮》的作曲者梁乐音，也是邓丽君歌唱路上的贵人。梁乐音曾经带着邓丽君和另一名得意高足一块儿上“台视”《艺文夜谈》接受访问，让邓丽君得到一次在电视上亮相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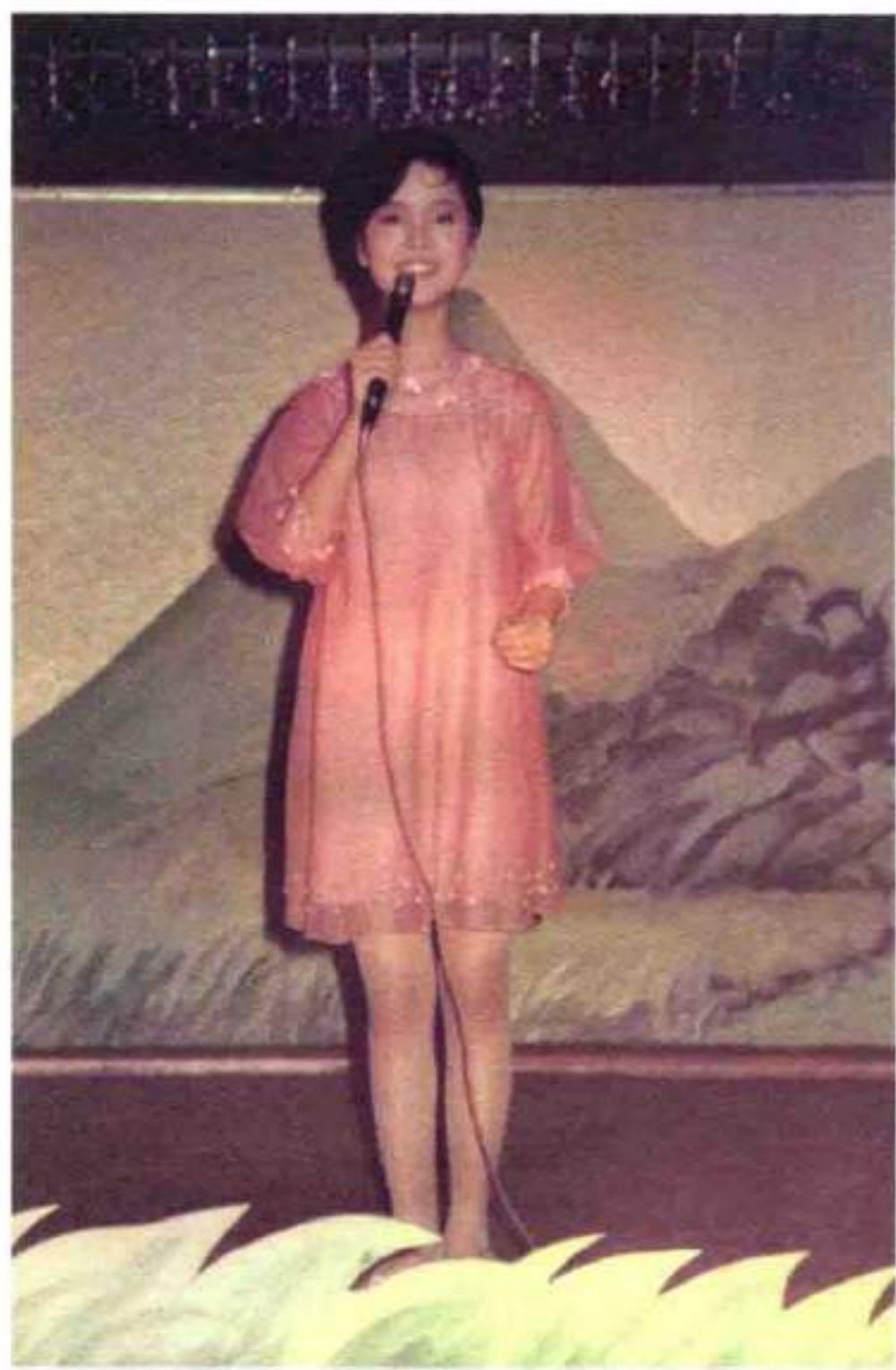
后来，在台北东方歌厅老板的赏识下，邓丽君获得更多的表现机会，她先是获邀在下课后前往东方歌厅客串歌手，演唱一些小调歌曲，立刻大受欢迎。在歌厅老板的节目设计下，她时常与另一位女孩歌星“婉君”搭档，演唱小调歌曲，邓丽君常反串男装，演出古装剧《凤求凰》、“梁祝”黄梅调《草桥结拜》和《十八相送》等节目，获得众多好评，每次开演都获得满堂彩。掌声不断让邓丽君的商业演出越来越火热，也有更多的商家老板希望能请到邓丽君到场客串。当时邓丽君驻唱一场最高的费用约为新台币一千到两千元之间，几乎已经是一般人家半个月以上的生活费了。

这个时候的台湾，正值经济开始起飞之际，台北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一个象征着机会与梦想的地方，各类歌厅、夜总

会与餐厅应运而生。这些店家都希望借着人潮来烘托人气，商界人士边听歌边谈生意的情况也相当常见，因此能否请来大牌红星登台演唱，成为歌厅是否卖座的第一关。

邓丽君的年纪虽小，但是扮相清秀可人，一张圆圆的小脸配上大眼睛，歌艺又好，早已成为卖座的保证，因此名气越来越响亮，包括第一酒店、夜巴黎歌厅、七重天歌厅等首屈一指的登台地，都纷纷重金礼聘，邀请她拔刀相助。才念初中的邓丽君，小小年纪名号就被排到海报最显著的位置，被封上“娃娃歌后”的称号，只要有她登场，现场绝对座无虚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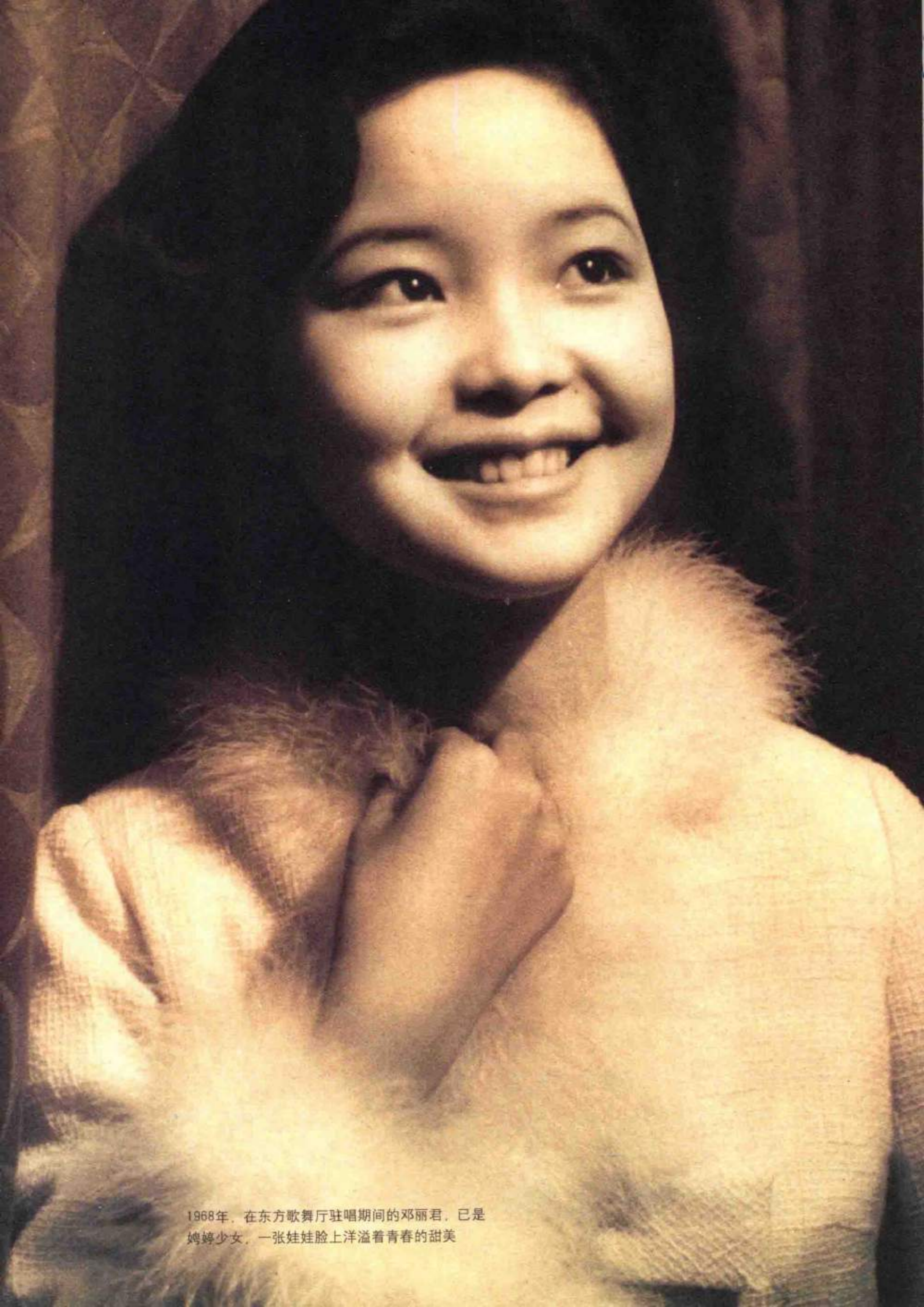
虽然一度其他歌星因为看到邓丽君被礼遇而眼红，加上邓丽君一直是歌厅的头牌红星，一度遭到同行排挤，但邓



1968年 在台北七重天歌厅登台演唱，很快就成为歌厅头牌

丽君还是靠自己扎实的歌艺与人气，度过这段刚起步的难关。甚至还在歌厅的要求下，一晚连赶多场。这不但让邓家的环境大幅改善，并有助于邓丽君更上层楼。

邓丽君的魅力已经开始蔓延，不但在北部的歌厅纷纷要求她挤出时间，以歌声助阵；台湾南部的大都会高雄等地的大歌厅，同样也是对邓丽君礼遇有加，希望藉



1968年，在东方歌舞厅驻唱期间的邓丽君，已是婷婷少女，一张娃娃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甜美



1967年 在台北夜巴黎歌厅登台

她拉抬声势。平常生意清淡的歌厅，只要邀来邓丽君，一定会卖个满座，邓丽君的声势一路扶摇直上。

但是，成为世界知名的唱片歌手后，邓丽君回忆起这段在歌厅走唱生涯时，不胜欷歔地表示：在成名前，特别是在以台语歌曲为主调的台湾南部，自己也曾经历过一段巴望着有歌能唱、不敢计较排名先后的苦日子。年幼时遭遇的这些人情冷暖，让她相当感慨，她曾说，尤其是许多老板只要看红牌歌星到场，还会临时支开她这种小牌新人，不让她登场，常让她感到委屈不已。

在同期歌星的眼中，多觉得这个“娃娃歌后”既进取又活泼。老牌歌星谢雷回忆，邓丽君在出道之初，与其他女孩



组成“巧克力姐妹”，以活泼可爱的形象备受各界肯定；各类黄梅调、反串、地方戏曲，更是邓丽君的强项。有同期艺人透露，邓丽君不仅外形健康活泼，意外的是，胃口也相当好，可以连吃几碗面而面不改色。

为了全力在歌坛冲刺，邓丽君终于面临课业与歌唱生涯无法兼顾的困境。据邓丽君的小学老师的回忆，邓丽君虽然功课不很突出，但是上课很用心，也会自动写作业，无须老师太过操心。但对学生课业与生活管理相当严格的金陵女中，则认为邓丽君缺课时间太多，因此要她放弃歌唱，



1967年 于台湾日月潭



1969年的沙龙照。一张甜美的笑脸，
已成为少女邓丽君的招牌



专心课业。这一度让邓家与校方关系紧张。甚至传言邓丽君的父亲曾为此直接到金陵女中与校方协商，希望校方不要这么严苛。但后来邓丽君与父亲商量后，由于对歌唱的热爱，加上校方坚持邓丽君必须二择一的立场并未改变，1967年邓丽君终于忍痛从金陵女中办理休学，并正式加盟宇宙唱片公司，专心在歌坛发展。不过初中生涯不能与她的同班同学一起毕业，也成为邓丽君心中的长痛。

邓丽君决定以歌唱为终生志业后，表现更为积极，在1967年9月推出第一张黑胶唱片《邓丽君之歌——凤阳花鼓》，展开她的唱片歌手生涯。由于受到相当好评，同年宇宙唱片又打铁趁热地出了第二、第三张唱片。并且随着这类曲风广受肯定，邓丽君在歌唱生涯初期即以“小调歌后”的面貌示人。

我们俩划着船儿采红菱
 得儿呀，郎有情，得儿呀，妹有意
 两角菱像是同日生，我俩一条心

这首《采红菱》让邓丽君顺利踏进台湾歌坛，成为备受瞩目的新人，也因此邓丽君早期的歌唱生涯中，演绎中国传统小调与黄梅调等流行的曲风，包括《凤阳





10
 鄧麗君
 鄧麗君
 鄧麗君
 鄧麗君

鄧麗君文教基金會收藏的部分唱片



花鼓》、《小放牛》、《踏雪寻梅》、《桃花江》等，都成为她的招牌歌曲。甚至因为从小就深谙台语，邓丽君在出唱片与登台时，也经常演唱台湾民谣，如《烧肉粽》、《丢丢铜仔》、《天黑黑》等脍炙人口的歌曲。

模仿地方小调的发音方式，全力把尾音拉高的唱法，带点童音，对年幼的邓丽君而言，丝毫没有做作的感觉，也成为她扬名立万的一大利器。少女时期的她，略带童音的腔调让她显得更活泼可爱。炙手可热的小邓丽君，最高纪录曾应台湾的“中国广播公司”之邀，在六个现场直播的节目中演唱，由于现场节目无法NG重来，一切要看临场的实力与台风，这也让邓丽君再度向外界展现了她惊人的歌唱实力。

多次在梦里相见落得热泪满襟
到何时在何处，才能找到我亲爱的母亲
母亲母亲孤零零，像海角一盏孤灯
为了寻找晶晶，春夏秋冬黄昏黎明

这首由左宏元作曲、文奎作词的名歌，充分发挥了赚人热泪的特质，更让台湾民众为之疯狂，纷纷打探这个年轻女星的底细，更称誉邓丽君是“天才女歌手”，终于让邓丽君顺利地大红大紫，以不到十七岁的年龄就开始走红港台，开始她灿烂的歌唱生涯。

不过，在邓丽君逐渐开拓市场至海外，后又转往日本发展、接受日方的训练后，为了打入国际市场，跟上世界潮流，她就逐渐改掉这种模仿地方小调唱腔，改为自然腔调发音的唱法，并带动了国语歌坛的新唱腔。

多遇贵人相携，
邓丽君参加“群星会”走上明星之路，
创出初期“邓腔”的流行音乐大市

一身维吾尔族的打扮，准备在
“夜巴黎”跳新疆舞



1968年，由于歌艺备受肯定，邓丽君获邀在台湾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歌唱节目——“群星会”中表演，这也是邓丽君第一次上电视表演歌唱，当时她十五岁。

台湾电视公司的“群星会”是当时台湾惟一的歌唱节目，也是最受欢迎的电视歌唱节目，是台湾歌坛培养实力派歌星必登的圣坛，因此许多红遍东南亚与港台的歌星，都必须先在歌唱圈取得一定的成绩后，才能获邀上节目亮相。

虽然邓丽君首次登台时，也有几位新兴歌手与她一齐登场，因为过度紧张，小邓丽君第一次上台就忘了歌词，由于当年没有先录像后播出这回事，现场节目发生这等糗事，让制作人慎芝急得猛拍额头，不光荣的纪录让邓丽君被冷冻了好一段时间。

后来邓丽君的突出唱腔还是让她争取成为“群星会”节目的固定班底，这等于邓丽君的歌艺表现已被全台湾最权威的歌唱节目肯定，虽然她的年龄还小，但已经算是“硬底子”的红牌歌星了。

其实邓丽君当时与许多大明星同台相较下，显得稚气未脱，加上从不浓妆艳抹，与当时流行的造型风格背道而驰，反而凸显了她的年轻形象。在成人世界中，十五岁的邓丽君表现出超龄的歌艺，因此更让她在“群星会”中备受欢迎。

邓丽君在成名后，也一直抱持着感恩的心情，对待这些曾在她初期提拔她的恩人。例如一次“群星会”的制作人关华石与慎芝夫妇身体状况欠佳，又遇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邓丽君特地返台探视，安慰这些恩师。慎芝回忆，邓丽君当初以十五岁之稚龄获邀上“群星会”，起初不但电视台认为邓丽君年龄太小而反对，邓丽君的妈妈、哥哥也都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而反对，但在慎芝与关华石的坚持下，

终于给了邓丽君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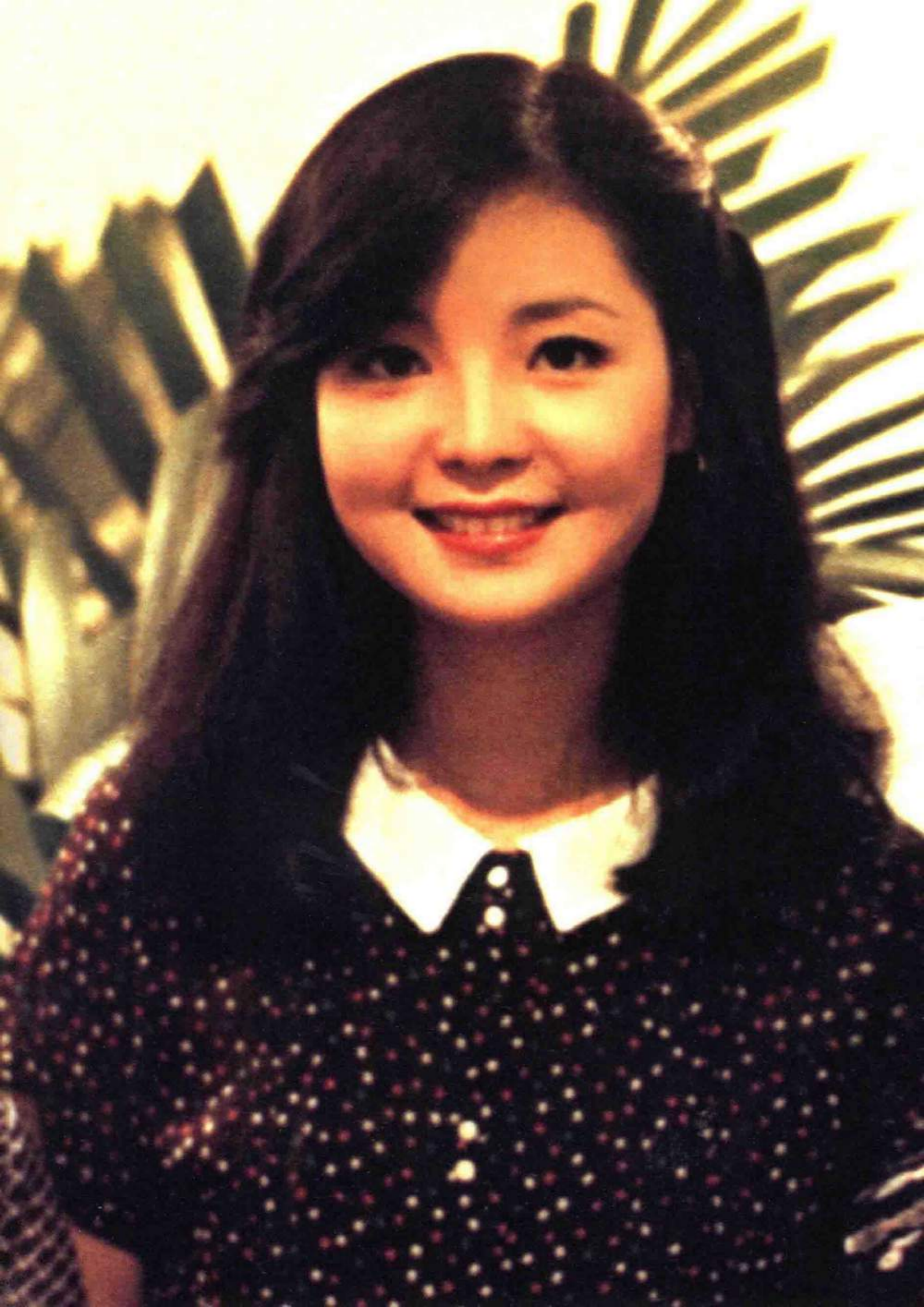
至于邓丽君的嗜好，她则表示与其他少女一般，喜欢各种酸甜苦辣的零食。邓丽君也说，吃零食好像人生一样，应该要样样尝试，这样具有主见的态度，也成为邓丽君日后一贯的人生观。

在登上“群星会”之后，由于这个节目在台湾民众中享有的崇高地位，让这位“娃娃天后”备受欢迎之余也备感压力，而在第一次上“群星会”节目演唱时忘词，也成了邓丽君毕生中最难忘的事。

此时邓丽君在唱片方面的表现更是惊人。1968年底，由于唱片公司全力栽培她成为唱片明星，因此邓丽君虽然出道才两年不到，已经前后发行了八张唱片。几乎每两个月一张的速度，足以凸显她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全台湾的歌厅更是疯狂抢人，只希望她能首肯登台，同时流行音乐所谓的“邓腔”已经蔚为流行，邓丽君的装扮也成为一时少女的风尚。

1969年，邓丽君不过十六岁，但在歌唱生涯已经崭露头角，例如《一见你就笑》等歌曲，充分表现她的活泼、青春气质，备受各界欢迎。尤其《海韵》这首歌，邓丽君穿着南国的热带服装，披着长发，低声唱着：

女郎，你为什么独自徘徊在海滩
女郎，难道不怕大海就要起风浪
啊，不是海浪，是我美丽衣裳飘荡
纵然天边有黑雾，也要像那海鸥飞翔
女郎，我是多么希望围绕在你身旁
女郎，和你去看大海去看那风浪





邓丽君为春节拍摄的祝福照



邓丽君婉约青春的外貌、缭绕的歌声与飘逸的形象结合起来，成为华人文化圈中新一代的青春偶像，这让她在赴日之前，就顺利建立起“南方宝岛”青春女星的鲜明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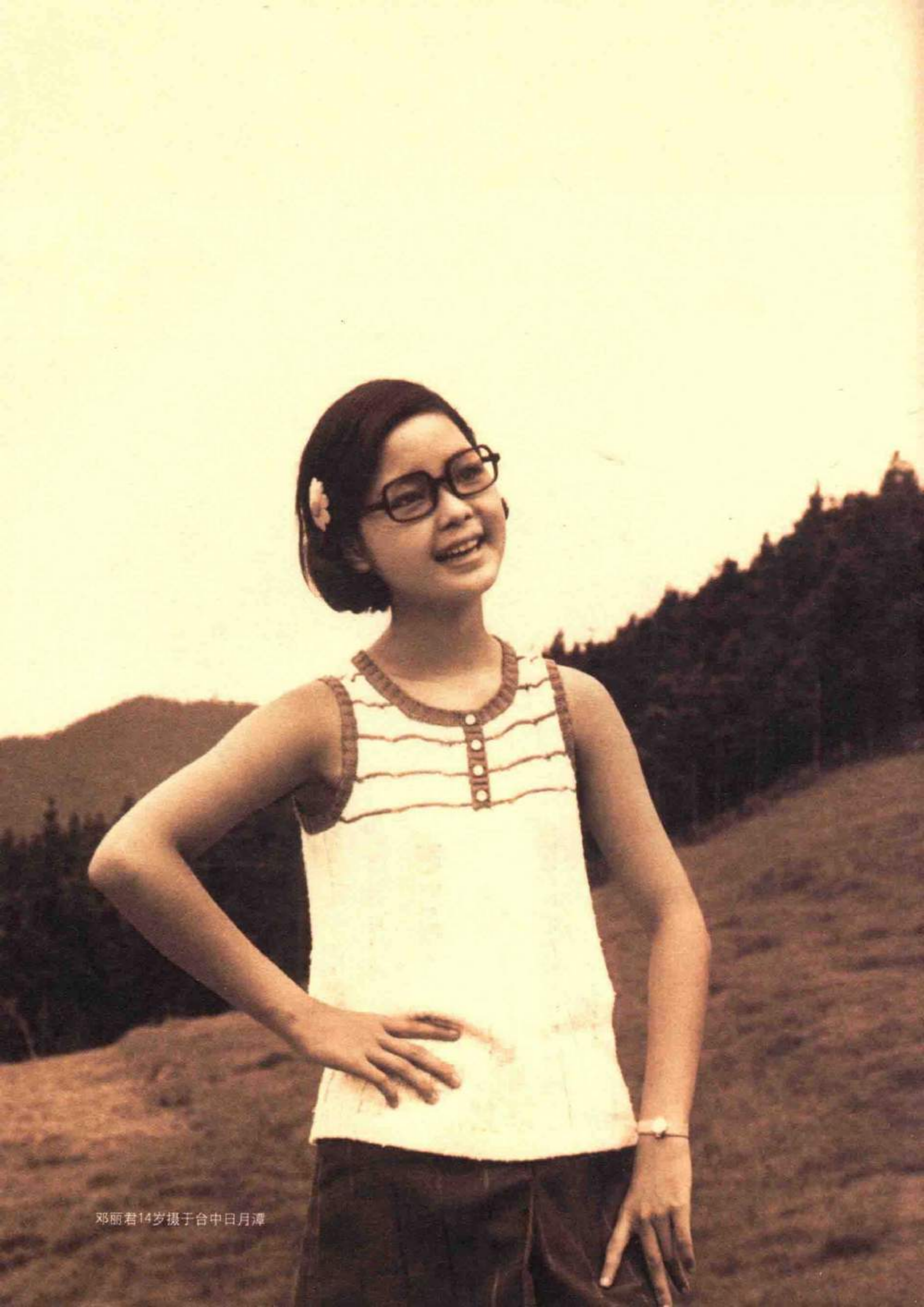
在精心设计下，邓丽君的演艺生涯更往多元化方向发展：她跃上大银幕，演出她的第一部电影《谢谢总经理》，也开始主持《每日一星》的电视节目。《谢谢总经理》更是宇宙唱片为庆祝邓丽君唱片销量屡创佳绩所开拍



1969年 拍摄个人第一部电影《谢谢总经理》

的影片，十六岁的邓丽君搭配起当时的青春男星杨洋，两人合作愉快，甚至一度传出绯闻。邓丽君在影片中不但演唱了多首歌曲，更随片南下造势，受到台湾南部民众疯狂的欢迎，让她感受到真正大明星的待遇。

1969年10月，台湾第二个无线电视台——“中国电视公司”推出的台湾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晶晶》正式出现在台湾民众眼前。这部具有指针性意义的戏剧主题曲，



邓丽君14岁摄于台中日月潭



正是由邓丽君主唱。但邓丽君毕竟年纪轻，灌录这张唱片时，一开始竟然表错情，笑了出来，直到制作人向她解说，《晶晶》这部连续剧是强调一个年轻少女历尽艰辛寻找母亲的故事，让感情丰富的邓丽君霎时感同身受，她以一位少女的身份，把这首歌唱得悲戚感人。情感的充分投入，加上动人的剧情，在电视这种强势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邓丽君的歌声立刻风靡台湾，大街小巷都被邓丽君的歌艺所感动，邓丽君又获得“天才女歌手”的封号。

在走红之后，却对邓丽君的居家生活造成了很大困扰。尤其当时芦洲还是个纯朴的农业小镇，却出了一个歌坛红星，在民风保守的当时，不但邻人开始指指点点，多种闲言闲语在背后流传，也有许多歌迷循线探访邓丽君的点点滴滴，让邓家饱受困扰。因此，在邓丽君退学并淡出芦洲的生活圈之后，为免同学友人与邻居的困扰，就很少再去找友人叙旧。随着邓家搬离芦洲，从此邓丽君就很少对外谈及她在芦洲生活的点点滴滴。可是邓丽君为了表示对芦洲小学的怀念，还是多次回到母校义演。

但据了解，邓丽君的许多童年好友一直在芦洲生活，邓丽君在成名后还是会私下回到老家探访朋友，并且她在感情生活上遭遇诸多波折后，更只有对成名前结交的老友诉说。但因为树大招风，邓丽君旅居海外后，她就几乎不再参加过去芦洲小学的同学会了。如今，芦洲小学以及芦洲当地的文史工作室，则为了纪念邓丽君在此地的成长经历，搜集了许多邓丽君在学生时期的资料、照片与各项唱片记录，也吸引相当多来自日本、香港的邓丽君迷前往“朝圣”。



第二章

漫步人生路

(1 9 6 9 - 1 9 7 3)

邓丽君受新加坡总统夫人相邀，
展开国际乐坛的运作，
强调平凡的天后开始追逐人生大梦

1969年，邓丽君还只有十六岁。就在这个一般少女还在做梦的年龄，邓丽君接受了新加坡总统夫人游莎芙的邀请，前往东南亚地区巡回义演，展开了她在国际乐坛的耕耘。

邓丽君与其他同时代明星的不同之处，或许就在她恰逢历史变迁的转折时刻，而她的年龄、歌艺等优势，能让她有更大的空间挥洒自己的才能。因此，在少女年代，邓丽君就



1970年1月6日 获选香港工展会白花油义卖皇后



在歌厅表演成为邓丽君踏足东南亚的基本形式

毅然决然地前往香港与东南亚等地发展，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奠定下深厚的基础，往整个华人音乐圈天后位置迈进。少女时代就开始走出台湾，成为她开创生涯另一个高峰的开始。

如今回顾她在香港等地的耕耘与成就，可能是空前的。1969年年末，邓丽君首度获邀前往香港参加“白花油之夜”活动的表演，协助《华侨日报》所办“助学救国”活动，义卖白花油，结果以当时五千多元港币的佳绩，获得慈善义卖“白花油皇后”的称号，成为相关活动举办以来年龄最小的皇后，并受到当地媒体的高度重视与报道。1970年7月，邓丽君又随着台湾“凯声综艺团”到香港登台表演，她纯情清新的形象立刻风靡香江。邓丽君的应答得体，强调自己只要能在台上唱歌就能获得最大满足的说法，也给港人留下相当好的印象，香港成为了她放眼亚洲的重要基地。

随着香港地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邓丽君自1972年开始，在结束香江造势活动后，跟着也开始长达年许的东南亚巡回表演，由此也确定了她在香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地的巨星地位。直到1973年，二十岁妙龄的邓丽君以香江最受欢迎的国语歌手的姿态，毅然决定赴日本发展歌唱事业，在香港与东南亚的连串演艺活动才暂告中止。



这张照片是邓丽君
《歌迷小姐》定妆照

演戏生涯变成绝响，此后她坚持只唱电影主题曲。
自我要求的严格与精神，
是邓丽君之所以成为邓丽君的原因

邓丽君少女时期在台湾与戏剧颇有渊源。除了在台湾拍摄过一部电影外，又演唱电视连续剧《晶晶》的主题曲，后来，她也在“台视”演出过《天涯常念旧时情》、《黑马一号》等剧集，早期在香港也拍过几部电影，但因为邓丽君自认为自己较适合歌唱而非演戏，所以邓丽君的演戏生涯变成绝响，此后她坚持只唱电影主题曲。

但因为歌迷期盼过大，甚至在八十年代初台湾再度出现邓丽君热潮

时，商家在热潮中曾拿出这几份作品拷贝后，重新配音再播映，各方放出已经邀妥邓丽君拍摄新片的小道消息也从未断过，但毕竟都没有成真。

作为当时的民众偶像，邓丽君的一举一动已经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例如当她在银幕上以“阿哥哥头”、“阿哥哥装”亮相时，立刻成为少女的时尚穿着。在私下，邓丽君依然相当纯朴，也不爱化妆打扮，有时在街上逛街，不是歌迷认不出来，就是被歌迷抱怨穿得不够漂亮，让邓妈妈相当担心。但是邓丽君则是安之若素，只表示为了别人称赞



1969年12月10日 第一次出国演唱，摄于新加坡国家剧院



邓家有女初长成，绣花彩裙下是她纤长的身姿



邓丽君以其甜美的笑容、动人的歌声感动了无数歌迷，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歌后

一声漂亮就要打扮，自己可要累死了。

邓丽君的亲切可人，乐观朝气，见人就会微笑的风姿，也让她极受歌迷欢迎，在明星中独树一帜。特别的是，邓丽君对琼瑶的爱情小说相当欣赏，没有歌唱表演时，为了避免逛街引发歌迷轰动，邓丽君不是帮妈妈做家务，就常会一个人关在房里欣赏琼瑶小说，连带让她的举止言行，都感染到琼瑶小说人物的斯文、雅淡。

不过邓丽君也不脱少女时期的调皮，当三个哥哥与弟弟取笑她唱的歌难听时，她则在一次访问中开玩笑地回嘴说，她这些兄弟都喜欢唱歌，却没有音乐细胞，也从不去帮她捧场，所以这些批评只是嫉妒她歌唱得比他们好罢了。不过邓丽君虽然是家中最受宠的独生女，但从没有享有特权，不但父亲管教严格，母亲也随身跟随，许多事情都要她自己亲力亲为，惟一的嗜好则是收藏些漂亮的歌唱衣服。

年轻时代的邓丽君，已经表现了巨星的特质，即将在国际歌坛崭露头角，但她最难得的特点是常自娱谈到自己平凡的特质，还有绝不忘家庭与亲友的朴实特性。邓丽君也常说，父母都是大人，自然看待事情的方法比较高明，因此伤脑筋的事留给爸妈做主，她就能轻松许多。尤其邓丽君在歌唱事业高峰，趁着自己还年轻时刻，更回到台北美国学校



舞台上的邓丽君，展现另一种迷人的风采

进修并且取得学历的经验，更是被众人相当肯定。

对自己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与同年龄的同学一同成长，邓丽君的心中还是满怀遗憾。因此在她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可以看到邓丽君前往学校进修，或是自学各种项目的努力。邓丽君在学校进修时，从不强调自己是个明星，还特地穿着相当朴素。她当时表示，自己只是个学生，不希望标新立异，更希望同学认同她是学校的一分子，不希望对她另眼相看。

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的缺憾，也让她深深了解人生的路途绝非坦途，固然有所得必有所失，但一定要坚持奋斗才能获得成功，而她这种精神，在未来的人生历练上，更是表露无遗，使得邓丽君备加坚强。即使面对陌生环境的折磨与考验，或是各种不利传闻的打击，她都能坚持到底，也随时准备求新求变，赶上国际的最前端潮流。

凡此种种，也凸显了邓丽君凡事强调平凡的性格。尤其在严格的家庭教育下，凡事也养成亲力亲为、独立自主的精神，因此不但很快就能融入陌生环境，表现杰出，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各项演出的约定，排歌、排舞，制作服装样式，乃至于歌迷会的联络，她从没有假手他人，都



在麒麟酒楼吃饭间隙为朋友表演



是由自己去处理。原因在于邓丽君认为她自己就能妥善而有条理地处理各种状况，如果麻烦别人，恐怕利弊互见，也因此在这里可以看到邓丽君“不温柔”的一面，以及有条理的做事态度。这样的状况，直到长年旅居海外后，邓丽君才聘请了一位经纪人，在香港处理她的相关邀约。

邓丽君虽以娇弱的形象备受各界欢迎，对情歌的演绎更是独到，歌声柔弱袅绕，但她从不排斥转型，更不希望自己局限在单纯的柔弱造型，甚至在她成为国际明星后，也主动自我训练，慢跑、重量训练，锻炼体魄，呈现活力与健康美，就是希望不要让自己始终停滞不前，只是不断地模仿与吃老本。各类进修乃至于声乐与歌艺的再锻炼，只求自己精益求精，真正称得上明星的称号。

1973年，邓丽君率领了“丽君综合艺术团”进行台湾全岛的巡回公演，结果因为气候不佳导致卖座不如预期，更成为邓丽君在回顾生涯念念在兹，不能再犯的错误。日后她再准备各项演出时，一定进行最严格的要求，必须不断彩排直到满意为止，而这种自我要求的严格与精神，也是邓丽君之所以成为邓丽君的原因。



年轻时的动感前卫



1967年 拍摄国际牌平面广告

十六岁赴港首演，
获当年慈善义卖年龄最小的“白花油皇后”。
其后香港成为邓丽君演唱事业福地，
声名震荡华人圈

出生成长在台湾的邓丽君，在台湾步入歌坛并成名，香港则是她打开“海外”知名度的重要根据地，除了台湾的家，半退隐之后的邓丽君，尽管几乎等于移居法国，但仍经常“回”到香港。在香港赤柱面海处，邓丽君留有一栋别墅。在她过世后，那里也成为了歌迷怀念她的重要追忆地。



1972年2月 二度于香港工展会获白花油义卖皇后



歌迷小姐

I WANT TO SING



新幕銀閣色彩

李美蓮 鄧麗君 張冲
秀秀 韓 冲
羅儀 蔡山君



1970年 在香港演出《歌迷小姐》



1973年在越南西贡
丽声戏院演出



在新加坡演出现场



在越南西贡丽声戏院演出

第一次到香港表演是邓丽君步入歌坛两年后的1969年12月27日，她参加香港工展会与《华侨日报》发起的“助学救同运动”，义卖白花油。当时由香港工展会举办的义卖会都会邀请影星歌星担任拍卖官，每人负责一种产品。由于慈善义卖会卖的不是商品本身价值，要卖好价钱，靠的无非是人气，义卖成绩也可看出明星受欢迎的程度。十六岁的小邓丽君年纪虽然小，却募到港币5100元，成为当年慈善义卖的“白花油皇后”，也是工展会义卖史上年龄最小的皇后。

1970年7月31日，邓丽君再随“凯声综艺团”到香港表演，她不走当时流行的野艳打扮，反而保有符合她年纪的纯真外形，受到香港观众的喜爱。当时她唱一场大约可领到一千多港币，与初出道的新台币五块钱唱一场相比，收入已经翻了许多番了。

在歌坛受到肯定后，邓丽君也尝试演戏。已有拍摄电影《谢谢总经理》经验的邓丽君，在香港七海影业公司的力邀之下担任了后来风靡港九的电影《歌迷小姐》中的女主角“叮当”，与男主角张冲演对手戏。《歌迷小姐》



邓丽君在不同的歌厅接力演唱

描述爱唱歌的女孩“叮当”在被张冲饰演的大歌星“蓝云”发掘后，将她培养成女歌星的故事。电影主题曲《迷人的小姐》还灌制成唱片。

1972年，邓丽君再度参加香港工展会举办的义卖会，以港币6500元的义卖二度荣登“慈善皇后”的宝座；邓丽君歌迷俱乐部“青丽之友会”6月在香港首度成立；12月她当选香港十大最受欢迎歌星；1973年9月又获颁“十大歌星金骆驼奖”。由此种种，可以看出她在香港居高不下的魅力。

邓丽君“南进”以攻略秀场为主，每回南下，总是一场接一场地在不同的歌厅表演，足迹踏遍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曼谷。

三年时间成就在亚洲巨星事业

东南亚是海外华侨最密集、人数也最多的地区，当邓丽君旋风从台湾吹向日本和香港时，同时也吹向了东南亚，其中又以华侨密度较高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最显著。尤其在传出邓丽君猝逝的消息之后，不仅各地华文



1972年5月20日 在马来西亚檳城访问七大唱片公司



1971年8月26日 在新加坡获选十大歌星，摄于新加坡国家剧院



1973年在越南西贡丽声戏院演出，一身清纯少女的性感装扮

媒体都以头条消息处理，在多种族的马来西亚，英语、马来语和印度的淡米尔语新闻，也罕见地轮流播报这则新闻，新、马的各节电视新闻均以邓丽君的《独上西楼》为衬底音乐，温婉的歌声透着淡淡的哀愁，显示邓丽君的音乐不仅是华人生活的一部分，更穿透了其他种族。

菲律宾的华人画家王礼涛说：

“对于提高菲律宾华人社会学习华文的热诚，邓丽君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教授林水壕说：“邓丽君对普及中华文化有很大的贡献，她的《淡淡幽情》专辑收录本来就可以传唱的唐诗宋词，对一般人背诵诗词有很大的帮助。”

邓丽君在东南亚的发展与其他地区不同，无论台湾、香港或是日后转往日本发展，邓丽君的重心在唱片，上节目都是为了新唱片的宣传。而东南亚虽然是海外华人的重地，但毕竟是少数，而且集中住在大都市，因此邓丽君的“南进”方式是以攻略秀场为主，每回南下，总是一场接一场地在不同的歌厅表演，足迹踏遍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曼谷等。



邓丽君最初到东南亚演出是1969年应新加坡总统夫人游莎芙的邀请，前往新加坡参加慈善义演。1971年2月起至1972年的8月约一年半的时间里，邓丽君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等地，进行巡回演出。

丽风唱片总裁黄连振是邓丽君在东南亚事业最早的伯乐。黄连振于1968年与邓丽君签约，两人成为事业伙伴有十年之久。当时，黄连振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买下一间“五月花大酒楼”歌厅，邓丽君应他之邀，为歌厅的开幕周演唱。邓丽君每晚十时出场，《爱你一万年》、《情人再见》、《几时再回头》和英文歌《Love Story》是她必唱的四首歌。这场演唱出乎意料地卖座，期满又延长四天，还发生与新加坡大歌厅抢人的插曲。

在东南亚两年的努力，于1973年开花结果。1973年6月，邓丽君受邀于新加坡国家剧院出席远东十大巨星慈善晚会，凸显出她在亚洲歌坛已占有一席之地。

1975年开始，邓丽君率领“丽星歌剧团”在大马各地巡回演出。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邓丽君在《唐伯虎点秋香》歌剧里反串才子唐伯虎，以“梁祝”的黄梅调填上新词，英俊的扮相、调皮的动作，逗得观众哈哈大笑，唱片公司还将现场录音灌制成唱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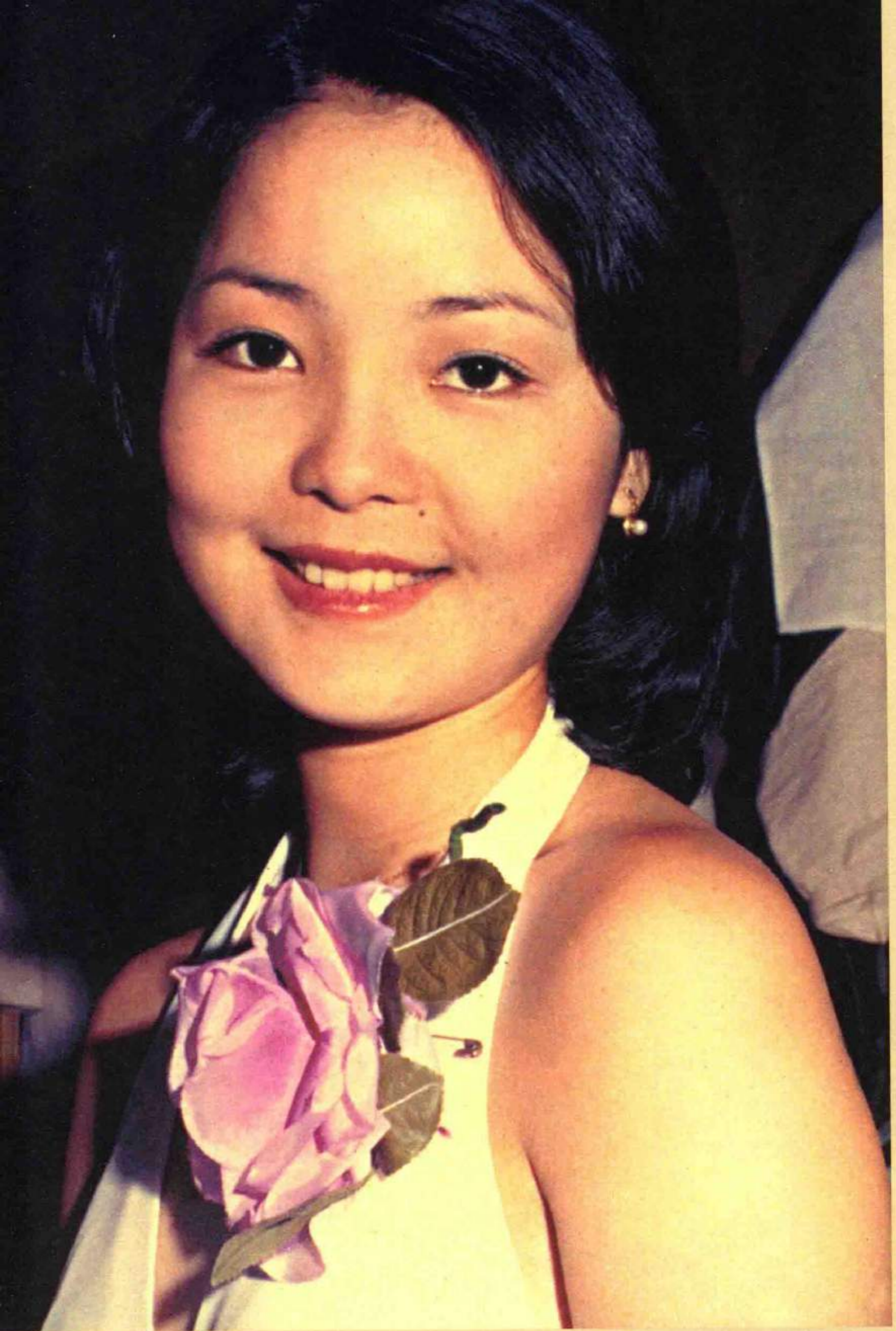


但即使后来结束事业关系，两人的友谊并未随事业中断。黄连振回忆，“她总记得丽风的提拔，在香港举行15周年纪念演唱会时，还向观众介绍我。”黄连振还透露，他在美国洛杉矶有一层公寓，邓丽君也在他的楼上买了一层，但邓自己没有住，而是租了出去。黄连振问她为何不自己留着度假用？邓丽君笑着说，“如果来洛城，可以借住你的公寓呀！”黄连振说，“果真，那阵子到洛城，都寄住在我的公寓，走时还自己动手打扫干净。”

在东南亚打开知名度后，邓丽君越来越有大明星的架势，每回在公开场合亮相，总是吸引大批歌迷争相索取签名和照片，即使平日出门逛街也经常被歌迷团团围住，几乎无法享有个人生活空间。为了与一般人一样享受逛街的乐趣，个性调皮的邓丽君，为此想出“易容”的妙招，她经常打扮成不同造型出门，幸运的是，有时还能瞒过歌迷的眼睛，对此她感到颇自得，还常常向朋友炫耀自己的化装术，不过她的名气实在太大了，她的弟弟邓长禧回忆说，这个易容的计策只偶有成功。



1973年7月13日 于越南西贡丽声戏院演出《唐伯虎点秋香》



1973年7月13日 于越南西贡丽声戏院登台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第三章

空港：日本之旅

(1 9 7 3 - 1 9 7 9)

邓丽君进军日本打拼，
名声直越当年进军日本的歌手翁倩玉、欧阳菲菲，
成为在日本最具知名度的华人歌后

无疑，在历来赴日发展的华人女歌手中，邓丽君缔造众多空前的纪录。

在邓丽君赴日发展前，在日本歌坛闯出名号的华人女星屈指可数。最先成名的是在日本出生、成长的翁倩玉。翁倩玉随着父祖旅居日本，虽然未入日本籍，但受成长环境的影响，几乎已是半个日本人。随后来自台湾的动感歌星欧阳菲菲走红日本，后来欧阳菲菲嫁作日本媳妇，与日本也有渊源。来自香港的陈美龄算是第一位成功以华人身份打入日本歌坛的女星，她走的是当时日本流行的青春偶像路线。



1974年7月 在日本登台

在前人开疆辟土后，邓丽君受到宝丽多公司的赏识，转战日本。在一片东洋风中，她勇敢地以中国女星的温婉形象出现，也经常穿上象征中国女性的旗袍，意外博得好评。邓丽君也始终以代表华人形象为荣，而且在排外性相当强的日本歌坛，邓丽君坚持不取日本艺名，不是用中文名，就是用英文名Teresa Teng。

1973年，欧阳菲菲和陈美龄双双在日本拿下唱片大赏，引起日本唱片公司对华人歌手的兴趣。

日本宝丽多（Polydor）唱片派出星探，目标指向具有青春气息的少女歌手。三个月后，在香港东方歌剧院，星探发现刚满二十岁的邓丽君，她清新的外形和甜美的歌声正符合唱片公司的需要。宝丽多在香港的负责人郑东汉立刻与邓丽君签约，第二年就将她送上日本舞台。

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说，邓丽君到日本发展完全在计划之外，因为这等于要暂时放下东南亚市场，但在唱片公司主动与她接触后，邓丽君对这突如其来的邀约仔细考虑了一阵子，认为日本市场更大，才毅然赴日。

“起初邓丽君在日本的生活很苦。”邓长禧指出，日本歌坛一年有一两千名新人争相出头。邓丽君作为一名新人，日本唱片公司先安排她学习新的歌唱技巧，学日文。为了打开知名度，她还有一连串访问。“日本人做事一个萝卜一个坑，早上十点半接受访问，十二点吃中饭，下午一点坐电车……什么时间都不浪费。”

在日本，邓丽君每星期只有一天是自由的，其余六天全部交给公司，因



日本之旅 彻底改变了邓丽君台湾本土歌手的形象

此在仅有的休息时间里，邓丽君总是睡到下午二三点钟，然后跟妈妈开着白色小金龟车上街买东西、看电影。

第一次到日本的邓丽君虽然有妈妈在身旁照顾，但是经常住饭店的她因为吃不惯生生冷冷的日本菜，不到一个月就瘦了几公斤。唱片公司赶紧替她换房子，搬到附近有华侨的住宅区。邓丽君搬进了位于明治通和表参道十字路口的新家——占美大厦，这里可是日本东京数一数二的高级社区，最重要的是，房子里有自己的厨房，邓妈妈赵素桂可以亲自下厨，帮女儿进补。

邓丽君的日本新家的附近社区被称为“日本香榭丽舍”或“小巴黎”，因为旁边有许多富有法国风情的露天咖啡座，还有许多高级服装店。空闲时，邓丽君不是和妈妈逛街，就是躲在家中看书练歌。虽然生活紧凑，但日本歌坛的制度健全，歌星只要专心唱歌，其他都不必烦恼。



1977年 与母亲摄于东京原宿自宅楼下的咖啡座



邓丽君在日本是以《空港》一曲成名，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邓丽君在日本推出的第一张专辑其实是1974年的《无论今宵或明宵》。只是，这张专辑与熟悉的“君式唱法”不同，邓丽君穿上短短的迷你裙，留了长发，一边唱歌还要一边摆出日本偶像歌手惯用的手势，一点也不适合邓丽君，因此只打进排行榜第75名，销售量不过十多万张。在日本的第一仗可说出师不利。

第二张唱片《空港》回复到了邓丽君擅长的唱法。邓长禧说，这张唱片“打破日本惯常的演歌用流行歌曲的唱法表现，带给日本听众全新的感觉”。好歌找到好歌手诠释，1974年6月《空港》一出片就进入排行榜第41名，一个月内快速推进至前15名，不仅前三个星期卖出20万张唱片，《空港》高达70万张的总销售量让邓丽君一雪前耻，彻底打响她在日本的知名度。

在推出《空港》同年10月，邓丽君参加日本富士电视台每年定期举办的“第七回新宿音乐祭”，甫以《空港》一曲成名的邓丽君获得评审585票的肯定，抱回“银赏”大奖，这不仅是邓丽君在日本歌坛领到的第一座奖项，也奠定她在日本发展的基础。紧接着在11月，邓丽君以一名外籍歌手的身份，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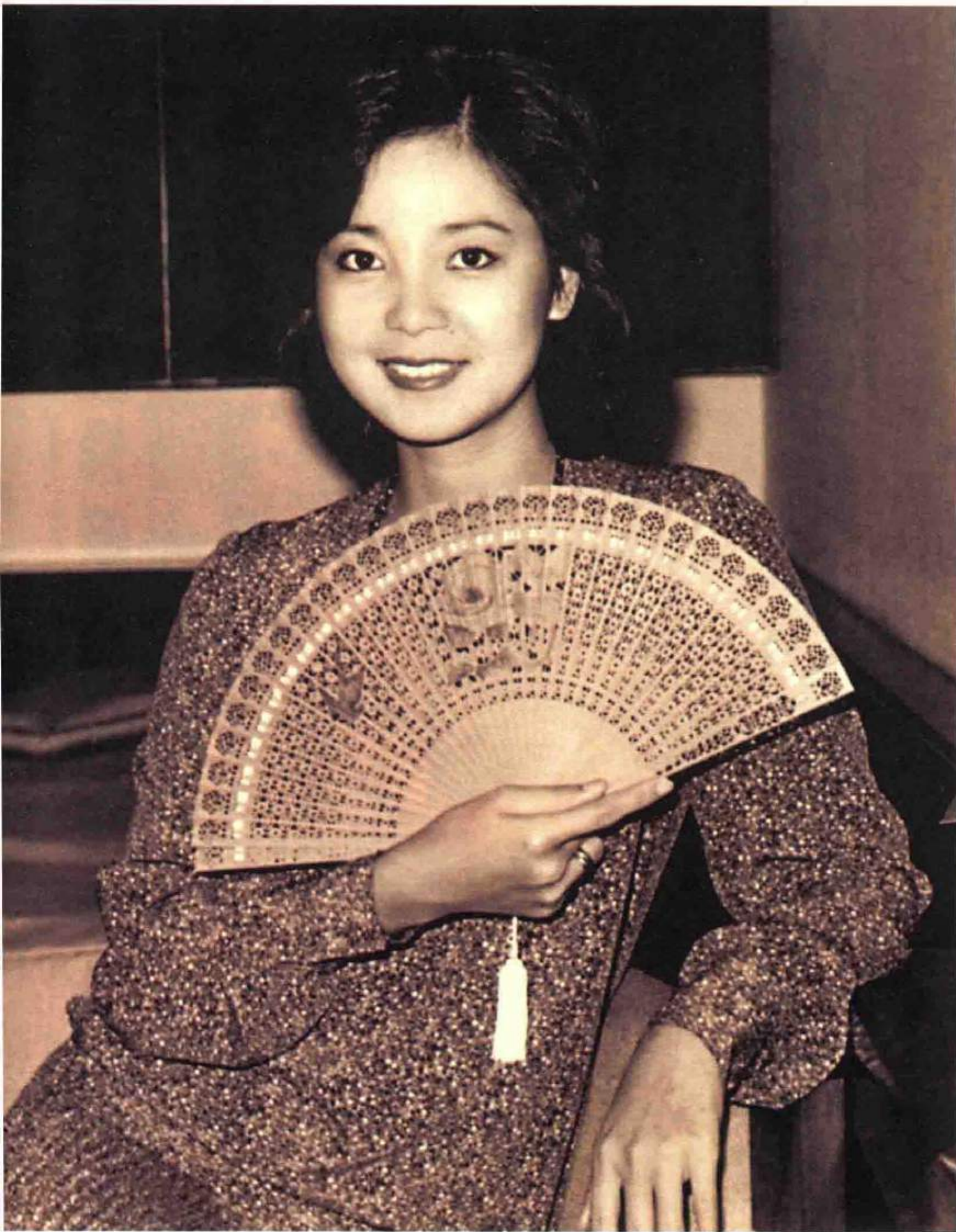
1977年11月 于日本原宿自宅



获得“全日第十六回唱片大赏”的新人赏，这一年她才二十二岁。

在日本虽然还只是新人，邓丽君已获得不少歌迷支持，每回公开演唱时，一名年轻男性歌迷总要坐在前排，默默地看着她，久而久之邓丽君也注意到这位男歌迷。虽然邓丽君对于拥有这么死忠的歌迷感到高兴，然而他“痴情”的程度也让年轻的邓丽君不知所措，有时不禁担心他是否会有疯狂举动。有一天，这名男歌迷捧着一束花，终于开口对她表达仰慕之意，身边还带着太太和





手持中国式檀香扇 在后台留影



演唱会倾情投入

小孩，这才知道，他们一家人都很喜欢她的歌。邓丽君哑然失笑，原来她是想太多了。

刚到日本发展时，有媒体注意到邓丽君有一双修长美腿，在报纸上特别称赞她的“脚线美”，但当时唱片公司将她打扮成偶像型的歌手，要她穿有袖子、有领子的衣服，留起长发。直到三年后的1976年，邓丽君偶然穿了一件腿部开着高叉的中国旗袍上电视，给歌迷留下深刻印象，有人索取她穿旗袍的照片，有人写信称赞她旗袍开叉露出的腿部线条很美。对

于这些赞誉，邓丽君受宠若惊，但很谦虚，她对媒体说，“因为脸蛋不好看嘛，只好穿高叉旗袍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啦！”

至1977年为止，邓丽君在日本共推出八张大唱片、十二张小唱片，每张唱片都进入排行榜前30名。在日本奋斗的这段期间，邓丽君平均每个月举办一场个人演唱会，每次要唱35首歌，一唱就是1小时45分钟，这是对个人体力与歌唱技巧的一大挑战。但也因为这四年的训练，奠定邓丽君舞台表演的基础，而且她将全新的表演概念引进港台，让其他艺人有了模仿对象，无形中也为华人娱乐事业注入进步的泉源。



甜蜜蜜 你笑得甜蜜蜜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前前后后五年，邓丽君每天工作12小时，跑遍全日本，固然辛苦之后带给她高知名度，成就她歌唱事业的转折点，可是邓丽君的心情总是无法定下来，由于父亲曾参与抗日战争的经验，以及从小接受的教育，潜意识里，她还是抗拒这个国家。这五年，她说，“工作充实，却没有一点乐趣。”

在日本，邓丽君是道道地地的外国人，她学说日语、唱日文歌，但她坚持不取日文艺名，顶多只用泰丽莎·邓（Teresa Teng）的英文名，从来不掩饰自己是中国歌手，而且以中国女歌手的形象为荣。每次演唱会，邓丽君一定准备一件旗袍亮相，有时还要特别从台湾订制空运到日本。与经纪公司的合约，邓丽君约定，每次演唱会至少要有一首中文歌，《何日君再来》、《高山青》和《泪的小雨》是她最常唱的中



文歌曲。不只自己唱，邓丽君也常教同台的日本歌手唱中国歌曲，因此直到现在，“邓丽君”在日本还是华人歌手的典型。

整整五年的时间，
邓丽君几乎与台港等华人区的歌迷断了联系，
但是她的歌声在华语唱片市场仍然屡屡获奖，获得肯定

因为全力冲刺日本市场，1974年至1978年几乎有整整五年的时间，邓丽君尽管在华人圈露面的时间少，她在台、港、东南亚的歌迷没有忘记她，作品在华人地区依旧拥有广大市场。





1977年10月30日，在东京为新曲宣传，与世运会冠军选手举行邓丽君杯自行车比赛

香港乐风唱片以电影歌曲为主轴，帮邓丽君发行了二十多张的唱片，其中包括《风从哪里来》、《记得你记得我》等歌曲，这些歌曲都随着电影的受欢迎而水涨船高。邓丽君在此时期的代表歌曲是电影主题曲《千言万语》。

这首由尔英作词，古月作曲的歌曲，由于描述了年轻女子一种欲说还羞，却又纠缠缭绕的情怀，因此在当时大受欢迎，也成为邓丽君歌唱生涯中重要的里程碑。在这首歌中，邓丽君以成熟、娇柔的嗓音，唱出了：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
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
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地爱着我
千言和万语随浮云掠过

这首《千言万语》的流传之广，相信让许多人回忆起来都记忆犹新。邓丽君演唱爱情歌曲的功力，也成为她的金字招牌。

已经成功以单曲《空港》攻下日本市场的邓丽君，1975年加盟香港宝丽金唱片，发行经典系列《宝岛之情歌第一集——再见我的爱人》；



《宝岛之情歌第一集——再见我的爱人》





1975年9月 于马来西亚海滩

9月和10月于马来西亚巡回演唱；10月更首次在香港电视台录制《邓丽君电视特辑》。

邓丽君那种独特的中国民谣式的唱腔，受限于台港音乐创作人的曲风，虽然大受欢迎，却始终让人有难脱窠臼的疑虑。因此邓丽君在长时间到日本发展后，也开始大批选唱日本创作者的作品，试图改变自己的歌路，逐渐将日式曲风引入台湾的国语歌坛。

例如1975年发行，由平尾昌晃作曲，文君填词的名曲《再见我的爱人》，歌曲中：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

GOODBYE MY LOVE

相见不知哪一天



我把一切给了你，希望你要珍惜
不要辜负我的真情意

就充分凸显了邓丽君受到日式演歌风格的影响，在原先的纯熟曲风中，新表现出哀怨、凄美的风格，同时借着歌唱技巧的掌握，让邓氏情歌展现出全新的风貌，借着不断传唱情伤的歌谣，邓丽君的演唱曲风出现脱胎换骨的转变。

邓丽君第一次在香港举办个人演唱会是1976年的3月27日。

中国现代流行歌曲的发展虽然已有数十年，但与西方甚或邻近的日本比较，无论台港的演出形式仍专注在演唱人本身的歌唱技巧，即使有舞群，也只是点缀性质，乐队更只是单纯的伴奏角色，偶尔唱首《小放牛》，找位特别来宾扮个店小二拿把扫帚扫扫地，再说句“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她走，我就跟你把命拼”目的也只是为了增添趣味，无关整体舞台效果。

已经接受日本演艺界三年洗礼的邓丽君，则在此时带回她的学习成果。她将全新的舞台表演模式带回华人世界，邀请日本20人的大乐队担任伴奏，也带回专属舞群，在利舞台 (Lee Theater) 一连举办了三场大型演唱会。邓丽君在演唱会中还展露了一段“横簧演奏”，赢得满堂彩，但其实，她只在日本学了两个月的横簧。



1976年3月23日 抵达香港机场，准备开个人演唱会



1976年3月26日 在香港利舞台首次举行个人大型演唱会



邓丽君在1976年利舞台的演出现场。表演吹奏横笛

选在利舞台举办在香港的首场个人演唱会是有象征意义的。

位于香港岛铜锣湾波斯富街的利舞台是1920年由当年的香港富豪利希慎出资兴建。这座剧院外形仿造英国伦敦派提蒙戏剧院，但内部全然是中国风格的雕梁画栋建筑设计。耗费五年时间才兴建成功的利舞台，在邓丽君到来的前50年里，一直是香港最气派的表演场所，京剧

大师梅兰芳在港演出也选择利舞台。而初登利舞台的邓丽君芳龄不过二十三岁，可看出当时邓丽君在香港歌坛的地位。这个表演场地后来也成为邓丽君到港表演的当然选择。

1976年起，已拥有庞大作品的邓丽君再度提升表演形式，改以可充分展现歌艺的个人演唱会为重心，两年余在香港和日本密集举办个唱会，在比较缺乏大型表演场地的东南亚和台湾，邓丽君则以秀场表演或录制电视专辑取代。香港演唱会后不久，1976年的6月，邓丽君推出日文单曲新作品，一举打进流行榜前20名，紧接着7月于东京新宿举行首次日本个人演唱会；11月再率领“丽星歌剧团”前往马来西亚巡回演出；1977年4月，再于东京新桥市民会馆办个人演唱会；同年6月与“台视”签约，录制台湾第一





1978年 摄于东京原宿自宅

部《邓丽君专辑》；又分别于1977年7月和1978年9月，三度选在香港利舞台举行个人演唱会。

在台湾，一方面受限于演唱会的场地不佳，另一方面也考量如何以最少时间收到最大经济效益，邓丽君偏好以电视专辑形式维系歌迷的感情，这一点与其他地区的经营方式有极大不同。话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的电视环境，还是由“台视”、“中视”和“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垄断的时代，与现在全台有上百家有线电视台向观众争宠的情况比起来，当年三



1977年 出席东京新宿歌谣祭



1977年7月31日 在泰国嘉乐斯馆演唱



1978年5月14日母亲节在日本家中弹钢琴。这时候邓丽君琴艺有较大长进，演唱也更为圆熟



1977年7月11日 在香港以《宝岛之情歌第三集——丝丝小雨》获金唱片奖

家电视台的影响力无与伦比，可谓艺人的衣食父母。也因此，能在任何一台取得单独时段播出个人专辑，绝对是当红的艺人的象征，凤飞飞、刘文正、费玉清都是同时期代表人物。

1977年香港举办第一届“金唱片”颁奖，已在日本得奖无数的邓丽君以《宝岛之情歌第二集——今夜想起你》拿下香港金唱片奖。隔年，邓丽君又有两张专辑赢得“金唱片”奖。1979年更是同时有三张大碟获得“白金唱片”奖、两张大碟获“金唱片”奖，种种荣耀集一身，将邓丽



《宝岛之情歌第二集——今夜想起你》



一寸芳心 万千爱意 寂寞芳心 深情无依 你在哪里 叫我难觅



君的歌唱事业推向第一个高峰。

邓丽君不仅钟情于举办大型个人演唱会，赢得观众掌声的她，不忘少女时期即赢得的慈善皇后荣耀，1978年她将特定场次的个人演唱会收入捐作慈善基金，获得台湾的警察广播电台颁发“雪中送炭”奖。多年不演戏的她，竟在这一年答应与台湾小生江明合作，演出“台视”电视剧《天涯常念旧时情》。

进军香港多年，邓丽君虽然早已练得一口流利的粤语，但推出的仍是国语作品，直到1980年才推出第一张粤语个人大碟《势不两立》，主打歌为《风霜伴我行》。唱片一上市即成为“白金唱片”，成为她于隔年再开演唱会的动力。

综观邓丽君转战日本歌坛前期，亮眼的

成绩不只为自已奠定打入国际市场

的基础，她的歌唱技巧也有突

破：以前的音调较高，带有一丝

丝童音，经过专人指导与磨炼，日趋沉稳且成熟，也更圆

润，带有小女人的味道；而且她将前所未见的整体舞台表

演观念引进台港，日后实力派歌手的个人演唱会不再只

是畅销歌曲的串联，声光、舞群、乐团的表演也是整

体演出重要的张力，观众不只“听”演唱会，还要

“看”演唱会。



1978年2月1日 摄于吉隆坡
(大马巡回演唱记者会)



1978年9月22日 于香港利舞台第三度举行个人大型演唱会

邓丽君歌曲艺术进入化境

其实从1977年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开始，邓丽君这种在歌曲品质上的提升，已经明显影响了她的歌唱风格，1978年录制的《又见炊烟》，则明显地突出了邓丽君将歌曲自爱情中提升、净化的努力方向，虽然还是强调爱情，但歌曲中明显地表示：

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罩大地
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
夕阳有诗情，黄昏有画意
诗情画意虽然美丽，我心里只有你

明显将乡村暮色，以及一种寻求清新脱俗的态度，当作创作的重要因素，这当然与台湾当时出现乡土写实电影，强调回归乡土的电影风格有相当大的关系，因此邓丽君在1979年录制了她至今在大陆传唱最广的几首经典之一《小城故事》：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
请你的朋友一起来
小城来作客

简单的歌曲，反映出对自己故乡与乡土的深切情感。《小城故事》之所以广受欢迎，正是因为这首歌深切表达了所有人必然存在的怀乡之感，对当时逐渐迈向城市化、工业化的两



岸而言，这首歌其实适时安抚了许多人的游子情怀，以及对故乡的思念，也因此邓丽君的歌曲终于突破了爱情的限制，可以寻求各式各样的表达方式，也因此1980年，邓丽君又录制了《原乡人》，歌曲中唱着：

我张开一双翅膀，背驮着一个希望
飞过那陌生的城池，去到我向往的地方

歌曲明显诉说着离人对于故乡的想念与情怀。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邓丽君的歌声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进驻成千上万个家庭，与全中国的同胞一同成长、喜悦、哭泣，而邓丽君仅是凭着一只单曲《何日君再来》，就一举突破了隔离与限制，为两岸交流与关系正常化发出了先声：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邓丽君回到中国小调的唱腔，以女性的身份诠释这首抗战时期的名曲，把别时无奈，又强要别离的苦楚描写得淋漓尽致，尤其“喝完了这杯干了吧”那句千古绝唱的口白，真的把临别前的愁绪，乃至非要及时行乐的疏离感，生动地刻画出来，仿佛又回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旧上海，那个充满流离与孤寂的年代；这首歌的走红，证明邓丽君已然歌艺精进，得心应手，并且俨然成一家，尤其“好花不常在”、“何日君再

来”的场景，更让邓丽君的形象跃然眼前，也因此《何日君再来》虽然一开始没有出现在当时唱片公司为邓丽君发行的专辑中，却依旧成为她的招牌名曲。

事实上，这种类似性质的歌谣，例如《夜来香》、《美酒加咖啡》，放眼歌坛，也只有邓丽君能唱出其中的韵味，而不会显得媚俗，或是风尘味太重，影响了整首歌的格调。例如她在稍晚的作品《你怎么说》，同样也是略带脂粉味的歌曲：

我没忘记你忘记我
连名字你都说错
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
看今天你怎么说

原本应该是以江湖味为重的作品，却在邓丽君的诠释下，明显地显出了小儿女的娇态，以及一种担忧怕遭情郎欺骗的感觉，也就是她在分寸上的拿捏，显得恰到好处。又如邓丽君的另一首经典名曲《甜蜜蜜》，这首由庄奴填词，取材自印尼民谣的歌曲，歌词一开头就点明了：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

充分体现了——一个渴望爱情的女子，温柔地向情郎喊话，



虽然是爱情歌曲，却表现出清新的风味，以及中国人温柔、和谐的气氛，平缓的节奏，刚好可以抚慰所有期待温情的心灵，柔化了所有的刻板与教条，突显出邓丽君百变而充满穿透的力道。最耐人寻味的是，在这首歌红遍神州近20年后，才出现由张曼玉、黎明主演的写实爱情电影《甜蜜蜜》，描述两人在大时代的悲欢离合考验下，依旧以这首单纯而纯朴的情歌，联系起最深切的情感，而这种直接而单纯的情感反应，却是一切复杂挫折、冲突化解后的最简约的关系。

而邓丽君此时搭上琼瑶的爱情电影热潮，也加速了其走红。她为《在水一方》电影演唱主题曲，琼瑶为这首歌写的歌词：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我愿逆流而上，找寻她的方向
无奈前有险滩，道路又远又长



从这首作品来看，琼瑶的灵感无疑是脱胎自诗经的名句，因此也采取了短句歌词的形式，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情感与飘逸，而邓丽君在演绎这首歌时，也特地把情感与诗意放在其中，让整首歌脱开了通俗音乐与流行音乐的范畴，显得相当脱俗，深受年轻人喜爱，这或许也是邓丽君在1983年发行《淡淡幽情》专辑的滥觞。

邓丽君在这段时期，也因为帮电影演唱专辑的缘故，着实唱了不少金曲供后人回味，例如1980年所录制的《惜别》：

为何不回头再望一眼，为何不轻挥
你的手

你就这样离我而远去，留下一份淡
淡的离愁……

向你诉说，你可不要走
愿你再能那样爱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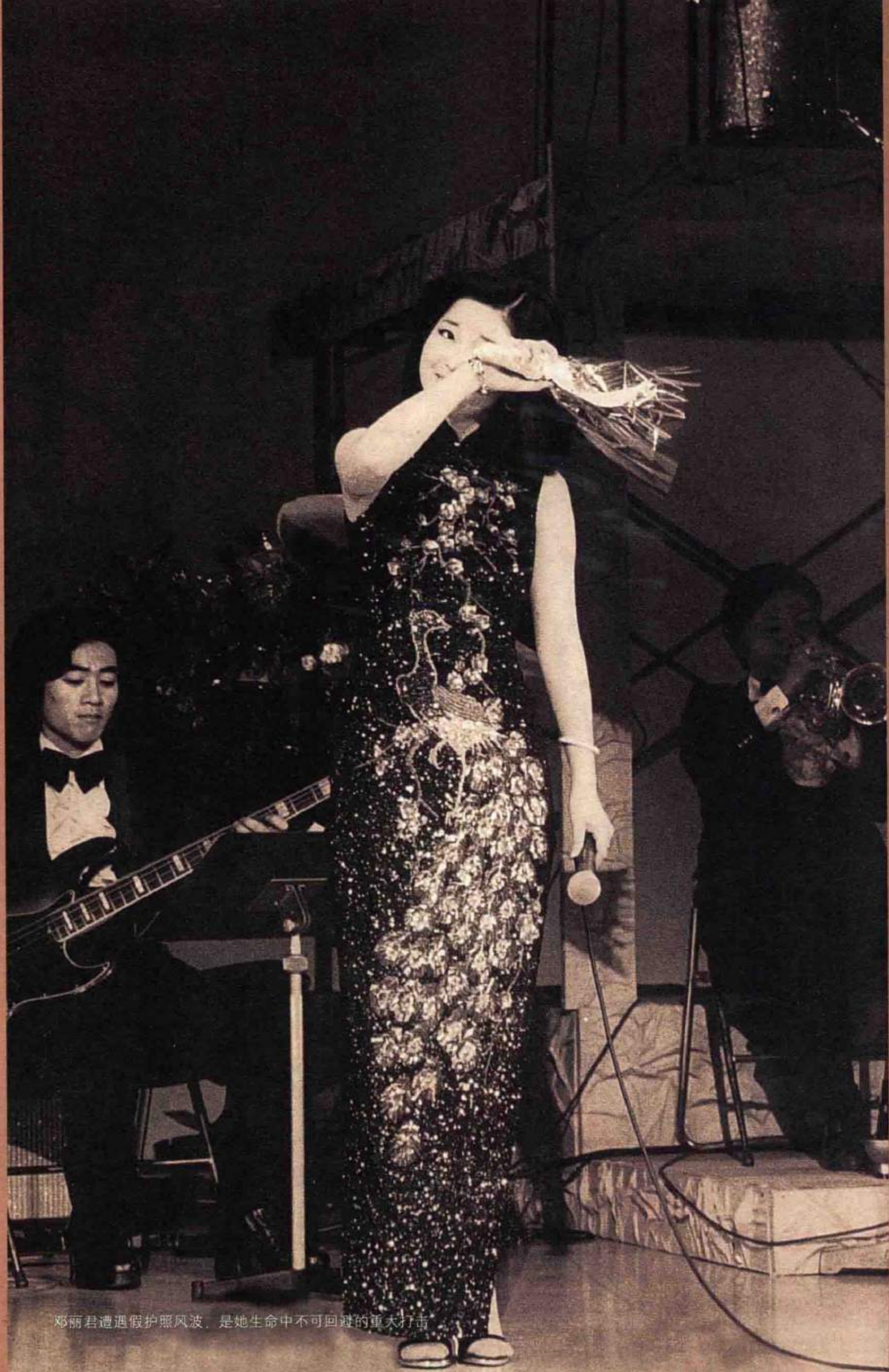
歌曲充分表露了邓丽君在掌握国语流
行歌曲上的功力，并且凸显她在各种曲风的
诠释上都有独到之处；而这首歌日后也被刘
文正、罗大佑、张艾嘉不断翻唱，成为台湾
歌坛的一首重要歌曲。此外，曲风独特的
《雪中莲》，虽然不是被人一唱再唱的超级
口水歌，但王菲的《菲靡靡之音》中，同样
收录了这首歌曲的重新诠释版本，把邓丽君
风格移转成王菲式的曲风。

总计邓丽君自1980年获得台湾“金钟
奖”最佳女歌星之后，光是1981年，就以
《一封情书》、《在水一方》、《原乡情
浓》、《精选集》、《势不两立》等五张唱
片获得五张白金的荣衔，在香港举行的演唱
会，更创下七天九场全满的纪录，她在1983
年的三十岁纪念演唱会，更在香港红磡创下
连续六场满座的纪录，都凸显了邓丽君的声
誉已经攀上生涯高峰。



邓丽君着和服像





邓丽君遭遇假护照风波，是她生命中不可回避的重大打击

第四章

假护照风波

(1 9 7 9 - 1 9 8 1)

假护照风波爆出，日本驱逐邓丽君离境，
台湾当局更指控她叛“国”。
邓丽君远避美国读书，重修人生

在邓丽君近30年的歌唱生涯中，大体来说是一帆风顺。从十四岁开始，她总是一路向前，从台湾到香港，再到扬名于广大东南亚的华人圈，歌声还逐渐扩及其他族群，又北上“攻陷”十分排外的日本市场。正当歌唱事业即将冲上巅峰之际，一场“假护照风波”，就像是时速100公里的车子突然踩了急刹车，别人没事，但在驾驶座上的邓丽君则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创——包括形象上的“外伤”和严重心理“内伤”。

这场风波起于1979年2月18日。当日的日本媒体报道，二十六岁的泰丽莎·邓因为违反日本的《出入国管理令》，



邓丽君常喜在旅行时留影

被东京出入国管理事务所留置，并要进一步调查整个事件的背景。

综合当时媒体的报道，东京出入国管理事务所指出，泰丽莎·邓是在2月14日自香港搭乘“中华航空”CI16班机抵达东京羽田机场，持用印尼政府护照入境，到日本的理由是观光，护照上印的也是印尼人的名字。由于日本海关没有认出她是知名歌星泰丽莎·邓，经正常查验程序后放行。

2月15日，印尼驻日大使馆通知日本出入国管理局东京事务所，邓丽君（泰丽莎·邓）所持护照是伪造的。2月16日晚上，邓丽君和母亲赵素桂在友人丁惟柔女士家中吃过晚餐，晚上十点左右离开丁家，返回饭店。此时东京出入国管理事务所官员已会



同印尼大使馆馆员，在饭店等候邓丽君。

当晚首度面对官员查验，邓丽君承认“使用印尼护照入境”，因此出入国管理事务所官员要她第二天自动向该所报到。初步谈话后，警备科将她留置。报道并指，持有“台湾护照”的邓丽君，过去都是持“台湾护照”和日本政府核发的《渡航证明书》赴日。鉴于台湾当局与日本没有“邦交”，办理签证麻烦，她第一次使用印尼护照赴日。但是，日本官员认为邓丽君的供词暧昧，并担心幕后有伪造护照集团，因此将她留置，以进行进一步调查。

事件发生当天，消息从日本传回台湾，邓丽君的父亲邓枢一方面表示不赞成女儿使用印尼假护照，并在心急之下推说，这是日本唱片公司出的主意。

很快，台湾方面传出邓丽君在2月13日过境台北时，也曾一度企图以印尼护照入境，因为台北国际机场的海关人员认出邓丽君，希望她使用“台湾护照”。但是要去日本灌制唱片的邓丽君担心次日无法如期赴日，便折返香港。媒体报道，在台北机场，邓丽君曾透露这本印尼护照是朋友在新加坡给她的。

由于邓丽君有出示印尼护照的举动，因此台湾的治安机关认为她涉嫌“行使伪造、变造的护照”，依台湾的“刑法第216条”规定，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处300元以下罚金。

台、日皆爆发使用假护照疑云，邓丽君不仅可能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还面临有家归不得的忧虑。此时的处境，进退维谷。日本宝丽多(Polydor)唱片公司则紧急为邓丽君聘请辩护律师，与邓丽君有了初步接触。邓丽君告诉律师，这本印尼护照不是伪造的，而是一名印尼政府官员帮她办的。

再过一天，整个事件的轮廓逐渐浮现。根据台湾《联合报》描述，2月13日下午4点10分，邓丽君独自一人由香港搭乘“中华航空”CI828班机飞抵台北机场，随即向“华航”转机柜台接洽，要求搭乘当天下午4时45分的CI002班机飞日本东京。但很不巧，邓丽君事前没有订位，而“华航”当天飞东京的班机，班班客满，无法临时安排机位。因为唱片公司早已排定行程，急着赴日录音，邓丽君满脸焦急地拜托机场人员通融，有位华航人员好



夕阳有情 黄昏有画意



心地建议她：一是过境台北住一夜，第二天再搭机去日本；或者立即回香港，翌日再到台北转机。

邓丽君认为前者绝对行不通，因为她持有的“台湾护照”，在同一个月内已经办过一次过境，按照规定已经不能办第二次；如果要回香港，她又觉得往返太浪费时间。平日行事自有定见的邓丽君，头一遭遇上这难题，此时也拿不定主意，一旁的记者则是劝她先回香港。约莫过了10分钟，邓丽君情急之下拿出一本印尼护照到入境室问海关，“外国护照可不可以办理过境？”查验人员告诉邓丽君因为印尼护照上面没有台湾签证，所以不能入境。在没有其他选择下，邓丽君只好搭机回港。

本以为过境之事就此结束。但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对于名人来说这更是千古不变的金律。后来一名报社记者听到这个消息，主动跑到机场抄下邓丽君的印尼护照号码。这名报社记者在当晚打电话至印尼“驻台代表处”，检举邓丽君使用假护照。“印尼代表处”则将讯息回报主管当局印尼外交部，印尼外交部再透过驻日大使馆，协同警方找到邓丽君，才引发了假护照案。

向来是演艺圈模范生的邓丽君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惹上官非，根据日本《明星周刊》报道，被留置期间她非常不安，宝丽多唱片编审部长舟木稔曾于2月18日和19日两次到收容所探望邓丽君。第一次看到泰丽莎·邓时，她紧张害怕得一度流泪颤抖；第二次舟木稔再见她，邓的思绪大致整理好，情绪已较稳定。在邓丽君被留置的三天，收容所外时时刻刻有大批摄影记者守候，他们都在等着拍摄大明星邓丽君被遣送出境的镜头，邓丽君多少也透过别人的转述知道这情形，这也让她的心情荡到谷底。

2月22日，日本出入国管理局东京事务所公布调查结果，证明邓丽君所持印尼护照并非假护照，也没有伪造集团出售假护照，这本护照确实是由印尼政府所发出，印尼外交部官员在护照上的签字也是真的，只是“发给手续不合法”（注，外国人取得印尼国籍应于印尼居住6个月以上，但邓丽君经年在各国奔波，不可能符合条件）。因此，护照已由印尼驻日本大使馆收回。

2月24日，日本法务省裁决将邓丽君“驱逐出境”，且一年内不准许她入境日本。接获裁决，邓丽君一身朴素的穿着离开收留所，她低着头，快步上车，心情沉重无比。

尽管真相已经厘清，但邓丽君还是有家归不得。由于台湾方面也有她“行使假护照”问题待调查。当时邓母赵素桂告诉记者，邓丽君于1978年与美国一家公司签约，预定1979年4月6日、9日和10日三天在美国登台，接着将于13日至16日转往加拿大演出。她们担心如果先回台湾，日后假使去不成美国，对方可能会以不履行契约为由控告邓丽君，但如果直接赴美，又怕发生入境问题。

人之常情，遭遇挫折之后最想的总是回家歇一歇，结束牢狱之灾的邓丽君又何尝不是如此期待？但现实环境不容许她这么做，首先，她必须履行在美国的合约。因此邓丽君持盖有美国入境签证的“台湾护照”，直接飞往美国。经此重大挫折，邓丽君决定重拾书本，留在美国洛杉矶读书，暂时放下她最爱的歌唱事业。

台湾媒体群起攻击叛“国”， 邓丽君彻底感受到人情的冷暖

整件“假护照风波”自爆发到厘清真相，只有短短一个星期，而且日本政府的调查证实邓丽君并无涉及伪造护照，迅速还给邓丽君清白。但是经此风波，邓丽君彻彻底底感受到人情的冷暖，对媒体、对人性都寒了心。

“假护照风波”若发生在今天的台湾，可能仍是值得街头议论的话题，但起不了太大的波澜，此事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台湾，当时两岸对峙，台湾舆论几乎是以叛“国”行为讨伐她。因为在1978年，“最忠实的盟邦”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改与中国大陆建交。在此背景下，邓丽君被传出宁愿改当印尼人，这是何等严重的大事？

因此，假护照案发生首日，尽管真相未明，台湾报章标题诸如“洋相出到扶桑国”或者“堂堂正正中国人，鬼鬼祟祟干什么”等，用的都是高度批



邓丽君独立面对人世间的难事，其间甘苦尽在幕后的落寞之中

判性的文字。有些报纸还以叛“国”等级处理这则新闻，主张立刻将邓丽君“抓回来”。甚至有小市民前往台北地检处告发邓丽筠（邓丽君的本名）使用假护照，涉嫌伪造文书。

在弥漫着“爱国情绪”的台湾，连演艺界也不支持邓丽君。当年的“影视剧演艺人员生活自律评议委员会”召集人葛香亭表示，邓丽君事件已“损及演艺人员的荣誉，并对演艺人员的风气有不良作用”，待邓丽君返回台湾，评议会将请她解释事件始末。

即使在侨界，对邓丽君的“假护照事件”也有两极看法。一是质疑邓丽君过去既然拿了“台湾护照”，为何还要拿印尼护照？他们认为邓是自作自受，不值得同情。但也有侨界认为，邓丽君在出事后，为了保护朋友，自称是自己花钱买的，企图担下责任，显示她心地善良。有人说，更何况歌星为了进出许多国家的签证便利，持有双重国籍也无可厚非。

一个无心之过引起这么大的风波，是邓丽君始料未及的。为平息“众怒”，邓父和邓母都极力低调处理此事，赵素桂代替女儿解释，这是自己女儿“年轻，一时糊涂，不懂法律”，才走错了路。

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忆起这段风波说，邓丽君拿印尼护照的想法真的很单纯，因为“那个年代持‘中华民国护照’出国非常不方便”。邓长禧指出，不仅每次回台湾就要加签一次，一等就是10至14天，而且每次出国最多只能3个月，到无“邦交”国家拿签证不容易，还要申请工作证。邓丽君是艺人，处境更尴尬，因为主管机关有时是“教育部”，有时又是“新闻局”，有时两者都推说不管演艺人员，邓丽君每次加签还要拜托人找“新闻局”出具证明。

“姐姐有个印尼好友，是名印尼富商。他告诉姐姐可以帮她办一本护照。姐姐信任朋友，没多想，就答应了。没多久，印尼富商拿了一本印尼护照给姐姐，只说是外交部发的，后来就发生假护照风波。”发生这等大事，邓丽君事后也不好意思回头再追问朋友。邓长禧说，姐姐告诉他“这只能怪自己年轻不懂事，就当作是给自己一个教训”。



在美国做了一阵明星学生，誓言东山再起

被日本驱逐出境后，邓丽君选择来到美国，一方面为履行既定的秀约，另一方面，十四岁即辍学的她也想趁风波未平之际，重拾学生生活。于是她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夜间部选修学分，报名了英文、日文、生物和数学等进修课程。


隔年到美国与姐姐作伴的邓长禧用“因祸得福”形容邓丽君那两年在美国的日子。“我姐每天穿件白衬衫、一条牛仔裤，就去学校了，很轻松自在。”加州大学虽然中国学生多，但邓丽君的班上都是外国人，没有人知道她的职业，日子过得单纯。只是邓丽君毕竟是大明星，“不管她怎么穿，样子太好认了”，没多久，校园内不管是不是华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位明星学生。

但邓长禧透露，邓丽君在夜深人静时，还是会有很怅的感觉。他在一篇《我的老姐》文章中提到，在客居他乡的日子里，有一次他从外面回家，看见姐姐一个人面对着窗外异国街道，泪流满面。

爱好美好事物的邓丽君，即使心情跌落谷底，对于生活品味可是没有忘记，她将原本摆在家中的清宫景致工笔画带到美国，裱好了放在洛杉矶的公寓里。她说，“面对画，我的心情好开朗、好舒畅，书画真能陶冶性情。”

她白天逛街、看书，和朋友约会，还学会了钓鱼，晚上到学校上课，假日则经常开车到拉斯维加斯看表演，有时也玩玩“二十一点”，试试自己的手气。邓妈妈看女儿过得悠闲，自己也干脆暂时放下多年的担子，经常一个人搭机遨游各地，以前到新加坡和香港都是为了帮女儿打点工作，现在邓妈妈终于可以安心游玩，还顺便发挥投资理财的长才，在香港和美国投资房地产。

就在事业转折点上，邓丽君与同样在洛杉矶拍片的成龙有了较长的接触机会，因为都是中国人的亲切感，两人经常一起看落日，兜风，谈起若有似无的恋爱，但因顾虑事业、顾虑双方感受，从相恋到分手时间约两年。但直到多年后，当事人才证实这段往事。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在舞台上演绎《淡淡幽情》的邓丽君，将李后主的词作演唱得充满时间的苍桑之感。中国人独有的缠绵缱绻，离愁别恨，含蓄蕴藉在邓婉转悠悠的歌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邓丽君专心当学生期间，各地歌迷支持邓丽君的力量并未中断。1979年8月15日，“马来西亚邓丽君之友会”成立，对正逢低潮的邓丽君来说，犹如雪中送炭般，温暖在心。

新马是在香港之后，第二个成立邓丽君歌迷会的地区。成立当天，来自新马各地的两百多名歌迷汇聚在歌迷刘宝敦的木屋里，此后，他们定期举办茶会，交换有关邓丽君的消息、唱片和照片。事隔多年，1993年香港成立“邓丽君国际歌迷会”时，新马歌迷会也加入成为一员。

尽管长时间未公开亮相，这不影响音乐人对邓丽君作品的肯定。1980年3月，邓丽君赢得台湾金钟奖“最佳女演员歌唱奖”，美国和加拿大都有经纪人积极邀邓丽君复出。于是沉潜一年之后，她先于7月受邀于美国纽约林肯中心、洛杉矶音乐中心和旧金山登台，逐渐恢复忙碌的表演生活。

“假护照风波”让邓丽君在台湾、香港和日本的歌唱事业受到重大打击，个性好强的她，暗自立下东山再起的誓言。



1980年7月22日 纽约市长秘书为邓丽君颁赠纽约市苹果胸针

1980年9月21日邓丽君抵达东京成田机场，这是“假护照风波”之后，邓丽君首度现身东京，她以一贯柔美的口吻表示：“我很抱歉，让我的歌迷为我操那么多的心。”并在广大传媒前，正式宣布准备重返日本歌坛。这次亮相，邓充分展现出“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起来”的气魄。对于回台湾，邓丽君则暗自立下“除非请我，我才会再回来”的决心。

同年10月，邓丽君第四度选在香港利舞台举行演唱会。在香港仅发行过国语唱片的她，首度尝试推出第一张粤语大碟《誓不两立》，歌曲《忘记他》异军突起，为复出香港歌坛的邓丽君注入强心剂。



歌声红遍大陆，
台湾当局为“假护照事件”平反

但令邓丽君始料未及的是，就在她的事业陷于停顿时，邓式爱情歌曲则在1979年至1980年之间开始于中国大陆流传。

身在美国的邓丽君，在1980年前后传出歌声响彻神州的消息。不仅到美国的大陆民众争睹邓丽君风采，中国大陆大江南北的民众皆为邓丽君所醉倒。

许多经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几乎视她的声音为开放的一个标志。唱她的歌曲成为时尚，那时卡拉OK还不普及，但录音机里几乎全是关于邓丽君歌曲的翻录带，邓丽君成为了人们精神与心灵解放的一个窗口。人们从她的歌声中，开始触摸心灵中某一部分柔软之处。

面对如此盛景，邓丽君还玩笑地告诉记者，如果大陆真的邀请她过去，“我一定去大陆，我也很愿意把我的歌唱给大陆同胞听”。

台湾方面则确实担心被“冷冻”中的邓丽君到大陆，开始积极为邓丽君先前的风波平反。1980年由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楚崧秋亲自赴美，以盛大的排场邀请邓丽君回台演出，首先于10月间到金门义演，安排在“国父（孙中山）纪念馆”举办盛大义演，门票收入全部捐献。



曾经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和“新闻局长”的现任亲民党主席宋楚瑜，2001年在老牌艺人蒋光超的丧礼中，触景伤情地忆起邓丽君。宋楚瑜说，在得知大陆有意邀邓丽君演唱时，高层立刻派他与邓丽君联系，邓丽君也立刻允诺，并回请宋楚瑜夫妇，第二天宋楚瑜和夫人陈万水即共赴餐宴。

但台湾还是不放心，又透过邓家仍在军中服务的老三邓长富，直接与大家长邓枢取得联系，才终于让台湾当局吃了定心丸。

在高规格待遇之余，“假护照案”在台湾仍未结案，因为根据台湾的法律，这涉及伪造文书罪嫌，而且在遭市民董尚和提出告发后，已由台北地检处侦办。案件在侦查时，邓丽君均未到案，让此案拖了两年余。

一连串义演活动结束后，1981年初，“新闻局”特别颁奖给邓丽君；又邀请她与广播界第一把交椅的广播电台主持人李季准主持“金钟奖”颁奖典礼；6月再安排她到金门及高雄举办《何日君再来》等义演晚会。

感情丰富的邓丽君，第一次主持金钟奖时，由于在台湾红透半边天的“月亮歌后”李佩菁脊椎病变开刀失败，只能坐着轮椅上台领奖，刹那间邓丽君止不住泪水，频频以手拭泪。

很凑巧的是，在邓丽君返台后，1981年12月，检察官林天麟突然借口台湾“航警局”提供的资料，认为邓丽筠的犯行“堪予认定”，但因“犯罪情节轻微”，且邓在美求学期间，仍多次返台演唱，只是“偶触法网”，情有可原，因此依职权予以“不起诉处分”。

种种集荣耀于一身的安排，又为假护照事件“平反”，在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刻，台湾亟欲拉住邓丽君的意图十分明显。离家年余，首度返台，邓丽君心里一阵激动，她在回台日记里，以简短的文字描述自己的五味杂陈的心情：

（第一天）走在拥挤的人群里，属于台北的那股特有气氛迎面而来，回头看着也提着行李的妈妈，一脸愉悦，看来似乎年轻了些。冬暖下的台北，正张开双手欢迎我。随身的几箱衣服真是麻烦透了，这几年在国外演唱，什么苦都吃了，但是出入境得带着大批行李仍是令人头疼的老问题。箱



邓丽君行走处，皆成盛事



绿草苍苍 白雾茫茫 有位佳人 在水一方



子里有一袋日本五角苹果，那是爸爸最喜欢的。妈妈陪我经年累月在外头演唱，留他一个人在家，每次想到他，妈妈和我都牵肠挂肚的。好不容易找到假期，回台北看看家人，替电视台录节目，三天后我又得收拾行囊，到马来西亚登台。要保持知名度，人非得付出相当代价，即使是付出青春。

（第二天）晚间全家人都聚在这家气派的餐厅里，爸妈坐在一块儿，感觉上我们又壮大了些，不再是飘落国外的艺人。爸爸笑声不断，话题连连，哥哥和弟弟追问我在日本的生活。一家人这样融洽的相聚是多年来少有的。

（第三天）今天好愉快，见了好多老朋友，一家人走在路上都有许多人品头论足的。有个小女孩告诉我，她从小听我唱歌；台北的男孩越来越时髦了，高跟鞋、中分发、皮夹克，好像越来越向日本年轻人看齐。欧阳菲菲在日本找到心爱对象，许多人猜我也可能嫁个日本男孩，但我始终觉得日本男孩外在漂亮，但谈吐肤浅，不过婚姻的确是很微妙，我也不敢说。

（第四天）回到“台视”老摄影棚感慨很深，想到十年前我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在这里唱歌，“台视”像我的老家，当时脑中只希望台湾的观众能接受我，但长大了之后野心更大，想学更多更好的歌唱表演，想要离开温暖的窝尝尝外头风雨的滋味，想要征服更多掌声。在日本的四年我确实长大了……我深知要做一位令人回味的歌手，不能只具有一张美丽的脸。回“台视”，从上到下对我的热情，让我想到群星会时代的小女孩。“华视”曾给我极好的条件，但在和“台视”合约未满之前，我是绝对不会变动的，我深信影剧圈里应该是有道义的。



1982年1月 于香港伊利莎白体育馆举行个人演唱会

第五章

春花秋月何时了

(1 9 8 1 - 1 9 8 7)

到香港领奖发生的小风波毕竟只是插曲，
无法掩饰的是她的爱情事业两得意

113

“假护照事件”在获得台湾当局平反后终于宣告落幕，经过年余修身养息的邓丽君，不仅在事业上迅速地站稳脚步，感情上也觅得足以托付终身的良人——香格里拉集团小开郭孔丞。爱情事业两得意，邓丽君再出发的演艺路更宽广，除了继续尝试不同风格的华语和日语歌曲，1980年底她尝试推出粤语大碟，1981年初更于印尼灌录80首印尼文歌曲；在慈善表演和大型演唱会外，邓首度尝试为雅马哈(YAMAHA)机车拍摄电视广告。

1981至1987年可称邓丽君的全盛时期，日本、东南亚、中国内地及港台地区，邓丽君的作品“攻陷”东亚大半区



1981年4月25日 新加坡演唱会

域，“十亿个掌声”不啻是对她的成就最贴切的形容词。

重新站上舞台的邓丽君不负众望。

于华人圈打响名号后，邓丽君的柔美歌声也感染到其他族群。大约1981年初，邓丽君将《小城故事》和《你怎么说》等脍炙人口的中文歌翻成印尼文，不会说印尼话的邓，凭借马来语的基础，用罗马拼音唱出80首印尼歌曲，出版了首张印尼文专辑。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台北前些年经历水灾，这张别具意义的印尼语专辑，甚至连邓丽君文教基金会也没有收藏。

八十年代的邓丽君接受过日本的音乐训练，开始有专属乐队，而且歌声传进中国大陆，身价已是水涨船高。据当时媒体报道，吉隆坡夜总会以每场5000美元的价码和来回十张机票和她签下一纸合约，这样的天价经得起考验，因为接连歌迷抢购门票、将夜总会挤到寸步难移的画面，在大马都是空前的。

另一方面，在港推出首张粤语大碟《势不两立》广受好评之后，1981年



4月，邓丽君再到香港利舞台举办个人演唱会，门票在两天内抢购一空，而且一连七天唱了九场，创下利舞台个人演唱会场次最多的纪录。此时的邓丽君，在香港掀起旋风，各种报刊抢登邓丽君的消息，广告商也争相邀请邓丽君代言，街上处处可见她的广告海报。这一年她获得五张“白金唱片”，创下香港历届“金唱片”纪录。

根据当年媒体的报道，邓丽君搭机抵港，机场接机的记者、歌迷和警察，挤得人山人海。大家你推我挤，抢占最有利的位。当邓丽君步出机场禁区，记者和歌迷一拥而上，现场秩序一片混乱，甚至有人高喊“救命”。为避免发生意外，最后警察只有围成层层的人墙，由数十名保安人员护卫，邓丽君才勉强钻出人群。

动见观瞻的她，在返港领取白金唱片奖期间还发生了几起小风波。1981年8月，当邓丽君要入境香港领奖时，签证又出了问题！可能是太久没回香港，直到机场才赫然惊觉香港签证过期，无法入境的她只好在机场等待，三个小时后，无线电视台为她作保，方得以入境，但这只是香港行的插曲之一。

1981年8月3日的金唱片颁奖典礼之前，邓丽君接受香港某电台主持人黄韵诗访问时，因触及敏感问题落泪。颁奖典礼时，制作单位安排邓丽君演唱一首《原乡情浓》，并由成龙颁奖给邓丽君。邓丽君由成龙手中接过奖项，并无泪洒舞台，亦无不悦。

事隔两天，邓丽君转往新加坡后才接受访问，谈及入港风波。她承认，港签过期是自己的疏忽，并解释，“我从十四岁就开始唱歌，到了今天才有这些小小的成就，能得到五张白金唱片的荣誉，感触很深。一面说，一面觉得很激动，有点莫名的感伤。实在因为精神不济，人也就比较脆弱。”她澄清说，“当时，其他人没听清楚我们在说什么，只看到我掉眼泪，所以传说成了其他问题。”“有人说是因为她问了我唱片作弊、假护照、为什么不结婚这些事，其实都不是。颁奖典礼是沈殿霞和何守信主持，而我的奖是由成龙颁的，典礼上气氛很好，并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

邓丽君还说，“在典礼上，我还演唱了歌曲，怎么会说我泪洒后台，拒

领金奖？”她说，“大约忙到8月底又要回美国，因为学校快要开学了。”

金奖风波毕竟只是插曲，因为在1981年，邓丽君的感情找到归宿，她接受有“马来西亚糖王”之称的郭孔丞的热烈追求，两人感情进展神速，且已论及婚嫁。

此刻的邓丽君，可用爱情事业两得意来形容。1982年1月，邓丽君再接再厉到香港举办个人大型演唱会，地点改到湾仔的伊利莎白体育馆，五场演唱中第一场是慈善演出，由于卖座极佳，香港宝丽金公司随即推出《邓丽君演唱会》双唱片，双双成为白金唱片。

重新站上事业高峰，邓丽君努力将过去的创伤放在心中，然而有时在某些情境下，仍让她有不能自己的时候。1982年大年初二晚上，邓丽君在台北狄斯角演唱，一连唱完60分钟，台下响起如雷掌声，还有久久不歇的喝彩声。邓丽君在观众热情喝彩中再度出场，她说要再为观众唱一首《何日君再来》。前奏音乐响起，她娓娓说着，“我十四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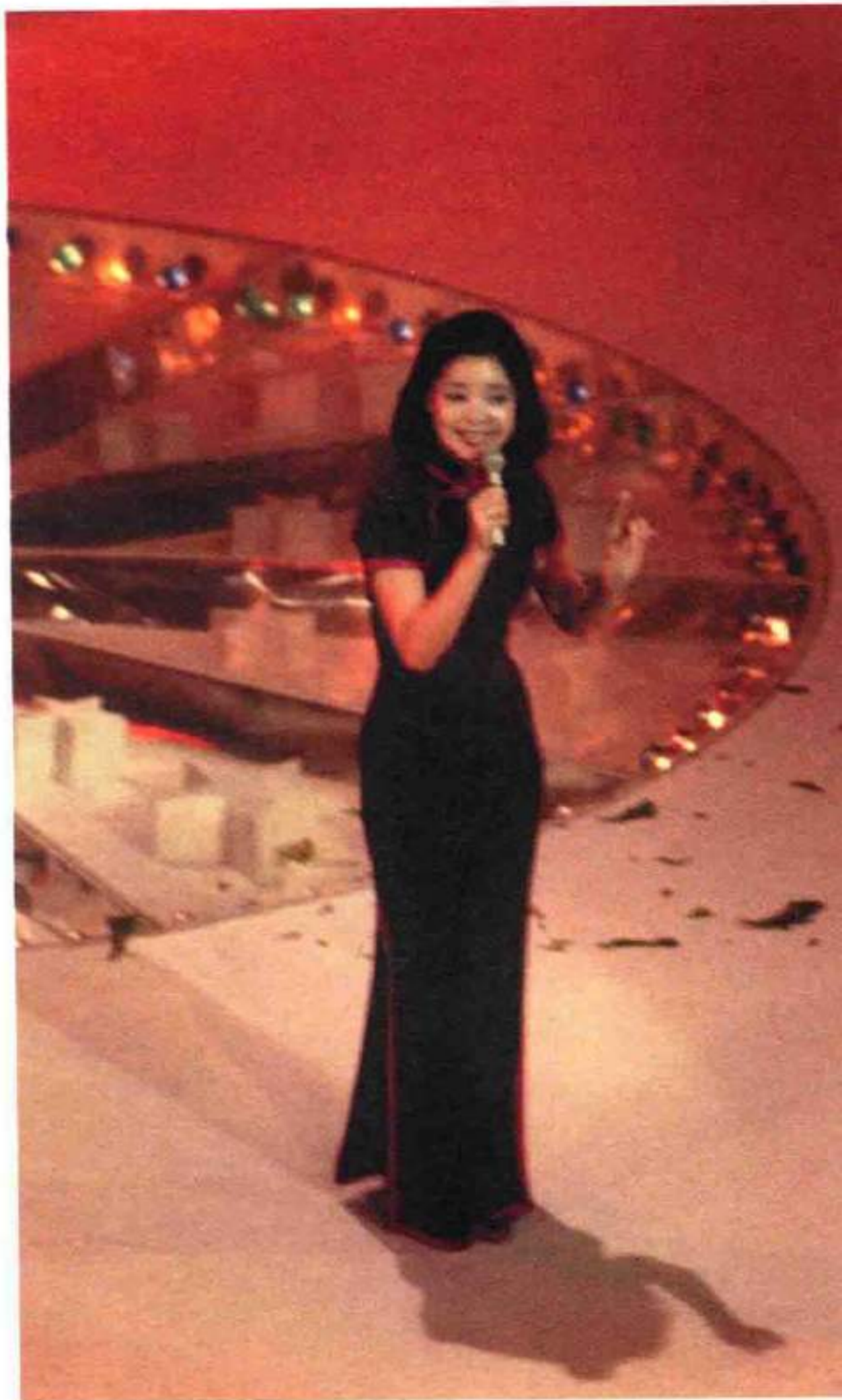


出道，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这中间所经历的酸甜苦辣，真是一言难尽……”她的声音哽咽，满脸是泪痕。站在同样的舞台上，当年那个四处跑埠演唱，被老板炒鱿鱼，看尽众人脸色的小女孩，如今有自己的乐团，自己的舞群，有专属的和声，还有要唱多久就唱多久个人秀，挂着泪、却带着笑容唱着：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爱情多少也让邓丽君对事业分了心，1982年的新作品明显减少，5月起有大半年的时间投入古典专辑《淡淡幽情》的策划，直到10月，邓丽君才与林子祥、谭咏麟合作，于香港拍摄无线电视特辑。

偏好慈善表演的她，终于在年底“复出”参加香港《欢乐满东华》慈善晚会。但也在此时，邓丽君对自己的人生做出重大选择——与郭孔丞退婚。



1981年8月4日 在香港获颁五张白金唱片，
在颁奖典礼上演唱《原乡情浓》

《淡淡幽情》：后无来者的唐宋风致

女人对于年龄多半敏感，女艺人在过了二十岁之后尤其避谈年龄，但邓丽君不一样。1983年1月，邓丽君在香港富豪酒店开设生日派对，与歌迷同庆三十岁生日，在退婚之后举办这场公开活动，等于间接宣告她对歌唱事业的热爱。其后，邓丽君将全部感情投注于工作。

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志业的她，于1983年，开始筹划《淡淡幽情》专辑的发行与制作事宜，这也是国语流行乐坛惟一以唐诗宋词为主轴的概念性专辑，不同于艺术性歌曲。邓丽君寻找当时中国大陆和港台最前卫、权威的制作人谱曲，目的就是在于为古典诗词塑造新的生命，结果这张专辑不但大卖，并且幽雅的气质与邓丽君的旗袍装扮结合在一起，打造出中国古典美女、才女的气氛，让邓丽君的艺术成就更上一层楼。

这张全数以唐诗宋词为主轴的概念唱片，以南唐李后主的独上西楼为开端，在大导演刘家昌的谱曲下，邓丽君唱出了贯穿整张唱片的幽雅气氛：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邓丽君以行板的速度，演唱这首全数是高音，并且如真似幻的作品，结果在丝毫不见匠气的状况下，举重若轻地把这首歌的寂寥气氛演绎得十足，尤其在真音与假音间的转换，全不见勉强之处，结果兼顾了艺术歌曲的技巧，又不失流行的气氛，这种独特的性质，贯穿着整张唱片，营造出邓丽君风格的情调，并表现在随后的《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上。

当邓丽君以略微轻快的节奏，演唱着“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时，歌曲呈现出一番清平景象，邓丽君淡淡的唱法，把气氛营造得颇为闲淡；但随着“何似在人间”的歌声一落，凸显孤高、节劲的快板登场：



1982年5月 以民国初年造型于香港拍摄《淡淡幽情》电视特辑



1982年5月 以唐装造型于香港拍摄《淡淡幽情》MV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邓丽君在高低歌声中婉转自如，以转音表现出穿梭在天上人间的瞬间与无常，同时以拉高长音的曲调为这一段收尾，充分表现出对于人世间凡事无常的无奈。也凸显作曲者梁宏志的匠心独运，以充满现代感的手法赋予古典文学新的生命。但在结尾部分，邓丽君重新又以行板唱出：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则又是以平稳的节奏、舒缓的曲调，唱出千古悠远与豁达的感觉，只是相较于诗人的多情与潇洒，邓丽君的演绎方式却带来了几许婉约与柔弱，把一股思古怀世之幽情，替换成对于情人、爱情的憧憬与怀念，或许也是邓丽君借词表意的特殊之处。



邓丽君这张唱片的特殊之处，在于她是以一种独特而前卫的手法，诠释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新脉动，让中国人感受到老祖宗的情怀与温柔，而不是一定要限在艺术歌曲的条条框框中，逐渐消逝生命；同时这种以概念贯穿整体制作风格的大胆尝试，乃至刻意忘却流行，结合古典树立新乐风的手法，都凸显这是张大胆尝试，把商业放在其次的试验性作品。当然在商业逻辑上，邓丽君是完全成功地把这张专辑塑造成台湾流行音乐上的里程碑，但从作品的特殊性分析，除了缺乏对社会的批判性外，邓丽君这张力作堪称是前卫之作，呈现出邓丽君的企图心与旺盛的创作力。

但令人激赏却又悲哀的是，在这张概念性专辑之后，包括邓丽君在内，国语歌坛从此再也无人有足够的能与高度，创作出这种传统与流行有机性结合的作品，甚至这张梦幻专辑中的歌曲，虽然备受肯定，但由于演唱需要高度技巧，因此后继歌手能够有足够能力翻唱者其实寥寥可数。至于邓丽君在这张专辑之后，



古装扮相



在香港参加温拿五虎的演唱会的演出



由于把精力放在演唱会与日本通俗歌曲的表演上，加上原先结合中国传统要素的新创作因故取消，因此整体而言也未能再有突破。

从文化与历史的角度来看，邓丽君成长自传统歌曲、民谣、小调盛行的时代，因此从小熏陶出相当完整的传统唱腔与演绎方式，也就是她其实在无意间，早已深谙中国词曲的转音与变换方法，加上在通俗乐坛多年的努力，兼取二者之长，终于试验性地创作出这张在传统与流行间取得和谐的作品。

从歌手个人演绎的角度看，《淡淡幽情》其实反映了邓丽君始终坎坷、流离，却又期待完美恋情的不完美人生，因此《淡淡幽情》反映的是邓丽君的孤寂、缺憾，以及一种封闭在中国情怀中的无奈，邓丽君借着传唱高度含蕴的歌词，间接表达出了面对超乎个人意志与能力控制之外的命运，单一的个体只能无奈地接受、体验的悲剧命运。

因此在邓丽君之后，再也没有歌手能在传统乐风背景的前提下，逐步建立起自身的流行乐风导向，加上时代迅速变迁，美式乐风与消费形态已经以更快的速度与动力主导了流行的分歧取向，因此邓丽君创造出的这种流行，



1983年2月19日 于美国拉斯维加斯凯撒皇宫举行个人大型演唱会，为华人女歌星在此演唱之首次



1983年12月 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个人出道15周年纪念演唱会

也势必成为绝响，只是空谷佳人回音优美如昔，邓丽君毕竟为这个世代与这个方向留下了不灭的痕迹。

三十岁的邓丽君事业迈向巅峰

“15周年纪念巡回演唱会”成为邓丽君演唱史上最重要的演出纪录

1983年的农历年，邓丽君应邀前往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最大的凯撒皇宫酒店演唱，成为第一位在这家酒店演唱的中国歌星。这场安排在2月19、20日的表演，1月底票已售完，凯撒皇宫原本只有1100个座位，后来硬是加到1500座，两旁的走道、中间的阶梯，都挤满了观众。具有宣扬中国文化使命感的邓丽君，在表演中特别安排了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苏东坡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等12首以唐诗宋词谱曲的作品，让西方人领略中文之美。

1983年3月，邓丽君连续第二次受邀主持金钟奖颁奖典礼，成为报纸娱乐版热门话题，这次的搭档则是换成在台湾有“急智歌王”之称的张帝。台湾在“金曲奖”开办前，评选对象涵盖电视戏剧、综艺节目和流行音乐唱片的“金钟奖”，是台湾演艺界的年度大事，与电影界的“金马奖”并列为台湾演艺界两大奖项。正因金钟和金马地位之崇高，获选为典礼主持人，不仅是荣耀，更代表在演艺圈的成就与辈分，能二度、三



邓丽君在东南亚发行的华语唱片



1984年，邓丽君返台领取音乐奖项，胸前系着名牌写着她的本名“邓丽筠”



度执主持棒的艺人很少，也只有台湾综艺界的“大姐大”张小燕曾经有此殊荣。

三十岁对邓丽君是有多重意义的，她的事业在这一年展翅再飞，这一年也是她正式踏入演艺圈第15年。1983年底邓丽君以香港为起点，在红磡体育馆举办15周年巡回演唱会，第二年又一路唱到东南亚。“15周年纪念巡回演唱会”是邓丽君演唱史上最重要的演出纪录。

走红于亚洲的邓丽君在八十年代多次到东南亚各国巡回演出，但最令东南亚华侨印象深刻的莫过于1984年1月巡回到新加坡和吉隆坡的“15周年纪念巡回演唱会”。从当时物价来看，尽管新币35元至80元的票价不便宜，但歌迷省吃俭用只为买一张票，甚至有歌迷每场必到，观众反应热烈。后来由宝丽金发行的“邓丽君15周年纪念演唱会”专辑，直到今天仍不断有人选购。

1984年3月，邓丽君更获得台湾“十大杰出女青年”的殊荣，为历届十大杰出女青年中难得一见的艺人。

另一方面，歌声传遍全中国的邓丽君，在中国大陆多次邀访后，终于在1985年1月于新加坡接受《北京青年报》的电话专访，这是她首次公开与大陆媒体接触。



1984年5月 日本“邓丽君歌迷后援会”在名古屋成立

在日本东山再起，
强调自己是中国人，从不否认来自台湾

1984年，邓丽君推出新专辑《偿还》，不仅立刻打入“日本有线放送流行榜”，而且在榜上待了一年。“日本有线放送大赏”是由听众打电话至各地有线广播电台点歌，由专人统计，列出每周最受欢迎的前十名排行榜。当年12月，邓丽君继欧阳菲菲之后，成为第二位赢得日本TBS电视台的年度“有线放送大赏”的华人女歌手，同时以《偿还》赢得“年度最受欢迎歌曲奖”，这张唱片销售更创下150万张的纪录。

这一年，邓丽君到英国跟随声乐老师学习换气唱法。邓丽君很用功，好友何俐俐说，有一回打电话给邓丽君，听见她嗓子沙哑，追问之下才知道她犹如拼命三郎，一天练了六七个小时，结果喉咙都出血了。英国老师告诫邓丽君，若沿用以前的唱歌方式，会减损歌喉的寿命，邓丽君听从建议，转变为慵懒随性的唱腔，省略技巧过度运用，加上选择曲风转变，其后邓丽君的歌曲演绎也迈向了新的阶段。

1985年，邓丽君再发行单曲《爱人》。“爱人”在中国话里可以有很多解释，在台湾，爱人就是相恋的人，可以用在男朋友，也可以代表女朋友。在中国大陆，爱人指的是太太或丈夫。但是用在日文，爱人指的是无法见光的“情妇”。

通常在唱日文歌曲时，邓丽君只是先把字音记下来，对歌词中微妙的感觉不见得能立刻正确地掌握，但此时已三十二岁的她，对爱情有了很多经验，非常了解日本人所谓“爱人”的感觉，而且歌曲前半部分有艺术歌曲的味道，后半部分转为流行歌曲的旋律，前后衔接却又不凿斧痕。因此这首单曲推出后，尽管行程紧凑的邓丽君已飞往其他国家，无法立即打歌，但唱片声势惊人，一上市就比前一年的《偿还》更为畅销，在当地的“有线放送排行榜”上连续夺得15周冠军。

已很少拍片的邓丽君，还接受日本TBS电视台邀请拍了一出电视剧《看到孩子们哪》，并在剧中让她唱当红的《爱人》。

1 9 5 3 - 1 9 9 5



1984年7月 以歌曲《つぐない》获“全日本有线放送年中大赏”

“红白歌唱对抗赛”是日本NHK电视台主办的年度歌唱比赛节目，在日本歌坛有极高地位。在1986年之前，该节目最高收视率曾达到81.4%，最低也有69.7%，平均收视率约71%。日本其他民营电视台每到“红白大赛”时，莫不卯足全力迎战，但只要能抢到6%至7%的收视率就算是成功了。“红白大赛”分成男生队和女生队对抗，虽然是竞赛性质，但以团体计分，不看个人成绩，整个节目强调的是热闹气氛，邀请的对象一律是

愛人



1984年 夺下全日本放送大赏后，和作词及作曲者举行庆功宴



当年最受欢迎的歌手。

邓丽君在日本发展多年，尽管得到许多荣誉，却从未进入“红白对抗”。由于《爱人》雄踞排行榜榜首已达15周之久，年度销售量也突破150万张，媒体因此不断猜测，邓丽君很可能成为“红白”的受邀对象。果真于1985年12月2日，邓丽君接获唱片公司通知，确定入选为当年20名受邀歌手之一。邓丽君是“红白大赛”史上第五位受邀的外国艺人，也是第四名打入“红白”的华人歌手。在此之前，欧阳菲菲、翁倩玉和陈美龄均曾受邀。当天

1985年11月15日于日本东京NHK大会堂举行个人大型演唱会



沉浸在粉红色的朦胧的印象中遐思。这是1990年拍下的照片。此时的邓丽君洋溢着成熟女人的风情

她即兴奋地打国际电话回家报佳音，并开心地告诉记者，“这次可以放心地嫁人了”。

邓长禧表示，“红白大赛”的收视率高，评选资格很严，虽然邓丽君一直未打入“红白”，但她并没有将之视为非得不可的目标。以当时的成绩，邓长禧认为，入选“红白大赛”“只是锦上添花而已”，反倒是1974年赢得的“歌唱新人赏”对邓丽君的激励非常大，因为这证明在排外的日本歌坛，她也能打下一片天。

1985年12月31日，第36届“红白歌唱大赛”，邓丽君被安排在第3位出场。众人引颈期盼下，邓丽君身穿白色旗袍与众星亮相。演唱歌曲《爱人》时，她改穿桃红色露肩古装长裙，围上纱质披肩，将头发往后梳，留了长辫子，插了头饰，演唱结束，她还用中文向观众道“谢谢”。

这场众人瞩目的表演，原本想透过弟弟邓长禧安排在“台视”春节特别节目《春之声》中播出，但当时台湾对日语节目仍未解禁，“新闻局”广电处立刻搬出“广电法规”和政策，要求“台视”除非将邓丽君唱日语歌的片段消音，改以旁白介绍表演状况，否则碍难照准。

1986年，继《偿还》和《爱人》之后，邓丽君以《时光自身畔流逝》（即中文歌词的《我只在乎你》）一曲第三年赢得全日本“有线放送大赏”，缔造“三连霸”纪录，另外还得到日本《读卖新闻》颁发的日元100万元奖金。同年底，邓丽君二度受邀参加第37届“红白大赛”。《时光自身畔流逝》这张唱片销售更是突破200万张。红遍日本大街小巷的邓丽君，此时却有日本相士预言，邓丽君明年仍可能有歌曲大受欢迎，但也有将会退出歌坛的流言围绕身边。

事实上，在事业迈向巅峰之际，邓丽君对事业版图开始有了新看法。由于先前15周年巡回演唱中，她看到许多大陆听众不辞千里远赴香港看她的演唱会，邓丽君对赴大陆开演唱会动了心。1987年之后，虽然她继续穿梭在台湾、日本、香港、美加和法国，但尽量减少商业演出，呈现半退隐状态，媒体报道多以“行踪神秘”形容她。

直到1991年，邓丽君第三度受邀在日本“红白大赛”中演出。媒体传出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1986年10月14 在日本以《時の流れに身をまかせ》(我只在乎你) 获得全日本作曲大赏冠军。与作曲者三木刚在颁奖典礼上演唱



她于演出前公开表示参加“红白”对抗赛代表的是“香港”，这种说法触碰到台湾当局的敏感神经，甚至“华视”跨年晚会《用爱迎接新年》要不要以侧录方式播出“红白大赛”部分内容，也因为这起传闻让“华视”犹豫不决。事隔多年后，邓长禧说，这些传闻应该都是误会，“邓丽君一向强调自己是中国人，也从不否认来自台湾。”



第六章

月亮代表我的心

(1 9 8 8 - 1 9 9 5)

邓丽君为什么未能在大陆开演唱会说法四起。
远赴法国在流言中养息，
老父过世未能赴台参加家祭引发媒介猜测

邓丽君在以《偿还》、《爱人》和《时光自身畔流逝》连续三年蝉连“全日本有线放送大赏”及“日本有线放送大赏”双冠军后，1987年在港台推出《我只在乎你》专辑，而且尝试填写三首歌词。虽然她仍不时出现在港、台、东南亚、美加和法国各地演唱，但鲜少参加商业性活动，大体而言，已呈半退隐状。1988年中她开始定居香港赤柱别墅，已绝少在台湾露面。



香港赤柱，粉饰一新的邓丽君故居外观

由于两岸开放探亲后，人民交流频繁，两岸关系趋于和缓，邓丽君的歌声又早已风靡全中国，邓丽君将在大陆举办演唱会的说法甚嚣尘上。1989年甚至传出日本NHK已筹划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办跨年晚会。事后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证

实，由日本NHK筹划演唱会只是误传，因为日本人关心的是日本市场，不愿触碰政治，但邓丽君在15周年巡回演唱会之后确实兴起在大陆举办不售票户外演唱会的想法。她想以敦煌壁画为背景，结合中国古典四大美

中央电视台发给邓丽君的邀请函



中央电视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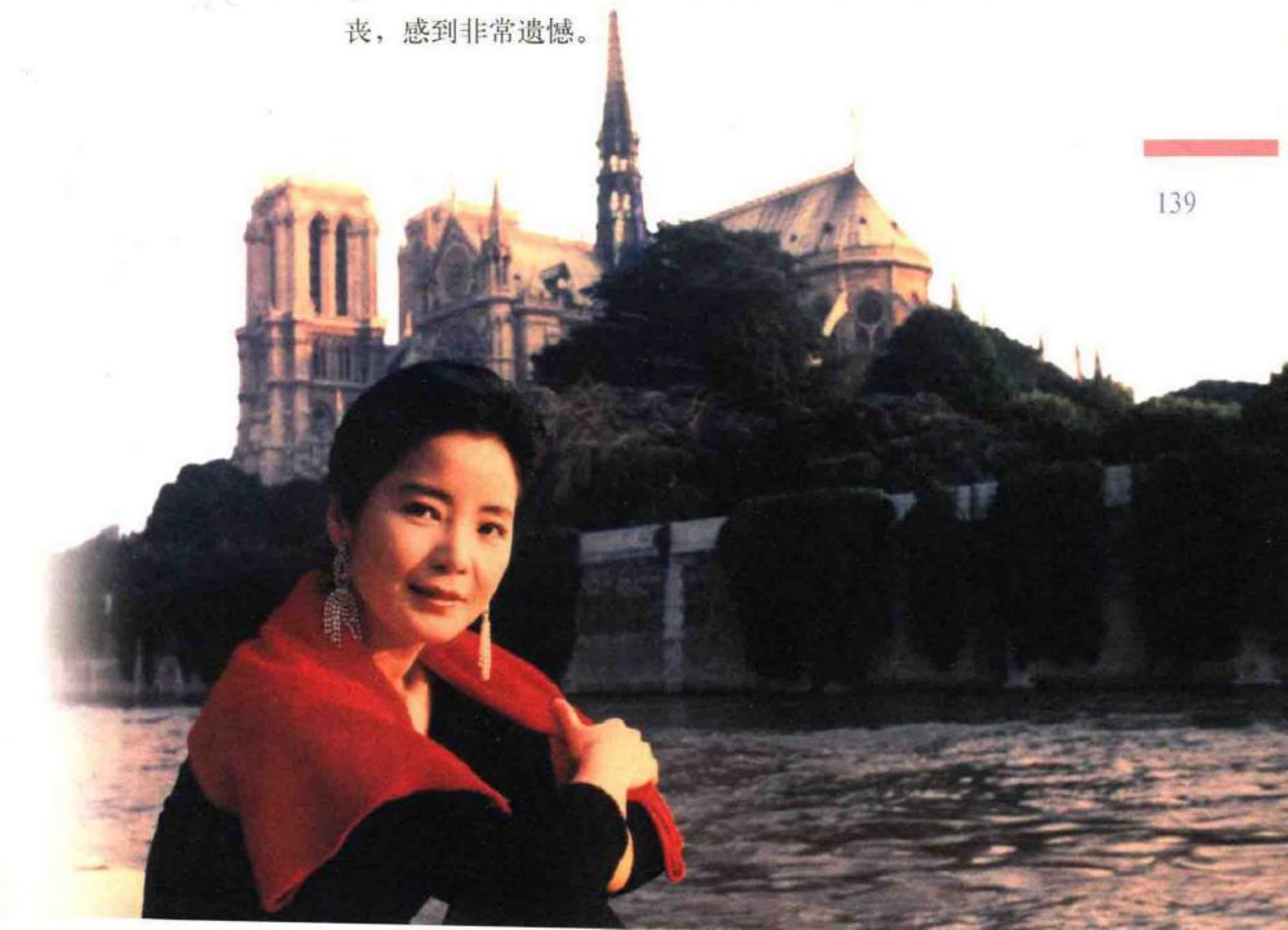
邓丽君小姐
为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传递两岸同胞的骨肉深情，表达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祖国的繁荣、昌盛，继“第三届海峡之声音乐会”之后，于今年中秋节之际九月二十三日及九月二十五日由全国台联、中国音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在北京联合举办第四届海峡之声音乐会。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将荟萃一堂，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海峡之声电台实况录像后向全国播出。为此，我们特请您赴北京参加公演及电视录像。您如同意，请将参加演出的曲目四首速告我们，并请自备歌曲伴奏带。赴京演出的往返交通费及北京的食宿费用均由本演出组委会负责。希望得到您的支持，谢谢。

中央电视台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
中国音乐家协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
一九八九年四月四日



女图像，连地点都挑好了，就在天安门广场，但随后又因缘差错，打乱了邓丽君的计划。在天安门广场举办演唱会只是“留”在脑海中的梦想，自此她决心移居法国，在当地购屋置产，减少演唱活动，过起隐居般的生活。

旅法初期，一度传出她在法国病故，又有报道影射她身罹艾滋病，邓丽君有些不快地在日本成田机场召开记者会辟谣。但1990年5月9日邓丽君父亲过世，邓丽君并没有回台参加家祭，流言再起。直到9月初，呈半退休状态的邓丽君突然接受香港无线电视台慈善节目《星光熠熠耀保良》的邀请，自法国返港为这场演出进录音间练唱，并接受香港媒体访问，驳斥那些都是“不负责任的报道”，而且“非常幼稚”。她强调自己的健康情况良好，只是在法国得知父亲去世后，悲伤过度而病倒，因不适合长途飞行，才没有回台奔丧，感到非常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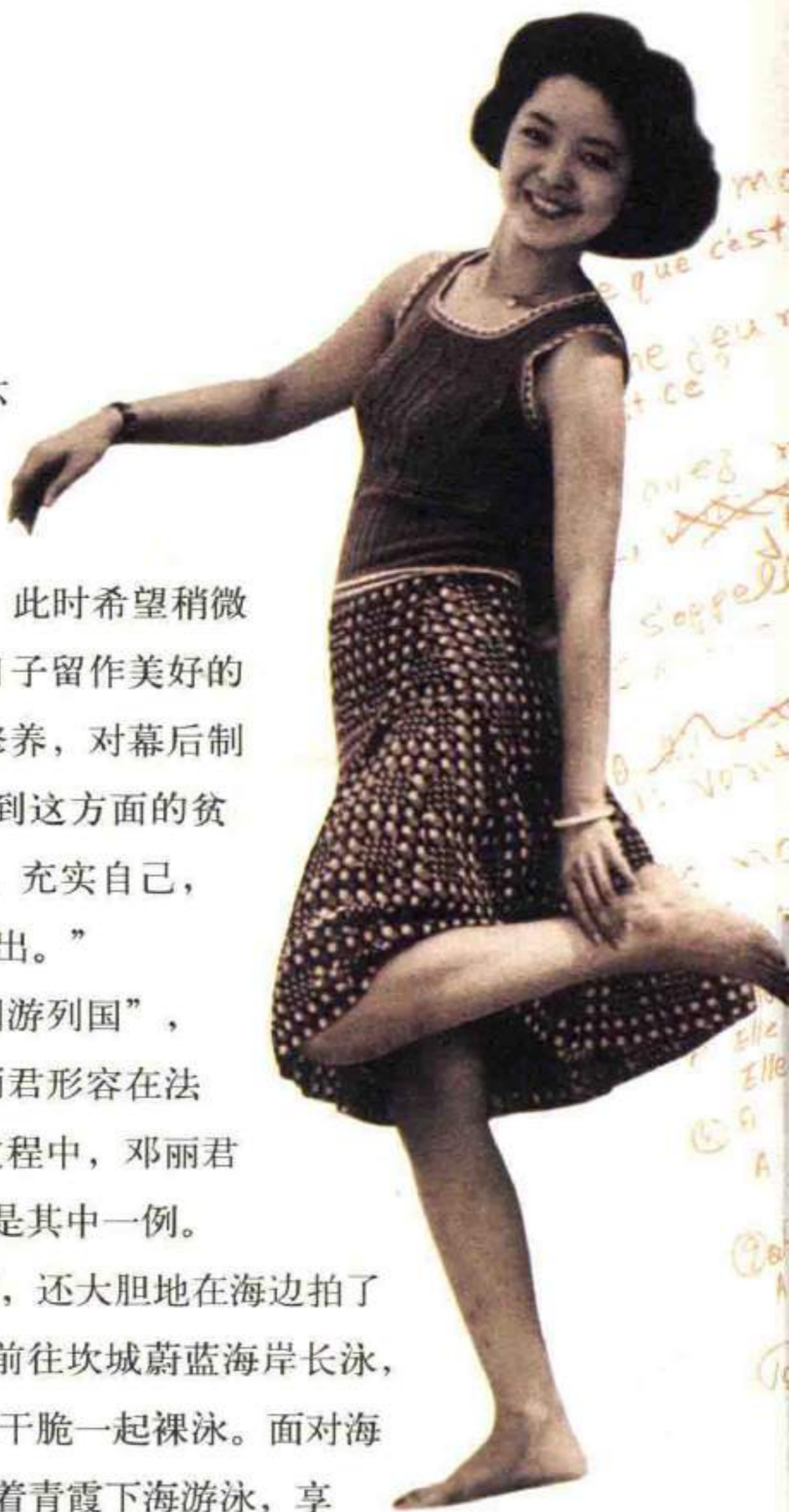


与好友林青霞法国裸泳事件，
三十七岁的邓丽君渴望身心解放

《星光熠熠耀保良》演出后，邓丽君不久即离开香港，飞往英国录制唱片。在港停留期间，邓丽君曾畅谈她对事业、家庭和婚姻的看法：“经过二十多年的演唱，此时希望稍微停下来，过宁静、平淡的生活，把以前的日子留作美好的回忆。”“以前只是唱歌，不懂注重音乐修养，对幕后制作所知有限，直到近年空闲起来，才注意到这方面的贫乏，个人作品不够完美，便希望努力学习，充实自己，追求音乐完美境界，唱片要做到最好才会推出。”

“闲时，学习一下法文，听听音乐，周游列国”，并“试着学点医学，每周游泳三次”。邓丽君形容在法国的生活很快乐。事实上，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邓丽君也逐渐放开自己，偕好友林青霞尝试裸泳就是其中一例。

1989年，林青霞曾与男友秦汉同游法国，还大胆地在海边拍了一组裸照。1990年8月，林青霞又邀邓丽君前往坎城蔚蓝海岸长泳，林青霞说，两人先在海边戏水，接着她建议干脆一起裸泳。面对海边的人潮，邓丽君起先有些犹豫，后来也随着青霞下海游泳，享



受与鱼虾同游的滋味，直到游至人烟较少处，两人才将全身束缚卸下，真正无牵无挂地裸泳起来。事后林青霞回忆这段坎城裸泳经历，她认为，当公众人物十几年，一直在压力、约束下过着没有自我的日子，裸泳让她有

完全解放的感觉，“轻松、自在、快乐极了”。林青霞还请邓丽君为她拍裸泳照片留念，当听到快门的“喀喳”声，真的全然解放。

邓丽君也说，“起初看到别人裸泳，不敢尝试，等跳入海中，才解除全部束缚，顿时感觉无拘无束，自由畅泳”。游完泳回海滩时，也是裸露上身，“坦坦荡荡、轻松自在”。而且回到香港后，邓丽君透露，她也曾在所居住的饭店内裸泳。

此时已三十七岁的邓丽君在谈到自己的感情观时，告诉记者：“我一向重视家庭生活，也考虑过结婚的问题，只是仍未找到理想的结婚对象，而且年纪也未到。”她认为，“适当婚龄应该在四十岁以后”。邓丽君承认，爱情对女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爱情可使女人漂亮和心情好。不过她一再强调，“目前没有爱情滋润，但心情不错”。



经过西方文化洗礼后，有种脱胎换骨的味道，年过四十的她，爱情婚姻观念也已经改变

1991年2月，睽违歌坛年余的邓丽君在日本发行单曲，3月返台赴金门义演，7月又接连在日本、香港等地亮相，并对日本媒体承认有位法国男友，重新获得爱情滋润的邓丽君，似乎又找回活力。此时的她并没有被日本歌迷遗忘，当年底受邀出席第42回日本“红白歌唱战”，这是她第三度加入“红白”。

1992年，邓丽君现身的场合仍以慈善演出为主，6月她先出席巴黎纪念会，演唱《血染的风采》，8月于日本广岛和平音乐祭中演唱，12月推出《难忘的TERESA TENG》专辑，这是她在华人圈推出的最后一张国语专辑。

1993年初春的3月，邓丽君回到台湾，在台中清泉岗举办《永远的情人》义演晚会。这次回台，邓丽君难得地空出时间接受媒体访问。这次谈话



具有相当代表性，因为这是她在半退休之后，第一回不回避台湾媒体，畅谈自己在法国的生活，以及对未来的规划。透过这段访问，歌迷都可感受到充满东方美的邓丽君，经过西方文化洗礼后，有种脱胎换骨的味道；对于婚姻，年过四十的她，更是已经完全放开了。

台湾《联合报》1993年的报道是这样的：

问：这些年在海外，平常的生活怎么安排？

答：我尽可能让自己过得悠闲一

些，到学校上课，学些语文，回到家里就自己做做家事。我也满喜欢医学方面的东西，将来可能会多抽时间去接触。中国的针灸我很感兴趣，我在家里有一套用电来刺激穴道的仪器，不是真的用针去扎，可以照着图表上的穴位，用电去刺激它。

问：这么多年来为什么在台湾除了义演，完全放弃了演唱呢？

答：我出道得早，三岁就上了舞台，六岁开始有正式的演出，所以让自己早点儿休息。这些年来，我已经是半退休状态了，不过我热爱音乐，音乐方面的工作我永远不会放弃，娱乐性的演唱就不去做了。

我在英国、法国、日本都常进录音间，锻炼自己的声乐底子。英国老师给了我一份“功课”，我一个星期起码要自己在家吊四次嗓子。平常也注意基本的嗓子保养，烟不能抽，酒会喝一点，有一段期间我吃全素，现在愿意吃一点鱼和鸡胸肉。

问：你的妆扮几乎完全的自然，难得见到你在台下化妆？

答：我出道早，从前妆化得太多，有时候一化就是好几个小时，现在皮肤过敏，实在不敢再多化妆了。

问：谈谈你的感情生活？

答：（不太好意思地笑着）你们是要问男朋友？很多人呀！

很难说，人是要靠缘分的，婚姻是个很老的制度，现在文明社会，婚姻好像不是很重要的一种形式。古时候的婚姻大概是一个男的把一个女的打昏，然后拖着女的长发，边拖边走回家去（哈哈大笑）。



如果打算生小孩的话，为了给小孩一个安定的家庭生活，结婚才有意义，现在没有想要小孩，婚姻的形式其实是多余的。

我出道太早，现在反而想回到学校多学一点东西，这种情形，如果结婚，对先生、对小孩都不公平。

结婚的事，我想四十岁以后再去考虑吧，我今年才三十九岁，还差一岁（有些自嘲地笑着）。

幽幽谈起过去25年站在舞台上，面对上万名观众的喝彩，歌舞喧哗，落幕后，只有自己啃噬寂寞，邓丽君认为，这种高低起伏的心境与压力，在没有经历前，根本无法体会。现在都使她不再眷恋过去的掌声，不想重回舞台。她否认这称为“职业倦怠”，只是因为过去总是将艺术和娱乐混淆，

“我喜欢音乐，厌倦娱乐的感觉，所以选择隐身幕后的音乐创作工作，不想再去承受那种商业舞台的票房竞争压力”。

已经停止商业演出的邓丽君，在参加香港慈善活动时，都是要求主办单位提供乐团、工作人员的酬劳，以及她自己的食宿和交通，没有收个人酬劳。面对外界关心她的生活时，还要歌迷不要为她的经济问题担心，因为已经奋斗二十多年的她，在日本和香港等地仍有广大的唱片版税或演出录像带的版税收入，这些稳定的收入相当可观，不见得比当红的时候少。反倒是当时台湾的著作权观念薄弱，让邓丽君倾向在日本和香港发表新作，好一段时间鲜少在台出片。



邓丽君私下打扮十分朴素





在香港海滩轻松散步

掬，但半公开地宣布不再从事表演活动，这也是在她过世前，最后一次的非正式访问。

“永远的情人”义演晚会后，1993年5月，邓丽君在日本发行最后一张日文新歌单曲。

1994年6月，对义演情有独钟的邓丽君又回到高雄凤山，参加“永远的黄埔”晚会，这是她最后一次在台湾公开演出。10月，她由法国赴港，与罗大佑合唱歌曲《梅花》，随后转往日本仙台市参加“歌谣义演会”，这是最后一场日本公开表演。11月她为香港亚视主持《今日爱心睇真D》的爱心单元外景，成为她生前最后一次参加媒体节目演出。

1995年春节，在法籍男友保罗陪同下，邓丽君一如往常返台与家人团聚，消息灵通的台湾影剧报《民生报》的记者，在下榻饭店等到她。这次回台，有关邓丽君身体不适的流言再度传出。面对记者，她依旧笑容可





我只在乎你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第七章

十亿个掌声

(1 9 7 0 - 1 9 8 9)

邓丽君终生未能
踏足她身份证上的大陆故土，
但却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种象征。
大陆人对于她的歌声的认同，
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

祖籍河北的邓丽君，因为两岸政治的敏感性，一生也未能踏上她身份证上所登载的故乡。即使如此，她的歌声仍然穿透政治隔阂，风靡整个大陆。甚至在她身后多年，她的歌声依旧是中国现代音乐的象征，更显得弥足珍贵。邓丽君过世后，美国知名的《排行榜》音乐杂志详细报道了邓丽君的故事，文章称赞她的歌声悦耳柔软。



一张宣传照片，在彩纸折叠的灯饰前

7 第七章

十亿个掌声 (1970—1989)

153

邓丽君终生未能
踏足她身份证上的大陆故土，
但却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种象征。
大陆人对于她的歌声的认同，
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

祖籍河北的邓丽君，因为两岸政治的敏感性，一生也未能踏上她身份证上所登载的故乡。即使如此，她的歌声仍然穿透政治隔阂，风靡整个大陆。甚至在她身后多年，她的歌声依旧是中国现代音乐的象征，更显得弥足珍贵。邓丽君过世后，美国知名的《排行榜》音乐杂志详细报道了邓丽君的故事，文章称赞她



无言独上西楼 月如钩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的歌声悦耳柔软。

在大陆被昵称为“小邓”的邓丽君，并未主动将音乐作品推向大陆市场。但随着邓丽君在亚洲的知名度急升，大约在1979年前后，起初是台湾返乡探亲者将邓丽君的盒带带给大陆的亲友，历经十年的动乱，邓丽君软绵绵的歌声很快地占据了大陆众多青年人的心。

那时，听歌带是工余主要的娱乐活动，邓丽君有时温婉、有时高亢，温柔中带有哀伤的声音，感动了很多。老一辈的，听邓丽君软得快要融化的歌声，不由得产生忆旧的情怀；年轻人，听邓丽君时而甜蜜、时而哀伤地唱感情的歌，莫不被她的声音所震撼。大伙儿私下转录，有些单位没有卡式录音机，还得几个人凑着到别的地方听。一传十，十传百。在工厂里，转录的盒带甚至成为交易商品，攒下一天的工资就为了交换一盒邓丽君的录音带。

邓丽君逝世至今已经八年了，或许是唱片界长期以来的不景气，或许是历史的巧合转换已过，邓丽君之后，华语世界的歌手再也没有如邓丽君这样的影响力，横跨亚洲各国，红遍华人世界。乃至于到中国大陆人人耳熟能详的巨星出现，也没有人能像邓丽君般，具有多重而强大的象征意义，在华人的流行文化中占有如此明显的分量与历史地位。

尤其在两岸对峙的时代，邓丽君在步入事业巅峰之际，正好风云际会地遇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结果



1979年4月13日 在加拿大温哥华准备展开巡回演唱

是：邓丽君的曲风、形象，不但是在台湾、香港与日本备受肯定，成为首屈一指的实力派唱将；她的温柔婉约与清新气息，更直接散布到神州大地。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化，邓丽君与她的歌声发挥了启迪人心的功效。

邓丽君遭遇人生挫折，却受到大陆民间热力追捧。

但邓丽君大陆演唱会终成一梦

1979年邓丽君到了美国之后，不但过了一段平静的学校生涯，而且依然受到侨界热烈的欢迎，所到之处无



1975年 与双亲合照

情歌迷在高度关注她的歌声与一举一动。

邓丽君第一次获悉自己走红大陆是很偶然的。在美国，有一天晚上，邓丽君照例出门上课，只有妈妈留在家中看电视，守在电视前的邓妈妈突然看到洛杉矶第五频道新闻节目播出邓丽君的歌声和照片，邓妈妈听不懂英文，只是记得这么一段画面，于是兴奋地转述

不风靡，并且还破天荒地以华人歌星的姿态受邀在美国林肯中心表演。结果是，经过当时许多中国大陆留学生与在美民众的传播，世界各国媒体不但看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更看到了邓丽君的歌声在大陆火速流行起来，蔚为一时潮流，并成为报道焦点。人在美国的邓丽君经过媒体报道与辗转告知才知道，原来在自己从未踏足的中国大陆，有这么多的热



1971年 摄于香港



给女儿听。在此之后的一时之间，邓丽君突然火了起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虽然没有访问到就在洛杉矶的泰丽莎·邓，却是争相刊载有关邓丽君的消息。

1979年之初，在中国大陆这个刚开始迎接改革开放的年代，邓丽君的歌曲由于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与轻



1979年 在美国录音室录音

快的青春感，迅速地抢占了市场，占据了中国青年朋友的心。当时不但在各都市出现贩卖影星照片，尤其是邓丽君照片的摊贩，在南方，邓丽君的录音带更被列为必备的嫁妆之一。几乎是到了有录音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的地步。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都市，随处都能听到邓丽君的歌曲。邓丽君对自己的耕耘能在大陆开花结果，当然相当兴奋，她也不时公开表达自己对大陆歌迷的关怀。

邓丽君在大陆走红后，有相当多的人希望促成她到大陆看看，甚或举行演唱会。尤其大陆方面，也有邓丽君的亲友间接通过很多渠道和邓丽君联络。不过，由于当时两岸情势仍紧张，尤其生活始终不甚富裕的邓丽君家庭，忧心人言可畏，因此邓

丽君并未对此动念，而是继续在美加地区举办演唱会。

邓丽君对自己的歌声能给大陆同胞带来愉悦与温情，她觉得相当高兴，不过她还只是淡淡地表示，“能在大陆走红，我没有什么特殊感觉，我一样是唱给自己同胞听”。



邓丽君坚持要继续多唱些有中国风味、地方色彩，甚至怀旧的歌曲给所有的中国人听，并希望传播到大陆各个角落。至于把她的歌打入“靡靡之音”、“黄色歌曲”之列，邓丽君则是反应淡然，只强调如果真的听她的歌会被罚，“那就别听了吧”！

《何日君再来》引发争讼，
文献考据战成八十年代一个文化事件

邓丽君在八十年代初期，如她所预言的以歌曲与温柔获得中国人的认同：一方面，在连串的大型演唱会之外，她几乎是以最快的速度连续出版了数十张唱片，并一度在1981年，只在香港一地一年内出版的五张唱片

均获得“白金唱片”荣衔，创下歌坛纪录；同时她也加紧演绎、呈现小调与中国诗词的歌曲，并在1983年录制了以唐宋诗词为主的著名专辑——《淡淡幽情》，把自己的声望与歌艺提升到巅峰。

这段时间也是邓丽君创作与表演的高峰，不但《何日君再来》、《甜蜜蜜》、《小城故事》等歌曲成为华人经典，在华人世界广为流传，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邓丽君的努力更开花结果，屡得大奖，破纪录地三度入选日本“红白歌唱赛”，三度获得日本“全国有线放送大赏”，俨然成为华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巨星，光芒耀眼，从青春的形象蜕变为成熟婉约的中国传统女性。

尤其《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由于邓丽君唱来别具韵味，荡气回肠，不但在港台引发轰动，在日本同样被人





已经爱上了他 总觉得羞答答
想不出好办法 把心里的话告诉他



为何不回头 再望一眼 为何不轻释你的手
你就这样离我远去 留下一份淡淡离愁

传颂不已，乃至于随着改革开放风潮，传遍了神州大地。邓丽君吟唱的“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又何待”，以及歌曲中的一声轻叹，不但不知风靡了多少中国人，更成为流行音乐中的经典。

但是《何日君再来》这首描写旧时代上海繁华的歌曲，因为日本同样传颂，被以讹传讹，于是有人以为是描写日本皇军出征的歌曲，所以遭到严格批判，并被冠以“靡靡之音”的称号。

不过在一轮激辩后，虽然仍然有一些人对《何日君再来》的调调不甚满意，认为依旧有“靡靡之音”的嫌疑，同时歌曲中提倡“及时行乐”的联想，对精神文明有不健康的影响，但是，关于这首歌曲的来源，则被查出应该是出于1939年，是当时香港大地影业拍摄的电影《孤岛天堂》的插曲。

原来《何日君再来》这首歌的曲作者是知名作家刘雪庵，电影《孤岛天堂》的内容则是描写一群上海抗日青年，在打击日军特务组织后，准备投奔大后方抗日战线的故事。而《何日君再来》就是这群青年在准备分离时的惜别词。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抗战时期能在电影中唱这首歌，其实别具意义，更隐含沦陷区的中国同胞希望尽早光复、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期盼。

1980年7月27日，《北京晚报》特地报道了电影《孤岛天堂》的女主角黎莉莉与《何日君再来》原曲作者刘雪庵创作的过程，并进行抢救历史、厘清争议真相的工作。这才让真实的史料与这首歌的精神，呈现在全中国人的眼前。



走私邓丽君磁带，成为当时边境一大风潮

其实邓丽君走红于中国大陆的讯息，早就被敏感的各国媒体所掌握，更有西方评论家在改革开放之初在媒体撰文指出，包括《甜蜜蜜》、《何日君再来》等邓丽君的经典金曲，都是以温柔的歌声融化了政治的冷漠与教条，之所以会产生广大的流行风潮，则是因为这些歌曲的内容适应了大陆青年想要寻求梦幻的浪漫情怀。



在邓丽君的歌声被查禁之后，边境上夹带、偷渡、走私邓丽君录音带的消息不断，这些不但证明了邓丽君的魅力，并且也被外国媒体形容成“中国青年宁愿缩衣节食，也希望听到邓丽君婉约温柔的歌声”。邓丽君的歌曲在中国大陆黑市盛行，已经产生了激烈冲击。

1984年，邓丽君举办了多场全亚洲瞩目并且屡创纪录的大型个人音乐会，声望达到历史巅峰。《纽约时报》与BBC驻北京记者，也借着邓丽君在台北举办演唱生涯15周年演



任时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唱会的机会，专访了邓丽君，并将邓丽君的成就传达给全世界。邓丽君在访问中除强调台北演唱会全场实况将对大陆进行短波的现场直播外，更表达了对大陆同胞无限的慰问与关怀。

《纽约时报》以将近四分之一版面介绍了邓丽君的卓越表现以及在中国大陆的影响。文章除提及中国边境地区出现走私邓丽君录音带的风潮，还指出，走私进入大陆的邓丽君录音带数量相当多。

至于合众国际社则报道，邓丽君的歌声即使在西藏都受到欢迎，一些藏民以将近三块美金的代价，购买邓丽君的翻版录音带，而这个金额几乎是一般人半个月的生活费。报道中还提及，大陆人民对邓丽君的歌声耳熟能详，香港一些录音带制作商，还特地大量翻版邓丽君歌曲到大陆贩卖。

1986年，邓丽君被美国《时代》周刊列为“世界七大女歌星”之一，更是华人歌星所获得的最高称誉。《时代》周刊的报道中指出，邓丽君的歌声散布在华人世界，她天真无邪的嗓音，最擅长表达抒情歌曲，所以广受海内外同胞喜爱。



1986年 法国巴黎



第八章

我只在乎你 (50年的爱与怨)

167

外形娇柔，但实际上十分好强的邓丽君，处在演艺圈的花花世界里，多年来对于真真假假的绯闻，媒体怎么报道，旁人怎么解读，她从来不承认也不否认。

早年有人逼急了，她会随口说某某某是她的初恋，或者谈谈她心目中理想的白马王子典型。由于追求者众，邓丽君也多次表示不排斥婚姻，情归何处总是歌迷间谈论的话题。

随着年龄增长，应对越来越纯熟，面对传媒追问，有时她笑眯眯地要别人自己猜，不管猜得对或不对，也不否认。但她从未公开是否有男友，直到认识郭孔丞，邓丽君才破天荒地松口，他正是那位真命天子，而且是她“婚姻考虑的对象”。



在郭孔丞之前，最为歌迷好奇的是与成龙的神秘恋情，武打片金童与歌坛玉女最后不欢而散，更成为影剧圈头条绯闻。1998年成龙英文版自传《我是成龙——我在动作片里的人生》出版，在书中成龙自述，与邓丽君交往时，他正当红，迷失了自己，出入常带着“成家班”的兄弟们，就连和邓丽君约会都有一帮兄弟陪着。在兄弟面前，他常不自觉地摆出“大男人”的模样。最后邓丽君忍无可忍，要他做选择。他为了面子，选了兄弟，邓丽君才与他分手。直到多年后，邓丽君气消了，两人又成了知心朋友。

将这些年大大小小关于邓丽君的情史，对照五弟邓长禧的说法，



愁堆解笑眉 泪洒相思带



我展开一双翅膀 背驮着一个希望
飞过那陌生的城池 去到我向往的地方

特别是早年在东南亚传出有关邓丽君的恋情，其实多半是捕风捉影而已，惟一一件让她认真的，就只有论及婚嫁的香格里拉集团董事长郭孔丞而已。

对邓丽君而言，东南亚不仅是将她推上华人首席女歌手的第一步，这里还差点儿成为她的一生的归宿，几次广受华人圈知晓的恋爱故事，至今仍在老一辈的华人间传颂，惟一一次论及婚嫁的对象郭孔丞，是早年移民马来西亚的华侨子弟。这段感情在最后关头踩了刹车，让邓丽君受伤极大，对感情向来三缄其口的她，此后对感情之事更低调，甚至后来的她，为追求平淡恬静的生活，意外地情归于平凡的法国籍年轻男友保罗。

十八岁的恋情：

自认的初恋对象——林振发
与永远停留在友情阶段的朱坚，
均在相识不久后身亡，
邓自叹命运不公，情途多难

据邓丽君自己接受访问所述，她的初恋在十八岁，对象是大马青年企业家林振发。林振发是马来西亚万字票王林水成的侄儿，比邓丽君年长八岁。据说，1971年她在“五月花大酒楼”登台时，两人因朋友的介绍而认识。

当时邓丽君迷上骑马，林振发正好是不错的业余骑





师。林对她体贴入微，林振发每天邀她打球、游泳，排满了各种休闲活动，还亲自陪着她吃爱吃的福建面、怡保河粉和鸡脚。邓丽君有应酬，他一定相伴左右。在邓丽君登台期间，林振发每天包下前三排座位，请亲友到场捧场，这种热烈追求方式，很快地赢得芳心。

林家虽是名门望族，但家人都很支持林振发与邓丽君交往，竭诚招待她。由于当时邓丽君还只有十八岁，为了照顾她，每回到东南亚邓妈妈总是跟着女儿南飞。因邓妈妈也认为林振发老实、可靠，因此在邓丽君登台期间，林家就是邓丽君的休憩地。当时媒体报道，两人的感情突飞猛进，一度达到论及婚嫁的阶段，而且“邓丽君可能在三年内嫁作林家媳妇”。

两年后，1973年，日本宝丽多公司与邓丽君签约，邓丽君毅然将事业重心转往日本，而林振发则继续留在新加坡拓展业务，两人虽然保持联系，但聚少离多。在时间和空间的考验下，所谓的婚事也就搁下了。未料于几年后，林振发突然传出心脏病猝发逝于新加坡，当时他不过三十多岁。

林振发猝逝的消息，邓丽君很快就知道了，当时她正在高雄演唱，无法立即抽身，连他的最后一面也错过



了。林振发的葬礼过后，邓丽君由密友陪同，两度前往位于吉隆坡附近的墓园祭拜，据说是“伤心地哭倒在墓碑前，久久不能自己”。

这段佳缘最后仍无疾而终，有人说是因为邓丽君当时事业心重，耽误了姻缘，也有人说是两人有缘无分，但也许两者皆否。

在认识林振发的同时，邓丽君与朱坚的关系也经常被外界着墨。朱坚也是商界人士，为新加坡知名的夜总会“繁华世界”的经理。当时年仅十八九岁的邓丽君只要到新加坡，一定要与好友朱坚碰面。不仅邓丽君与朱坚十分谈得来，星妈兼经纪人的邓妈妈通常会陪着女儿去看朱坚，而且邓妈妈对朱坚的印象也不错。母女俩经常出入朱家。只是当时邓丽君年纪还轻，两人似乎仍停留在友情阶段，双方并没有进一步的承诺。

1972年6月16日，朱坚因为到台湾接洽业务，正好邓丽君在香港演出，朱坚决定当天特地绕道香港探望她。朱坚在前一天还打电话给邓丽君，邓丽君高兴地告诉他一定会去接机，还要一起吃饭。不料朱坚搭乘的班机在越南上空爆炸，原本高高兴兴在机场等候的邓丽君突然接获噩耗，整整哭了三天三夜，一个星期无法登台。

两位与邓丽君相恋者，均先后告别人世。从另一方面也印证了邓丽君情途坎坷，命运多难的红粉之命。

邓丽君在东南亚，还有其他由媒体捕风捉影的恋情，但从未获得她亲口证实。根据新加坡《联合晚报》的报道，七十年代，还不满二十岁的邓丽君曾先后与新加坡年轻的医师和律师交往。这名医师据称是推动义演活动委员会的委员，由于邓丽君经常参加义演，两人常有机会碰面，就这么谈起恋爱，但受阻于男方家人反对，两人没有进一步发展。不久之后，邓丽君又在新加坡认识一名律师，他



1974年9月 摄于台北北投的自宅房间中

经常教她英语，日久生情，但这次换成邓丽君的家长有意见，邓丽君只有放弃感情，继续投入演唱。据称，邓丽君与大马企业家林振发的交往，还是发生在与新加坡律师分手之后。

虽然邓丽君自称林振发是她的初恋，但邓长禧认为，“那只是我姐为应付媒体的说法”。只比邓丽君小一岁的邓长禧说，邓丽君十四岁就步入歌坛，妈妈都陪在身边，加上当年海外事业刚起飞，在东南亚的表演又是以秀场为主，不仅要赶场，每个地方顶多待两个星期，

“哪有时间谈恋爱？”

邓长禧表示，据他印象所及，“林振发外形忠厚，但长相不佳，妈妈常说他很老实，但以姐姐才十八九岁的年纪，不太可能会喜欢这种类型”。他说，姐姐与林振发的交情好，只可惜后来林英年早逝。至于朱坚，尽管媒体的报道言之凿凿，邓长禧说，“从来没听过姐姐提过这个人”。

二十至二十一岁的恋情： 在日本唯一的绯闻——森进一

据邓丽君过去接受媒体访问时所说，她有很多次刻骨铭心的感情，而且每一次都很投入。“爱情多一点也不怕”是她对爱神经常降临的看法，也可看出她浪漫、感性的一面。

但在转战日本歌坛期间，邓丽君可说将全部心力放在歌唱技巧的突破以及事业规划上，尽管歌声响彻日空，日本仍然是她所待过的最不浪漫的地方。多年来，她仅与日本红歌星森进一传出短暂恋情，而且时间不过两三个月。

当时媒体报道，分手的原因与文化差异有关，因为森进一的日



1976年4月 首次赴印尼登台演唱



痴心一片 得来愁绪点点
爱意绵绵 换得肝肠寸断 断肠人无语问苍天

本大男人观念让邓丽君很不能接受，尤其是森进一希望她结婚后退出歌坛、专心当家庭主妇的说法，让当时一心寻求歌唱事业更上一层楼的邓丽君断然斩断情丝。

不过，与邓丽君感情最好的弟弟邓长禧推翻了这则传言。邓长禧说，邓丽君从来不喜欢日本男人，只是她与森进一同属“渡边”经纪公司旗下的艺人，两人几乎是同期进入日本歌坛，经纪公司想要将两人塑造成“金童玉女”的感觉，一位是King，一位是Queen，才常常将两人扯在一起。绯闻？邓长禧说：“这完全是经纪公司的宣传手法。”

虽然有不少日本男孩追求她，但邓丽君总觉得他们的态度还不够诚恳，无法接纳他们的感情。她曾说过，“我忍受不了日本人的作风，在日本我虽有了名气，工作时，还是能感受到他们的排斥。”而且有时她看着日本人，脑子里就会不由得想起“南京大屠杀”、“八年抗战”等历史课本上的描述，根深蒂固的教育，让邓丽君说什么也不愿交个日本男友。

即使绯闻是假，但森进一与邓丽君的私交还是不错。在邓丽君猝逝的噩耗传到日本后，日本电视台访问



1977年11月 穿和服在日本剧场公演



森进一，森进一显得相当伤心，哽咽地表示，“邓丽君曾经说过要在四十二岁嫁人，但这个心愿永远也无法实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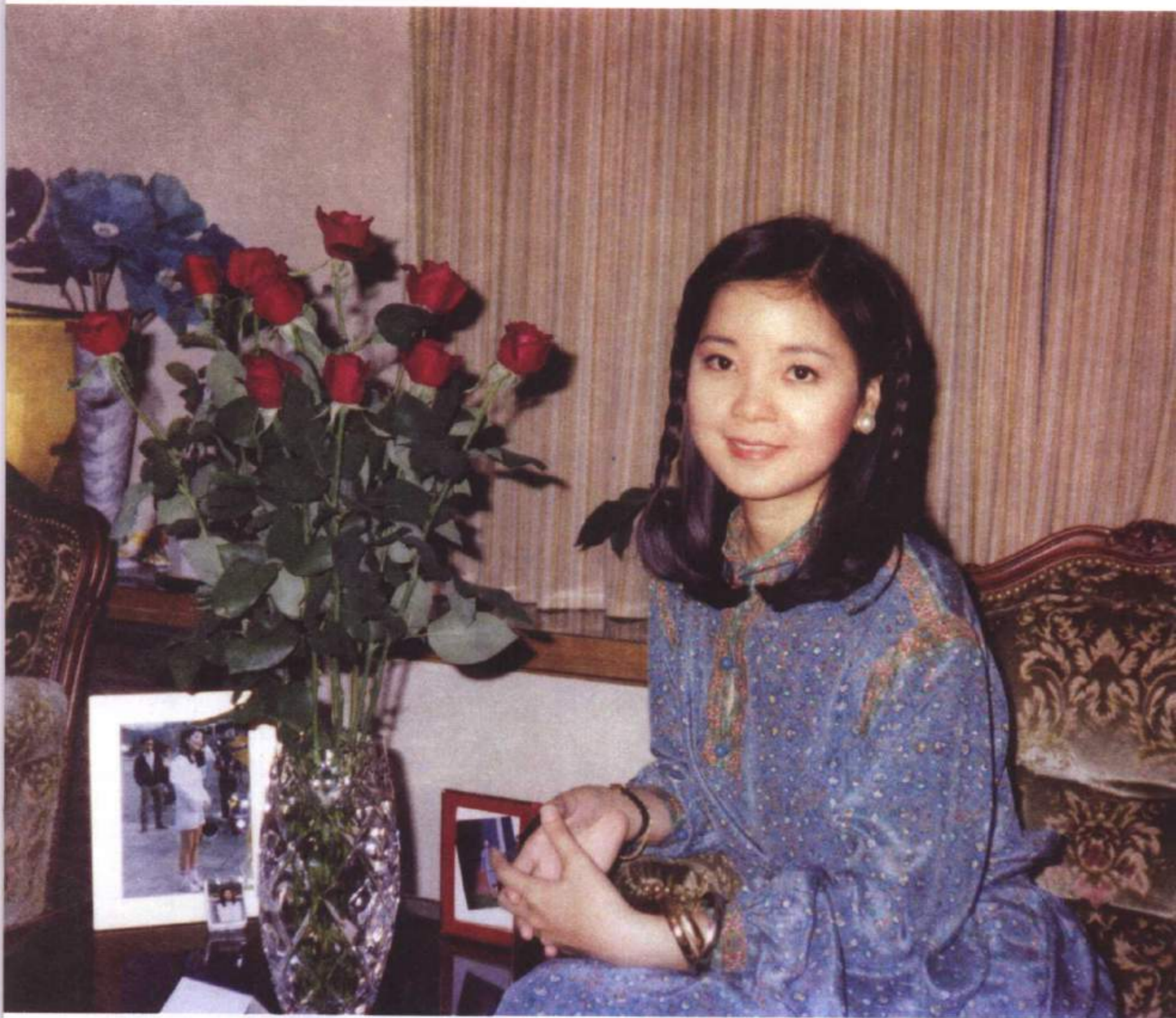
二十五岁的恋情：
与琼瑶电影的最佳男主角
秦祥林恋爱几成迷局

在台湾，曾经与邓丽君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男星不少，包括雷成功、秦汉和秦祥林等。1978年春节前后，电影圈传出邓丽君与秦祥林拍拖的新闻后，一路炒得沸沸扬扬，原因在于秦祥林刚离婚，更重要的是，当时他还被指在追求另一影坛巨星林青霞。

七十年代，初出茅庐的琼瑶“二厅式”（台湾戏称琼瑶电影最常出现的两个场景是客厅和餐厅）电影在台湾掀起一阵疯狂，当红男女主角有“二秦二林”之称，“二林”是林凤娇和林青霞，“二秦”则是秦汉与秦祥林。其中“二秦”与林青霞都曾先后传出绯闻，并一度论及婚嫁。

1978年农历大年初二，秦祥林与元配、同样也是电影明星的萧芳芳以个性不合为由办妥离婚，当他在大过年找到在香港的萧芳芳时，萧芳芳还幽默地问他：“急什么？有对象了吗？”同年3月，台湾媒体报道，一名





1978年5月5日 摄于日本原宿自宅中

影迷在罗马看见秦祥林与邓丽君携手享受“罗马假期”，这名影迷还上前要求与两人合照，但秦祥林客气地拒绝了。日本媒体更报道两人已在国外秘密结婚。

甚至有媒体发现，“查理”秦祥林年初生病住院时，医院的账单中有大笔电话费，而且都是台北与东京之



间，时间多半在台北午夜两点，越洋电话费比住院费用还高。于是“查理又恋爱了”的消息甚嚣尘上，女主角则不得不指向旅日的“泰丽莎·邓”。

两人新闻炒得最热时，台湾的《联合报》报道，秦祥林与邓丽君在结束罗马假期后，又转往美国见了秦祥林的父亲、哥哥和弟弟，而秦祥林的母亲当时已过世。同属联合报系的《美国世界日报》则报道，“3月17日他们从巴黎飞抵纽约，这段时期，两人行踪很保密，除


了秦祥林让居住纽约的家人和他电影界的老朋友鹿瑜知道外，没有和任何人接触。”

起初，秦祥林与邓丽君对这段感情都矢口否认。面对外界的追问，邓丽君搬出林青霞指证，两个人会认识还是林青霞带他来探班，“不信，青霞可以作证”。秦祥林也没有对好友鹿瑜说出恋情。秦祥林曾对朋友透露，在女方没有公开承认前，他奉命逢人就说“没有”。但秦祥林从不隐瞒对邓丽君的好感，他常对朋友说，“邓丽君对我太好了。”

4月5日晚上，结束美国之行的秦祥林独自搭机返台，他告诉守候在机场的记者：“我和邓丽君在罗马碰面后就分手了，她现在在日



Handwritten Japanese notes in red ink: 皆さん方に大変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またファンばいばい。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七日。台湾に帰る。の皆さんに。たいへんお世話。が。せ。し。ま。し。た。ま。た。フ。ァ。ン。ば。い。ば。い。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七日。台湾に帰る。



1978年7月20日 在东京川崎
产业文化会馆举行个人演唱会



珠宝遮不住的优雅风姿

本演唱，我们没有一道儿去美国。”“恋爱？没有没有！”以查理过去面对绯闻总是不承认、不否认的态度，这次他千方百计保密的反常作风，反而让很多朋友推测，这回他是认真的。

这个谜题让大家猜了好一阵子，但隔了半个多月，秦祥林终于公开他和她的恋情。他说：“开始时，是我追邓丽君。”秦祥林说，他喜欢邓丽君的纯真，以及认真工作的态度。他称赞邓丽君做人处世有原则、有见解。先

前之所以不公开，主要是邓不希望私生活变成新闻，他怕对方不高兴，所以否认。

但诡诞的是，同年8月31日，长期在日本发展的邓丽君回到台湾探亲，难得地在台停留两个星期，媒体当然不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在机场就紧追着她问与秦是否在热恋中？她避而不答，只说以免越描越黑。

邓丽君的父亲邓枢也出面帮女儿挡住媒体的纠缠。他说，以前邓丽君在高雄演唱时，正好秦祥林也在附近拍片，两人见过一次面，连话都没说过。所谓的两人的罗马假期，邓枢坚称，完全是巧遇，没

有事先约好，仅由当地一位秦太太邀请，大家在一起吃过两次饭，如此而已。

在家休息了几天，9月9日，邓丽君安排到台中为新专辑出外景。一听到台中，让人不得不直觉联想到秦祥林也正好在台中的成功岭上拍片。“哦？还真巧，但是他忙他的，我忙我的。”面对记者的关切，邓丽君还是一贯不承认的态度，笑笑地带过这个话题。

邓的好友张玉玲也曾“审问”过邓丽君究竟是怎么回事？邓仍告诉好友：“大概只有秦祥林心里明白，我的心里明白，哪有那回事嘛！”既然当事人这么坚决地否认，张玉玲信了她的话，还热心地趁着邓回台期间，帮她安排“相亲”，只不过男方一见面也是问她：“不是有了秦祥林吗？”“我真想好好地交个男朋友！”在台中忙碌的工作之余，邓丽君云淡风轻地说出她的心愿，似乎

1978年7月20日 在东京川崎产业文化会馆举行个人演唱会





在暗示着她和他的情缘已走到尽头。

9月14日，邓丽君在“台视”录制个人专辑，秦祥林也出现在“台视”摄影棚，话题再度燃烧。秦祥林说，他是到台视谈事情，“正巧”碰上邓在录像；邓丽君则对秦突然出现显得紧张又羞涩，一直说她完全没想到。这次见面的时间很短，邓一直在摄影棚内，秦祥林则在摄影棚只停留了一会儿，离开前还到休息室问候了邓的母亲。

事后邓父对两人在“台视”见面之事提出解释，强调只是“巧合”。邓枢还透露，“两人要谈婚姻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为他反对女儿嫁给影剧圈的人，“尤其是秦祥林实在难给人安全感”。邓枢解释，女儿大了难免有异性的追求和交往，但他相信，父母的意见与指导，邓丽君会接受。

问到邓丽君，她说一切要看缘分，甚至放出“烟雾弹”表示，其实喜欢的是秦汉型的男孩子。而摆荡在邓丽君和林青霞之间的秦祥林这期间则对外表示，由于林青霞和赵宁（七十年代台湾知名学者兼作家）交往密切，他感到颇痛苦，体重也一直往下掉。秦祥林与邓丽君的真假未明的恋情在邓父的反对下，大约只维持半年即画上句点，而且在一年多之后，秦祥林即与林青霞订婚。

在邓丽君过世后，有记者找到定居洛杉矶的秦祥林。回忆起往



在东京川崎产业文化会馆个人演唱会上，邓丽君尝试新的造型

事，秦祥林说，两人第一次有接触，是在他三十岁那年，电影事业正高峰时，因为整天拍戏、工作，结果胆结石住院开刀，当时他情绪极低落，觉得“人生无趣”。而邓丽君透过好友送了一束花和自己唱的录音带给他，“那一个月里，我反复听她的歌，感触特别深，我甚至能感受到她的心意。”

邓家人也不否认邓丽君曾和秦祥林有过交往，不过分手的原因，家人不认为与长辈的意见有关，她的五弟邓长禧接受笔者访问时说，“当时台湾演艺圈的风气不是很好，但爸妈并没有因此反对姐姐与演艺界人士交往。”他认为，“姐姐是很聪明的……（想了一会儿）都可以交交看嘛！”

二十六至二十七岁的恋情：
他乡遇故知，与成龙神秘相恋的爱与恨。
五弟邓长禧20年后
细诉成龙邓丽君爱恨缘由

成功“打”进好莱坞的当今知名动作片明星成龙，在与台湾电影明星林凤娇结婚前，与邓丽君也有一段感情纠葛，尽管当事人十分低调，但因为双方都是大明星，传媒捕风捉影的报道不少，为当年最为读者津津乐道的影剧圈大事。



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先生



难得的另一面

感情发生的时间大约在1979年底。回顾1978年中，邓丽君结束与电影小生秦祥林真假难辨的恋情，1979年初发生了严重打击她形象的“假护照风波”，台湾和日本都拒绝她入境。当时的邓丽君处于人生中低潮，于是放下一切，转到美国洛杉矶念书。此时事业起飞中的成龙正在洛杉矶拍摄电影《杀手壕》。他乡遇故知，两人就此展开了一段“地下情”。

某个周末，正好是拍戏的空档，从来静不下来的成龙突发奇想，决定去海滩一趟，在海边的人行道上学溜旱冰。从小习武的成龙对运

动有独特的天赋，才几个钟头，就轻松学会溜冰的技巧，随着迪斯科音乐，自由自在地在人行道上溜来溜去。他滑到路旁的点心吧时，身体仍是不由自主地随音乐扭动着，调皮的动作引起吧台旁其他洋人的侧目。成龙突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急忙地用足尖刹车，但是惯性将他的身体往前拉，差点儿甩到一名女孩身上。他忙

着对女孩说“sorry”，女孩却用中文告诉他“没关系”。

在异国听到熟悉的中文，这让当时英文还不溜的成龙很惊讶，一股亲切感顿时浮上心头，他特别仔细看了一眼女孩，黑头发、皮肤白皙，绝对是道道地地的东方人，而且还有点面熟。才几秒钟，他就想通了，她是大名鼎鼎的邓丽君。与以往工作中所见不同的是，她戴着一副墨镜，头发向上挽着，穿着很休闲，但轮廓可是一模一样的。于是成龙脱口喊了邓丽君的名字，这让邓丽君有点紧张，她急忙以食指比着嘴唇，要他小声点，还左张右望地向周围环顾了一圈，确定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时，这才放下心。

正在休养生息的邓丽君，一心在洛杉矶重拾学生生活，过一段难得的平静生活，因此特别担心引起旁人的注目，





好花不常开 好景不常在

于是她拉着成龙走到人较少的海边长椅旁，面朝着大海坐着谈。

其实成龙和曾经传出与邓丽君拍拖的秦祥林是好友，以前邓丽君和成龙曾匆匆照过面，成龙的老家在山东，邓丽君的母亲也是山东人，而且两人同样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前往日本发展，只是平日工作忙，工作属性也不尽相同，因此没什么联络，意外在他乡碰到面，不很熟悉的老朋友因为时间地点的不同，此时显得格外热络。

坐在长椅上，邓丽君也调皮地问他：“你是成龙吗？”两人相视而笑，他说是她的歌迷，她也自称是他的影迷，成龙还提议，“我们可以相互签名”。

“在这里遇见中国人真好”，这是邓丽君告诉成龙的。成龙也这么认为，于是经常约她一起共进晚餐或跳舞，成龙教邓丽君滑冰，邓丽君则帮对唱歌很有兴趣的成龙上声乐课。一个星期后，由于成龙计划转赴圣安多尼奥拍片，两人都有了依依不舍的感觉，但是观念一直很大男人的成龙迟迟不敢说出他对她的感情，直到最后一天在酒店客房前分手时，邓丽君一个轻轻的吻别，让成龙高兴得手舞足蹈，自此，他们很快地跨越友谊，发展成两人的浪漫关系。

后来几周，仍在美国拍戏的成龙经常利用工作之余与邓丽君约会，然而两人在密切的交往中，却渐渐发现彼此的差异，并产生冲





我并没有醉 我只是心儿碎
开放的花蕊 你怎么流泪

突。1998年，在成龙二度赴好莱坞发展——即拍摄《尖峰时刻》（Rush Hour）前，出版的英文自传中提到，“她温柔、聪明、有幽默感、又美丽，她在服装和食品上的鉴赏力令人羡慕，她懂得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用什么饰品……说实话，我配不上她，或至少当时的我配不上她。她是典雅的化身，我却是个没有教化的粗鲁男孩，一心想做个真正的男子汉，说话没有分寸，能走路时却要跑；她总是穿着得体的名牌服装，我却穿着短裤和T恤就上街；她举止得体，礼貌周全，我对权威不屑一顾，常当着饭店经理和服务员的面做鬼脸，把脚放在桌子上。”

两人最直接的冲突是，“她希望和我一个人在一起，而我在公共场合时，不愿没有我那帮小兄弟跟班。我年轻、富有，被名声惯坏了。我爱她，但我更爱自己，没有哪一颗心可以做一仆二主的事。”这是成龙对于两人关系交恶的诠释。

交往一段时间，有一天，邓丽君打电话给成龙，说要来看他，成龙的小兄弟们起哄着，在一旁嘀嘀咕咕地说着大哥的女人就知道打电话来，而大哥就会和她纠缠。大男人心很重的成龙被一班小兄弟们这么一搅和，顿时觉得脸上无光，既然是她说要来，为了展现男子气概，他在电话中告诉女友，“你要来就来吧”。

后来，邓丽君来了，穿了件白色丝绸长裙，手上拿着一个小包包，摇曳着走到成龙身旁，笑咪咪地把他翘



在沙发上的二郎腿放下后，坐下问他，“我们到那间新开张的法国餐厅吃晚饭好不好？”成龙没好气地皱着眉头回答，“你总是到那些地方吃饭，我连菜单也看不懂，根本不知道怎么点菜，也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葡萄酒。”一心期待的浪漫约会却换来成龙冷冷的答案，邓丽君意外之余，似乎有点受伤，看到女友的神情，成龙也觉得自已说得太重了，于是软下心说，“好吧，那就叫小兄弟们一块儿去。”但这可真的惹火了邓丽君。

难得大声说话的邓丽君气得提高分贝问成龙，“你说什么？”“叫上我的小兄弟们。”“我们单独去！”“你什么意思，他们不去我也不去。”邓丽君难过地问他：“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晚上，难道你不想单独出去吗？”“我们可以吃完饭再单独一起。吃饭为什么要单独一起？吃饭要隐私吗？”看到成龙的态度，邓丽君的心凉了大半，她茫然地看着成龙，决定摊牌，“要么他们，要么我。你想和他们一起吃饭，我就走了。”邓丽君起身告诉成龙。

年轻、爱耍大哥架势的成龙，很气邓丽君居然在小兄弟面前这么给他难堪。于是他把刚放下的脚，重新搁回因为她站起来而腾出



的空位上，“再见”，成龙自觉很帅地回答她。邓丽君气得头也不回地走了。成龙有点后悔，小声叫了她的名字，但邓丽君不知道是气极了没听见，还是根本不想回答，总之她没有理会。成龙有点急，但又拉不下面子，只好假装冷静的样子，看着她离去的背影，等她回心转意。

两人这番口角，让本来在一旁喧闹着玩牌的成家班兄弟们也觉得不妙，大家停下玩牌，一声也不敢吭，空气好像突然凝结了。此时一位小兄弟打破沉寂，“大哥，你怎么不送她上电梯！”

一心维持大哥形象的成龙，终于找到了台阶下，但他还只是点点头，慢慢起身，朝楼梯方向走去。不过走道上空的，电梯门也紧闭着，于是成龙飞快地从十楼高的楼梯跑下楼去，追到大堂仍然没有看见邓丽君的身影，他又朝大门方向冲过去，一推开旋转门，正巧邓丽君一脚跨进在门外的黑色轿车，他气喘吁吁地大声喊她的名字，她还是没有理他，关了车门，车子呼的一声扬长而去。

晚上，等一帮小兄弟回房间休息后，惦记着女友的成龙急忙打电话给她，求她原谅，不过邓丽君是真的生气了，她告诉成龙，“你有什么好难过的？现在你有小兄弟，不需要我了，我也不需要你。你干脆嫁给你的兄弟算了。”在气头上的她不肯原谅成龙，挂上了电话。两人就此分手。

事隔多年，在自传里，成龙回忆这段被甩的过程，他认为是“自找的”。他提到自己从来不曾对邓丽君说出自己的真实感情，“我当时不懂得怎样对待她或任何女人，我对爱情毫无经验，我又有这么大的压力，要去向我的影迷们、向香港影视界、向全世界证实，我是一个大男子汉。”



两人从恋爱到分手，时间大约两年，但当时双方对彼此的关系守口如瓶。恋情不能公开的原因主要与事业有关。男女双方在日本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邓丽君已是巨星级人物，而成龙则初崭露头角，成为日本影迷心中的武打偶像。两人动辄引起媒体注目，自然不能轻举妄动，而且如果一举动暴露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对刚交往的恋人也是不利的。更麻烦的是，先前成龙才小小传出花边新闻，日本立刻有疯狂影迷跳楼自杀抗议，让成龙心理负担极大，惟恐又有消息刺激影迷，所以他对感情之事也不得不保密处理。

那段时期的邓丽君对外都称成龙是秦祥林的好朋友，在洛杉矶碰到了，所以招呼他。她还大方地告诉媒体，曾为成龙煲了绿豆汤，说这话的时候，一副没什么大不了的神情。

1980年9月，第一次挑战西方市场的成龙，终于将新作《杀手壕》推进美国旧金山上映，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邓丽君放下即将在10月举行的个人演唱会准备工作，专程由洛杉矶赶到旧金山捧场。“中央社”形容，这“令成龙高兴得睁不开眼睛”。

邓丽君与成龙交往期间，邓丽君终于摆脱“假护



想不到才相见 别离又在明天
这一回你去了 几时来 难道又三年



1982年2月 在新加坡登台演唱



照”阴影，重新在事业上冲刺，但也因为两人都忙于事业，还常为了谁应该抽空探谁的班而愠气。尤其是成龙，根据周围朋友的观察以及他自己所述，因为他将心全放在电影事业上，甚至成家班的兄弟也比女友重要，种下两人分手的导火线。后来成龙决定与林凤娇结婚时，还很不浪漫地告诉阿娇，他是拍电影第一、师兄弟第二，老婆只能排在第三名。

曾到美国陪伴姐姐的邓长禧回忆20年前的往事说：“在海外遇到中国人会有亲切感，感觉特别珍贵，我姐会



1981年香港无线电视台举办金唱片颁奖典礼，成龙亲颁奖座

和成龙交往是很自然的。”他又说，但两人的工作都很忙，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后来就淡了。怎么分手的？邓长禧说，“没有特别印象，但似乎没有太大的不愉快。”

两人分手后，好一段时间断了联系，直到1981年8月香港无线电视台举行“金唱片”颁奖典礼，大会安排成龙颁奖给邓丽君，事前瞒着两人，彩排时又有记者问起她和成龙的恋情，典礼上就发生邓丽君泪洒舞台，不愿亲手从成龙手中接下奖座

的画面。最后还是舞者穿梭期间，才暂时化解了尴尬。这场金奖风波自然又引起众人议论。

两天后，邓丽君淡淡地告诉记者，在“假护照”事件后同时拿到五张白金唱片，特别百感交集，才会不自觉地流下泪来，并不是因为谁。她还不忘解释，颁奖典礼上的气氛很好。

对于邓丽君与成龙“交恶”的说法，邓长禧不这么认为。他说，邓丽君之所以不愿接受成龙颁奖，主要是大会事前没有告诉邓丽君有这样的安排，邓丽君临场知道了，认为成龙是演员，不是歌手，根本不应该当颁奖人，主办单位这么做只是为了“效果”，所以感到不高兴，与成龙的私人感情无关。

邓丽君对于成龙颁奖给她感到不悦是真，至于造成她泪洒舞台，则“另有隐情”。

此时邓丽君已经和另一名商界人士开始交往，香港金唱片大会那一晚，邓丽君身边有位身穿黑色西装、打领结、满脸络腮胡的男士，体贴、温柔地陪她入席，邓丽君向别人介绍，“他是跟我从日本来的”。男士很有礼貌地向大家点点头，未发一语，大家也真的以为他是日本人。事实上，他就是邓丽君的“真命天子”——新马糖王、香格里拉大酒店执行董事郭孔丞。

“五白金”荣耀集一身，台下又有男友甜蜜陪伴，本来应该是最幸福的事。但临上台前，邓丽君才知道成龙要颁奖给她，还有大批记者追问她绯闻的事，邓丽君觉得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上了台又有司仪基于节目效果也半开玩笑地问起她感情问题，偏偏典礼是现场实况转播，她担心尴尬，也不希望台下的郭孔丞感到不快，于是决心只在演唱中间，匆匆由成龙手中接过奖座后，又继续唱完歌，

但在百感交集之际，临下台时突然就掉下了眼泪。

事过境迁多年后，成龙不否认两人分手的原因是由爱生怨。在邓丽君去世后，成龙曾对香港的记者谈起她。成龙说，当年自己是个粗心大意的人，不会替别人着想，忽略了一段感情。成龙记得，那时两人在美国时常一起去看日落、拍照。成龙觉得对方高贵而浪漫，自己不够浪漫，还吊儿郎当的，配不上对方。后来他返回香港，这段感情两年后终于经不住考验而结束。成龙剖析，问题出在自己太爱拍片，“没有人可以跟电影来争夺我的心”。

在与邓丽君分手后，成龙一度封闭自己，直到有一天在台湾一位朋友的派对上碰到了文艺电影《小城故事》的女主角林凤娇，由于林凤娇个性好静，成家班的兄弟都很喜欢她，林凤娇与这帮小兄弟的互动也很好，于是就在林凤娇红透半边天之际，成龙决定低调地与阿娇办理结婚手续，林凤娇婚后随即完全退出演艺圈，生下“龙子”陈祖明。林凤娇的缺席，让“二秦二林”时代宣告“三缺一”，称霸台湾电影界约十年之久的琼瑶电影也在此时逐渐走下坡，在此之后，台湾电影经历一段摸索期，寻求新出路。

不过成龙在自传中提到，“她的气量不容得她再对我生气”，几年后他们又成了经常彼此关心的好朋友。分手数年后的某一天，邓丽君突然打了电话给成龙，说到她想在香港选择一个好的健身中心，要他给个主意。“我想，她是想让我知道，她已经原谅了我。从此之后，我们常常通电话，她到香港来，我们会吃一次饭，由她选择饭店，我也不再抱怨了。”

1989年，逐渐减少公开表演活动的邓丽君，参加香港亚视《烟花照万家》节目，在演唱《漫步人生路》至尾段的时候，成龙还特

别上台献花给她，并且在她的脸颊上吻了一下，为分手后的友谊留下历史镜头。

据成龙指出，就在邓丽君过世前两天，1995年，他正在日本仙台为电影《霹雳火》出外景，秘书告诉他，邓丽君打电话找他，由于他正在拍戏，邓丽君告诉秘书会稍后再打。成龙说，与邓丽君偶有通电话，多是闲聊，虽然外界认为当时邓丽君生活神秘，但他觉得那几年邓丽君“活得蛮开心的”。

邓丽君过世后，许多人要找成龙谈她，成龙干脆手写了短言，传真给媒体，信签上写着：“知道邓丽君突然逝世的讯息，感到很愕然，那时以为是假消息，但无数香港和台湾媒体报讯，日本报章头条刊登，才相信这是事实，多谢港、台传媒朋友关心的电话。一个朋友这样年轻就和我们永别，只有深深的惋惜和怀念，我会把那一段友谊长埋心里。”

尽管成龙表示会将与邓丽君的友谊“长埋心里”，六年后，成龙犯下自称是“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让港星吴绮莉怀了“小龙女”。由于事发之初，他不愿负责，又摆出心不甘情不愿认错的态度，顿时成为众矢之的，在影迷间的英雄形象一落千丈。值此危机，为了挽回形象，成龙不仅在接受台湾综艺界“大姐大”张小燕访问时，破例说出对于元配林凤娇的感激，并透露已经更改遗嘱，将遗产全部留给妻子；又在新推出的国语专辑中，透过科技突破生死时空，与已逝去的旧情人邓丽

君对唱《我只在乎你》，成龙在歌曲中加上“爱过的人，错过的魂，曾经拥有，就是永恒”。并在为新专辑宣传时，以自责的语气谈到，因为自己当年不懂爱，才造成两人分手，但这迟来的认错，早已枉然。

真命天子曝光前，一连串捕风捉影的恋情：

台港当红小生钟镇涛、

谜样的旧金山华侨、香港钟表企业少东潘迪臣

1981年，刚从香港到台湾发展的演员钟镇涛（阿B）即传出与邓丽君过从甚密，有心人注意到，阿B在“中视”为电影《那溜溜的她》打歌时，只要有空档，就会打电话给邓丽君，这也惹来旁人的取笑。但对于外界的揣测，邓丽君只是甜甜地回答：“你们猜吧！”

其实，多次演唱电影主题曲的邓丽君，与阿B认识已有四五年，1980年由钟镇涛和林凤娇合演的卖座电影《小城故事》，同名电影主题曲就是由邓丽君主唱，而且来自香港的阿B国语还不是顶好，因此在台湾有空的时候，他们会见见面、聊聊天，算是帮好友解乡愁。

就在媒体围绕在成龙、钟镇涛等明星男友的话题之际，向来懂得媒体与媒体沟通的邓丽君，在一次接受台湾《时报周刊》访问时，神秘兮兮地透露一段“独家恋情”给记者。她说，几年前经别人介绍，认识了一位三十多岁，住在美国旧金山的华侨子弟，长得英俊挺拔，事业有成，可说是多数少女心中标准的白马王子典型。只可惜这位白马王子已经有位交往多年的美国女友，尽管彼此个性不合，却又无法说断就断。

邓丽君透露，1979年“假护照”事件后，她本来想旅居旧金



转珠阁 低绮户 照无眠 不应有恨 何事长向别时圆

山，想借机与男孩有自然接近的机会，最后还是因为摆脱不了那份来自女生的小小的矜持，于是选择住到距离旧金山有八小时车程的洛杉矶。邓丽君说，好几次真的很想见他，就自己开着车，不辞千里往旧金山方向走，然后在半路上打电话告诉男孩：“我正好有事路过，有空一起吃个饭吗？”享用一顿期待已久的午餐后，她又自己开车回到洛杉矶。

至于与这位白马王子的结局，邓丽君表白，“我看到他连话也说不出，怎能提出任何要求？”

一段犹如小说中的情节，只是没有男主角的名字，没有第三人佐证，也没有结局。这倒像是一颗烟雾弹，至少邓丽君透露故事后，终于成功让专访她的记者转移了注意力，没有再多问有关成龙或钟镇涛的事。

1981年，有段时间邓丽君经常悄悄地到香港几天，却又不愿惊动他人。邓丽君说有时是为了录唱片，有时是要办签证，都是些私事，因此不希望惊动他人。但有传媒发现，邓丽君至少有两次是“专程而来”，而且都是接受好友何伶俐和赵世光（香港亚视小开）伉俪之邀，出席宴会或舞会。于是从社交界传出，何伶俐正在为邓丽君做媒，将曾经与多位女明星交往的小叔赵世曾介绍给好友，而且双方感情快速进展，邓丽君已经快要成为赵家媳妇了！由于消息越传越离谱，对这则传闻，邓丽君断然否认，她说，虽然和赵世曾认识，“但是总觉得我们之间搭不上线，欠缺一点缘分”。又笑说，“赵公子不喜欢我这种纯情又没有女人味的女孩子。”

感情嗅觉特别敏锐的传媒其实猜的没错，此时何伶俐确实在积极扮红娘，因此精心安排一场晚宴，又特别邀邓丽君前来，但所介

绍的对象并非自己的小叔，而是老公的好友——香港某钟表企业的少东、香港马会的大马主潘迪臣。虽然邓丽君和潘迪臣在认识之初已有协议，不到成熟时不作任何公开报道与合影，但为了彻底斩断外界对于她就要嫁入赵家的传言，除了否认，干脆将潘迪臣台面化，一次说个清楚。



邓丽君正装造像

邓丽君承认，“我对这位潘先生是有一些好感的，但绝不是已经有感情，现在的阶段仅止于朋友。将来有没有进一步发展，那要等待较久的相互观察和了解才知道，更重要的是，要看我们之间的缘分够不够。”

这段四平八稳的谈话，透露出已经多次表示想要嫁人的邓丽君，对潘迪臣还没有动真情，最多只是初步的探索期。不过她愿意多次风尘仆仆地飞到香港与潘拍拖，一起进马场看热闹；邓丽君开个人演唱会前，曾经邀请美国摇滚乐明星洛史都华等到港演唱的潘迪臣，也成为当然的意见提供者，推想他在邓妹妹心中的分量应该也不算太轻。

但是真命天子郭孔丞在不久之后曝光了以后，事实证明，所有绯闻都是传媒捕风捉影，再经过拼拼凑凑而成的推理小说，因为邓丽君并不欣赏那些公子哥儿型的富商之子，财富固然诱人，但她更重视男方是否诚恳，这也是同样是富豪之子，外形一般的郭孔丞，可以赢得美人心的主要原因。

二十八至二十九岁的恋情：与郭孔丞有缘无分的情缘，
终因家庭原因而情海阻隔，
郭也成为邓承认的唯一的真命天子

对邓丽君而言，1981年是否极泰来的一年。不仅事业攀上高峰，
漂泊的感情也在这一年觅得归宿。

与郭孔丞认识，是在与成龙结束之后，大约是1980年底，郭孔丞比邓丽君大七岁，留着大胡子，外形很性格。媒体都以“马来西亚糖王”称呼郭孔丞，但邓丽君似乎不太喜欢旁人将豪门公子和名歌星这样两个名词连在一起，她说，“他父亲是某个财团的股东，他在那个财团上班，根本不是什么糖王。”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郭家原籍福建，大约于十九世纪末移民马来西亚南部的柔佛，属于传统华人家庭。郭孔丞是“新马糖王”郭鹤年之子，为移民第三代，英文名BEOW，据说这英文名大有来头，是英国史诗上一位英雄的名字。郭家在东南亚华人中算是数一数二的富豪，所谓“某个财团”其实就是赫赫有名的“香格里拉集团”。当时郭鹤年是香格里拉集团总裁，郭孔丞是香格里拉集团董事长，也是香格里拉大酒店执行董事，可说是名门望族之后。不过最难能可贵的是，郭君家教极严，没有一般富家公子气，他的头脑敏锐，做生意十分有一套。

1981年10月底，台湾的《中国时报》揭露邓丽君“即将下嫁大马糖王”的消息，香港媒体争相转载，为了保护恋情，正好在香港的邓丽君接连几天都“躲”在香格里拉酒店内，甚至有传媒报道，郭孔丞曾经私下告诉记者，婚期订在明年，但邓丽君就是不肯松口。

有一天，消息灵通的香港记者得知邓丽君要出席一场由郭孔丞当主人的晚宴，火速赶到香格里拉酒店香宫酒楼时，酒店突然多出几位保安人员挡驾，坚持不让记者拍照，且近距离、全程“陪伴”，场面一度很僵。相持不下之际，最后还是由善与传媒沟通的邓丽君亲自出面化解，婉言告诉记者，她无法说服郭先生出来合影，只能自己单独让记者拍一张照片，希望他们能接受。对于记者追问她感情话题，邓丽君承认她与郭孔丞认识了一年，但是婚事，则只是轻描淡写，“那是外传的，不算数。”为了躲避传媒追逐，第二天邓丽君就悄悄溜到新加坡“避难”。

与郭孔丞相识，也是由多次被传为媒人的何俐俐介绍的。1980年10月，邓丽君在港举办个人演唱会后，何俐俐请了好几桌人吃饭，主要目的是想将钟表业少东潘迪臣介绍给邓丽君，于是将邓丽君的座位安排在潘迪臣和何俐俐的小叔赵世曾的中间，有传媒听到何俐俐做媒的小道消息，于



在几次的情感风潮中，邓丽君仅承认了与糖王之子郭孔丞的有缘无分的情缘

是错把也坐在邓身旁的赵世曾连在一块儿。

实际上，邓丽君和赵世曾之间真的没有交集，即使是何俐俐有意撮合的潘迪臣，也因为他的富商公子气，也不是邓喜欢的类型。

反倒是郭孔丞，他以诚恳的态度表达追求之意，又展现他在工作上的干练的一面，让邓丽君完全消除刻板印象中“富商公子=纨绔子弟”的疑虑。

展开密切交往后，彼此对于恋情保持低调都有高度默契，因此1981年中，邓丽君出席香港金唱片颁奖典礼接受“五白金”荣耀时，虽然由郭君担任护花使者，但邓丽君巧妙地以他是日本来的朋友躲过传媒的追逐。即使始料未及地在大会上发生“泪洒金奖”和“拒接成龙颁奖”等让人炒得沸沸扬扬的意外后，邓丽君还是不肯“供”出是在担心坐在台下的男友误会，而是扯了一长串有关感触很深等不着边际的理由。

同年10月中，邓丽君到港为好友钟镇涛录新片的主题曲。在敲行程时，阿B为考虑邓丽君的方便，提出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录音室让邓丽君选，邓丽君选了香港，而且到港后还声东击西地告诉传媒，“这次没住酒店，而是住在朋友家中，还是替阿B省点吧。”

其实，邓此行全程住在香格里拉酒店。有回进录音室前，还被一位香港记者看到，邓由一名年轻男性开车送到录音室大楼附近，下车前，还在车内给了一记吻别。

对此，邓丽君还是否认，只说那是普通朋友，只不过朋友的“洋规矩”，告别时都是用吻别，她形容那叫做“友谊之吻”，并非“爱情之吻”，而且“接吻又不是罪过，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郭孔丞与邓丽君的恋情进展神速，1981年底就有媒体传出两人

已经结婚。后有媒体报道两人只是订婚，婚期其实是订在1982年5月。还有媒体指，邓家向记者透露，3月是女儿的婚期。

邓丽君与郭孔丞是在1981年10月28日晚上秘密订婚的。在取得邓家双亲同意后，郭君在自家的香格里拉酒店日本料理厅留了一张桌子，点上一支红蜡烛，还吩咐服务生在餐桌上放一盒玫瑰，又开了瓶香槟。订婚宴很低调，除了双方家人，邓丽君的好友只有已嫁给香港富豪赵世光的何伶俐偕夫婿观礼。郭家与邓家彼此交换了信物，也积极挑选良辰吉日准备办完婚姻大事。

订婚之事因为没有公开宴客，知道的人很少，然而喜上眉梢的郭君还是不小心“露了馅”。因为订婚第二天，郭孔丞喜滋滋地掏出一千元港币给秘书，说是请吃喜饼用的，于是老板订婚的消息就一传十、十传百地被传了出来。

由于邓父身体不适，邓丽君在1982年1月20日匆匆自新加坡赶回台湾探望父亲，面对种种关于结婚大事的说法，邓丽君通通予以否认。香港一连串有关她订婚、结婚的消息，她说是空穴来风，而且说“绝不会在5月里结婚”。

但是这次回台湾，邓丽君亲口证实了她与郭孔丞交往的事实。她告诉媒体：“我和他才认识半年，终身大事不可能决定得那么匆促，目前我们还在观察的阶段。”一向对“情”事三缄其口的她，难得地公开两人交往的经过。邓丽君当时说，去年中秋节后，她回台北义演，郭孔丞曾到台北探班。“他在台北的朋友不太多，没有人陪他，所以我就带他去四处看看。”

尽管已公开承认彼此男女朋友的关系，邓丽君仍是小心翼翼保护这段感情，在谈完相识经过之后，她告诉记者，“如果他也是艺人，

被公诸报章还无所谓。但他是个圈外人，老是被这样说来去，很容易引起别人误会。”

对于有关“华人首富”、“嫁入豪门”的形容词，邓丽君不太能接受，更极不愿意旁人将她的婚姻大事与男方显赫的家世连在一起。“其实我跟他的交情还没那么深，怎么好意思打听人家的家世？他的事，我也是听来的。”

谈到婚姻，邓丽君的说法显得又期待、又怕受伤害。她说：“谈到婚姻，那就不跟交朋友一样单纯了。比如说，我在他心中地位究竟有多重？我想，还是要多研究一下，多了解一些比较好。”语罢，她又双颊红晕地表示：“不过我坦白承认，这个人是我婚姻考虑的对象，因为我觉得他还值得交往，他给我的感觉跟别人不一样。”

不仅邓丽君将郭孔丞视为托以终身的对象，郭孔丞也细心对待邓家人。据邓长禧透露，在邓父中风住院时，郭孔丞特地赶来台湾探望，让邓家对郭孔丞的印象非常好，认定他就是未来的女婿。

年届三十，已在歌坛奋斗十余年的邓丽君，觅得良人，也渴望定下来，过正常的家庭生活。邓家双亲也很满意这位准女婿，全力支持女儿嫁给郭孔丞。当时邓丽君走红大陆的消息已传开，据邓长禧透露，有心前往大陆开拓市场的郭父，对这位可帮助郭家拓展事业版图的准媳妇也很满意。而且郭母罹患癌症，也非常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儿子完成终身大事，因此经常催促着小两口。

一切似乎应该水到渠成的事，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手扎下郭家事业基础的老祖母有了意见。

事情应该回溯到邓丽君与郭孔丞交往期间。邓长禧透露，姐姐与郭孔丞相识后，郭君很快地带邓丽君回家拜见长辈，由于邓丽君

是名歌星，一踏进郭家，从管家、佣人到司机，都兴奋地围上来要邓签名，闹哄哄地像是开了歌友会。郭家是相当守旧的华人家庭，郭孔丞的祖母向来对艺人有偏见，眼见初到家中的邓丽君抢尽风头，老祖母当场面露不悦。

小两口在积极挑选婚期之际，又特地回到新加坡与郭家长辈谈有关婚礼的细节，未料老祖母突然提出三个条件：一是要邓丽君将过去的历史交待清楚；二是嫁入郭家之后，立即退出演艺圈；三是断绝与娱乐圈朋友的来往。

据邓长禧表示，邓丽君是受中国传统观念影响很深的，因为在决定嫁给郭孔丞后，邓丽君曾经告诉家人，她已决定结婚后就要淡出、甚至可以考虑退出歌坛。邓长禧说，“姐姐总认为，结了婚就要生孩子，自己的孩子应该由自己带。”但演艺工作四处奔波，势必影响家庭生活。也因此，在与郭订婚后，邓丽君曾在香港一场演唱会上有感而发地告诉歌迷，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与大家见面。似乎已在预告着婚后息歌的想法。

不过，邓丽君是个自主性与自尊心都很强的女孩。老奶奶的要求，对她来说是在侮辱她的工作。邓长禧指出，“姐姐认为歌唱也是事业，拒绝接受不公平对待。”1982年底，邓丽君决定退婚，与郭孔丞就此分手。

邓丽君与郭孔丞婚事告吹后，一度又传出重新交往的说法，连邓丽君所属的宝丽金唱片也说郭孔丞又“败部复活”，但邓丽君从来不承认，反倒在工作上更积极。

关于邓丽君与郭孔丞的分合传言持续了好一阵子。直到1986年，郭孔丞娶了一名日籍妻子，流言才终于停止。据邓长禧表示，邓

丽君的个性果决；决定断了就会断。但这次感情挫败对她的伤害极大。1983年之后，整整有七年的时间不曾听到邓丽君谈“情”，直到1990年才在法国认识年纪小她十多岁的摄影师男友保罗。

退婚后，邓丽君曾经感叹：“中国人的社会非常封建，没有经过家长的同意，是不能结婚的，即使只有一人反对，也不能办成。这好像是家与家结婚，如果家世不合，就很难办。这种时候，歌星邓丽君的地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心痛之余，邓丽君说：“我的对象一定要有正当工作，体贴我、有责任感。”她不讳言：“我很想定下来过家庭生活，但机缘未到，我也不强求。”语气中透露许多无奈。

情变后的邓丽君感情成谜，
与香港导演麦灵芝相处，媒体传出亲密“豆腐情”，
这种暗示两人有恋情关系的说法，引发哗然。
历尽情劫的邓丽君，我行我素风格昭然

退婚的邓丽君以坚强的面容应对外界的关切，只有身边的好友才知道这件事对她而言是锥心之痛。同样也是知名艺人的好友张俐敏在美国主持的华语节目中透露，邓丽君与郭孔丞热恋时，她曾经见过他们两次，感觉上邓丽君很美，浑身散发着光和热，“后来郭家反对这门亲事后，她整个人都变了。”

张俐敏认为，虽然邓丽君没有向外界表示什么，但很长一段时间活在痛苦的日子里，内心深处一直不快乐，即使后来跟法籍男友保罗在一起，邓也不曾快乐过。张俐敏说，与郭孔丞分手后，邓丽君过了

一段消沉的日子，“她从那个时候起，就对爱情彻底地失望了”。

另一名好友何俐俐认为，保罗只是一个伴，邓丽君从来没有与他结婚的打算，她最爱的还是郭孔丞。“只可惜她太重视自己的表演事业，才和美好的姻缘一再错过。”

何俐俐怕邓丽君寂寞，也知道她不喜欢一个人孤独过日子，在邓丽君与郭孔丞结束之后，还很热心地帮邓安排过三次相亲，对象都是香港知名商界人士。何俐俐回忆，“不过对方要求她退出演艺圈，她始终做不到，她太爱这个行业了，所以这几段姻缘都没有结果。”

1985年邓丽君接受日本《阁楼》杂志访问，透过谈话多少可观察到她想挥别以往的心情：“由于年龄的关系，一下子爆发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想尝试……我已经厌倦自我压抑，过去总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总是自讨苦吃。现在我要为自己而活，喜欢做什么就去做……我已经三十岁了，希望自己具有成熟女性的魅力。”

或许是太长一段时间没有传出新感情，生活上行踪神秘，加上15周年的巡回演唱会后，邓丽君已逐渐减少商业性演出，此时香港某周刊竟传出邓丽君与女导演麦灵芝之间的友谊是“豆腐情”，这种暗示两人有同性恋关系的说法引起一片哗然。

麦灵芝是香港的女导演，也是制作人，个子高，留着短发，眉宇间有些英气，颇有男孩子气。1986年初，麦灵芝成立一家制作公司，据称邓丽君是出资人，麦灵芝是经理人，她曾多次为邓丽君拍摄歌唱录像带，也经常为邓处理制作事务或投资计划，在事业上是极佳的拍档。

麦灵芝与邓丽君的私交也甚笃。两人经常相偕到赤柱市场买菜，专程至跑马地御膳坊吃午饭。1988年，邓丽君花港币700万元以制



未忘了今宵 花是将开的花
人是未婚的好 你未忘今宵

作公司的名义在香港岛南边的赤柱小山坡上买下一栋两层的独栋别墅（即赤柱故居），登记在邓丽君和麦灵芝名下，两人有很长一段时间一起住在别墅里，过着隐居式的生活，鲜少与其他朋友联系。媒体报道，只有赤柱老邻居看到短发的麦灵芝经常在上半开着黑色轿车载邓丽君出门。

闺中密友被传成同性恋，邓丽君和麦灵芝对这些报道一直不予理会。1987年3月，在记者一再追问下，麦灵芝首度打破沉默，说明外界的“捕风捉影”令她处境尴尬，也有损邓丽君的形象。麦灵芝解释，她成立的制作公司是专门为歌星拍摄歌唱录像带，推广到日本市场，由于她曾经多次帮邓丽君拍摄录像带，带领大批工作人员远赴日本、台湾和香港各地取景，因而与邓丽君熟稔。她说，通过邓丽君的关系，她也和日本一些歌星接触，扩展海外事业。

好友林青霞曾经鼓起勇气问过邓丽君有关麦灵芝的事，邓丽君很干脆地回答“不是”。但对于记者的追问，邓丽君则摆出“你们要猜，我也没办法”的态度响应。她说：“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其他恋，只要两人和睦相处，不要经常吵架，当事人有那种feeling，第三者不应干涉，也没有必要批评。”

看尽人生百态的她，虽然没完全走出情伤，但对于外界纷纷扰扰的批评已看得很淡，此刻的邓丽君活得自我，更有些我行我素。后来，1990年，她还与好友林青霞前往

法国坎城大胆尝试“裸泳”，真实享受解放的滋味。

最后的恋人：

与法国男友保罗的姐弟恋展开长达五年的相伴
这位幸运的法国人

成为邓丽君“不必结婚”但“相爱的专属男友”

大约一年之后，1991年8月，邓丽君参加日本富士电视台节目，日本记者仍是追着她问在浪漫之都巴黎的感情事。与一年前的访问比较，此时邓丽君的答案有明显的转折：“我过着有如国际难民般的生活，交往对象会感到疑惑，不过女人不结婚也可以，有一位相爱的专属男友就很好了。”这段谈话被日本媒体视为“恋人宣言”，因为当时，邓丽君身边经常出现一位法国男孩，日本媒体纷纷揣测，他就是那位“不必结婚”但“相爱的专属男友”。

1991年年底，邓丽君在第三次赴日参加“红白歌唱大赛”时，再度谈到自己的婚姻观，她明确地表示，“完全没有考虑结婚，也没有什么对象，既然已经过了适婚年龄，目前还是努力唱歌才重要。”

事实上，旅居法国的邓丽君在1990年，也就是感情几乎呈现空白七年之后，漂泊的心灵再度找到港口，那就是邓丽君最后的情人——比她小十五岁的法国摄影师保罗（Peul）。

旅法期间，邓丽君平均一年有超过五个月的时间住在法国。她的家在巴黎第八区，是巴黎最昂贵的地段，也是明星富豪经常出入的地区。她的公寓在香榭丽剧院对面，她与保罗住在五楼，面积约110平方米，有四房一厅，两人还在法国银行开了联名账户。

与邓丽君相识时只不过二十三四岁的保罗个性任性、有点孩子气，但邓丽君十分照顾他，意见不合时也让他三分。甚至有传言，为了保罗的摄影爱好，邓丽君不惜耗费200多万元替他添购高级摄影器材。邓丽君曾经告诉好友，之所以选择与保罗交往，是因为保罗以前从来不知道她是大明星，让她没有心理压力。



1993年 台湾演唱会

保罗第一次在台湾公开场合现身是在1992年农历年期间，陪邓丽君返台过年。他身高约一米八，金发披肩、扎辫子、戴耳环，当邓

丽君出现在“中华电视台”时，保罗手上拎着邓丽君的随身物品和大衣，颇有护花使者的味道。

此时的邓丽君，生活返璞归真，出门经常搭地铁、坐公车，有时手上戴的手镯还是在泰国旅游时杀价买来的，一只不过泰铢150元，还是玻璃做的。

1993年邓丽君回



邓丽君的法国男友保罗。传邓丽君去世后，他在香港赤柱的别墅住了多年，之后匿迹法国，再无露面

台，在台中清泉岗举办《永远的情人》义演晚会。保罗依然陪伴身边，看起来很年轻的他，总是像位随行秘书般，亦步亦趋地跟在邓丽君身旁，面对媒体追踪总是躲躲闪闪，只要镜头对着他，他会反射动作似的举起手挡住脸；问他是不是邓丽君的男友，他则自称是工作人员“老王”，戏称“只有十二岁”。

Dear
 的，美。
 还好吧？
 行程，一切都很好。
 祝身心管
 以下是Helen的电



在法国时的邓丽君心情大变。传此照片为喜摄影的男友保罗所摄





25.8.90

怀念是自由来画

怀念

Teresa

邓丽君对婚姻所持的怀疑态度，让人联想到她的几段不愉快的恋情

在邓丽君交给主办单位“华视”的团员名单中，这名长发帅哥用的是“发型设计师”名义登记，由“华视”提供食宿和机票。面对外界好奇的眼光，邓丽君以一贯不证实也不否认的态度说，“我在各地都有男朋友”。

此行谈到婚姻，邓丽君认为，“婚姻是古时候的人，为争取自己喜欢的人，就把对方打昏带回家所发展出的

规范，这一种古老的制度并不适合每个现代人。”这种对婚姻抱持怀疑的态度，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她以前那几段不愉快的恋情。

一年过去了，1994年6月，邓丽君又回到高雄凤山举办义演，好友林青霞已传出婚讯，6月底要与相恋年余的香港商人邢李焯共结连理。此时的邓丽君再谈婚姻，一点也不心动，她说，“结婚不考虑了，结婚要负担的责任比较大，我也过了适婚年龄了。”并开玩笑地说，对她的婚姻大事，“妈妈已经放弃了”。

不过邓丽君表示喜欢小孩，不考虑未婚生子，但“如果自己安定下来，领养一个，再如有能力，领养几个都好”。

谈到好友林青霞，邓丽君则说，“我祝福她找到终身伴侣，大家命运不一样，她命好。”令人不解的是，尽管林青霞在婚礼前三天发出“紧急召唤”，期待怎么也联络不上的邓丽君赴美参加婚礼，希望按照西方习俗将捧花丢给邓丽君，以期盼邓丽君“早日觅得人生幸福归宿”。但邓丽君并未出现，因此又有传说指，邓丽君已与保罗秘密结婚，才会不方便出席好友婚礼。

1995年2月，邓丽君依例回台湾过年，感冒未愈的她，演变为气管炎，传言有好几天都待在饭店房间里打点滴养病。对于结婚之事，她一概以“没有啊”、“怎么会呢”、“结婚这事我早就断念了”答复，并笑着问记者：“我男朋友是哪一个呀？”生前最后一次回台湾过年的邓丽君，当时并半昭告式地宣布“退休”，不再从事表演。

这次离开台湾的时候，台湾影剧圈的友人在飞机头等舱上巧遇邓丽君和保罗，当时邓丽君向友人介绍保罗是她的“好朋友”（不是先生）。在飞机上，保罗对邓丽君体贴入微。有一回，邓丽君进厕所超过十分钟还没出来，保罗显得很着急，立刻到厕所边敲门，用法

文问她：“怎么了？”邓丽君开门后，先是小声地以法文与男友交谈，后来回头有点娇嗔地告诉友人，“我在厕所里编辫子久了点，他就这样穷紧张。”后来保罗将自己喝了一半的红酒倒给邓丽君，她则是微笑地轻抚保罗的脸颊。幸福的感觉流露在这一小动作中。

可能是经济、年纪等问题，也或许如好友何伶俐所形容，保罗只是一个伴，这段“姐弟恋”虽然长达五年，但邓丽君始终低调处理这段感情，直到过世前，对男友保罗的存在从未松口，更不曾谈过婚姻大事。

在邓丽君过世后，保罗只惊鸿一瞥地在灵堂前出现，随即因为媒体包围即匆匆离去，后来有关他的负面报道不少，甚至邓丽君的哥哥对保罗没有好好照顾妹妹也有微词。但邓丽君和保罗在法国有段甜蜜的回忆。邓丽君对男友体贴，但也很清楚她与小男友之间的问题。有邻居说，两人到餐厅吃饭时，邓丽君会很体贴地从桌子下将钱递给保罗，让他去付钱。保罗也疼爱女友，五年来一直守候在邓丽君的身旁，邓丽君过世，更让他痛苦好一段时间，独自关在赤柱旧居里，心情极消沉。

就在邓逝世一周年前，邓长禧带着一群记者到赤柱故居取景，怎料住在屋里的保罗以石头欢迎来访者，他强调那里是他和邓丽君的地方，不容别人骚扰，包括邓长禧等邓家人在内，因此才摔石头表达抗议。他突兀的反应让邓家人十分不快，心结更深。

在邓丽君逝世一年后，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的保罗，更意外地接受香港“亚视”专访，上电视自曝与邓丽君交往五年余的种种。他说，与邓认识初期，完全不知道她是红歌星，刚开始还是邓丽君对他表示好感，以后即顺其自然发展。整个访谈中，又以保罗说“两

人认识半年就决定同居”的话，让听者莫不惊讶，最是挑战众人长年对邓丽君的印象。

或许是没能在爱人病发时陪伴身旁，以致邓丽君延误急救的遗憾深深烙在他的心上，访问中保罗一再强调，五年来他和邓丽君形影不离，24小时相对。又说他有两人的护照为证，这些年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保罗说，他爱她有颗善良的心，很温柔、很有爱心。

谈到邓过世后的心情，保罗说，“自从她去世，每回听到她的歌声我都想哭，这一年里，我挣扎得好辛苦，我承认我在逃避现实，所以只能把自己锁在屋子里。除了这样，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

问他对未来的打算，他神情木然地想了想说，“需要时间平复”，又说“我对未来没有任何计划”。至于是否去祭拜女友的问题，保罗毫不犹豫地表示“会”，“但不会在她的忌日，我会选择一些没人留意的时间去，我对她的感情毋须别人的见证。”保罗对于感情，一直是见解、行为都很独特：一名年轻小伙子会和长他十多岁的大姐姐恋爱，而且不受年龄阻隔，甜蜜维持五年；邓丽君过世时，他只悄悄地赴灵堂见女友最后一面，没有参加告别式即提前离台；禁闭赤柱旧居期间，还对邓家人摔石头表达愤怒，甚至上了电视后，他还是直言不讳指邓长禧的动作不尊重邓丽君，对拍照一事很反感……总之，他是自有一番想法。

邓家人眼中的邓丽君的情史

邓丽君生前接受媒体访问，谈过曾经的初恋对象，谈过心中理想结婚对象的轮廓，但对于所有爱情进行式，她总是守口如瓶，对

任何绯闻一笑置之。惟一例外是郭孔丞——订婚前，邓丽君含蓄地承认郭公子的存在。除此之外，几乎不曾听她证实过什么，即使是交往长达五年的法籍男友保罗。

然而邓家人又是如何看待邓家惟一掌上明珠的感情事呢？弟弟邓长禧在接受本书作者访问时，则对姐姐多年前的情事，进行了点评。

森进一

我姐不太喜欢日本男人，因为她讨厌日本男人的大男人主义，她曾经说过一次，在日本走路，女孩子一定要走在男孩子前面，因为男孩子经过一扇门，会看也不看后面就把门关了，这样女孩子太危险了，所以她对日本男孩子一直都不太放心。

与(日本知名男歌星)森进一之间传出绯闻，应该是唱片公司炒作的吧！邓丽君和森进一差不多是同一个时间出来的，同属渡边经纪公司的旗下艺人，当时唱片公司先把邓丽君和森进一炒成演歌界的金童玉女，后来两个人都红了，再用演歌界的king(国王)和queen(王后)来形容，所谓恋情应该是包装的结果。

林振发、朱坚

虽然早期有关邓丽君的感情传闻很多，但以她年轻时的环境与工作压力，她很难去谈恋爱。尤其妈妈一直跟在身边，事业又这么忙，同一个地方往往只待两个礼拜就离开，能怎么谈恋爱？

但是每个年轻人都对爱情有向往，都希望自己能有轰轰烈烈的爱

情，邓丽君如果老是告诉记者她没有谈恋爱，好像也不会有人相信，很多传言，其实都只是邓丽君为了应付媒体的结果，有关林振发(大马青年企业家)是她初恋的说法，应该也是这种情况下随口说的。

提到林振发，他不但和邓丽君交情不错，和我们家庭的关系也不错，妈妈很喜欢他的老实、忠厚，不过林振发的“卖相”较不佳，以姐姐当时的年纪，林振发应该不是少女喜欢的类型，所以最后没有什么结果。邓丽君会讲出来，可能是借口。加上林振发很早，才三十几岁就因心肌梗塞过世，相当可惜，他没有和邓丽君论及婚嫁，不过是相当好的朋友。

马来西亚的媒体有提过朱坚(新加坡繁华世界夜总会经理)? 这我倒从没听过，应该也是误传吧!

其实邓丽君十四岁进入歌坛，每天早出晚归，真的没什么时间谈恋爱，加上家里管得又严，一直不希望她闹什么绯闻，和有妇之夫、演艺人员扯在一起，因此也让她很受影响。

秦祥林

演艺圈的人不都是坏人，但是很多消息都让我们家庭和社会感到反感，所以家里顾虑多一点。其实邓丽君本身就是艺人，家人当然不会对艺人有什么反感。而且邓丽君二十多岁以后，家里也没什么理由反对她谈恋爱，不过她自己很聪明，对感情的事相当自主，发觉有什么不对，邓丽君自己就会做决定。

成龙

“假护照事件”后，邓丽君到美国，成龙正在当地拍戏，由于都在海外，中国人相见当然会比较亲切，所以也会约出来吃饭。不过两个人间似乎也没有怎么样，尤其两个人不是唱歌就是拍戏，时间上有很大压力，成龙当时也红了起来，电话联络时间不多，或者因为两个人探班时间抓不准，这恐怕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连谈恋爱时间都没有，不高兴，就告吹了。

在香港颁奖时，媒体报道在台上发生不快，或是说邓丽君流泪事件，其实问题没有这么严重，邓丽君并不是因为与成龙的关系而生气，主要是因为成龙是演员，并非歌星，到了会场突然知道要成龙颁奖给她，感觉是故意被凑在一起，所以不太高兴。

223

郭孔丞

这么多消息当中，邓丽君与郭孔丞(新马香格里拉集团小开)之间的关系比较确定，一方面婚期已经定了，也曾经订婚，交换信物。对邓家而言，郭孔丞比较具体，他是惟一已经快被看作一家人的对象，父亲中风时，郭孔丞还特地飞过来(台湾)探视。

当初会订婚，是因为郭孔丞的妈妈发现得癌症，她希望看到儿子结婚，而且很喜欢邓丽君，所以希望邓丽

君能嫁到郭家。郭孔丞的父亲是香格里拉集团的老板，当时邓丽君在大陆已经相当红，有邓丽君这个媳妇，应该会对郭家的事业更有帮助，所以他也希望儿子和邓丽君结婚。

两个人的关系之所以生变，是因为在结婚前，邓丽君先到新加坡郭孔丞家中谈一些结婚的细节，结果郭家的佣人看到邓丽君就一直要签名、拍照，抢尽风采，引起郭孔丞奶奶的不满。后来郭家祖母才开出要邓丽君退出歌坛的条件，结果谈一谈就僵了，婚事告吹就是当时埋下的问题。

其实邓丽君的观念很受中国传统影响，以前她也曾经想过结婚后应该要淡出演艺圈，因为她认为结婚就要生小孩，孩子由妈妈自己照顾比较好，唱歌要东奔西跑，总不是太合适。不过，当郭奶奶提出这样的条件，反而让她觉得是不公平对待，因为，歌唱也是事业。

后来有消息传两人又复合，但以邓丽君的个性，吹了就是吹了，不过还可以当朋友，所以后来与郭孔丞也还有联络，但是郭孔丞后来很快就结婚了。

保罗

邓丽君直到1990年才和保罗开始交往。在此之前，其实没有具体交往对象，当然与郭孔丞分手有很大影响，所以从1984年开始，邓丽君全力开演唱会，在当时事业达到巅峰，这也是在转移自己对感情的注意力。

1995年农历年前邓丽君回台湾探亲，妈妈讶异地发现，喜欢游泳、一向注重身体的宝贝女儿，竟然气喘喷剂不离身。那个时候我

姐告诉家人，可能是1994年在日本仙台演出后感冒未愈，回到香港赤柱的家又碰上停电，家里没空调，由于房子靠海，较潮湿，闻了几天霉味，身体就不舒服了。

家人担心她的健康，一方面替她打探医生，另一方面听说气喘病患者最好住到比较干燥的地区，台湾和香港的条件都不适合，兄弟们都建议她早点回法国。原本对气喘不太在乎的邓丽君，为了不让家人操心，也答应了。

在回法国前，邓丽君先去了泰国清迈。其实因为笃信佛教的关系，邓丽君非常喜欢清迈，生前，她一年要去那儿度假三四次。1995年4月，邓丽君旧地重游，原本打算5月返回法国，不料5月8日突然气喘病发辞世。

出事那天，保罗挂了紧急越洋电话到台湾，是(邓丽君)三嫂接到，电话中保罗慌张地说“Something happen”，等我回家后，急忙回电，保罗告诉我“*She is gone*”。家人都不敢相信这个消息，立刻搭机赶往泰国。由于邓丽君病发时气喘药没带在身边，三哥(邓长富)很火大，对保罗很不谅解，总觉得他没有将妹妹照顾好。

这件事保罗也感到很愧疚，1995年后有整整三年时间，他浑浑噩噩地住在赤柱别墅里。我希望他早点找个工作，家人也好几次劝他忘了，回去法国过正常日子。直到1998年保罗才决定返国。



冬夜里吹来一阵春风 心底死水起了波动
虽然那温暖片刻无踪 谁能忘却了失去的梦



9 第九章

再见，我的爱人
(1995……)

227

与男友保罗隐居泰国，
气喘病发成邓丽君病逝根源。
而保罗因没能照顾好邓丽君，
而让邓在四十二岁芳龄离世，
更让邓家人对其不能原谅

1995年，邓丽君由于已经年近中年，为了希望保留在观众心中的美好形象，很少公开露面，呈现半退休状态。八十年代每每引起风靡的演唱会几乎已经成为绝响，除了偶尔的义演外，并没有投注太多的心力在演艺工作上。邓丽君还是镁光灯的焦点，媒体也一再希望她能够复出为观众继续演唱，但外界费尽力



1975年3月11日 摄于香港

气,只知道她的男朋友史蒂芬·丹尼尔·拉斐尔·保罗一直陪着她。但也因此,让各种对邓丽君不利的传闻满天飞,据她的家人表示,当时已经到了匪夷所思,并且家人都不愿多做响应的地步。

尤其在鲜少参加公开活动的状况下,邓丽君的健康状态一直是媒体探询的焦点,甚至还传出过她身染绝症的消息,不过邓丽君都一律不予理会。外界只知道她过得很自在,与保罗过半隐居的生活,

但也没打算结婚,几乎已经对婚姻生活失望而死心。事实上,邓丽君的感情与绯闻,在她的歌唱生涯中始终没有断过,但是其中有烟雾弹,也有假消息,更不乏成龙、阿B、秦祥林等大明星的名字,但在她黯然结束了与富商郭孔丞的恋情后,始终与法国帅哥保罗低调地相守在一起。长达多年的时间,保罗也一直也以助理的身份为邓丽君打理一切,表现得相当贴心。

除此之外,外界也只是大致知道邓丽君的健康状况不是很好,例如邓丽君父亲在1990年于台北病逝时,邓丽君就因为在巴黎大病一场,住院而无法回家奔丧。加上邓丽君几乎不主动接受媒体采访,所以各

项传闻才会绘声绘色地传出，尤其邓丽君迟迟没有录制新专辑，也让各界产生一定的联想与质疑。但是在1995年初，邓丽君一度回到台北，虽没有公开接受访问，但在下榻的饭店被媒体意外碰到，邓丽君也简单地说明了自己希望过着简单生活的立场，因此粉碎了相关流言。

但邓丽君的身体状况的确并不如想象中好，外界也相当关心她是否感冒未愈而影响健康，没想到邓丽君最终却因为气喘发作，而在异乡香消玉殒。尤其邓丽君的家人还表示，在1995年5月5号，为了怕妈妈担心她的健康，邓丽君还打电话回家，表示虽然在泰国发生多次气喘的问题，但健康还是没有大问题。家人还特地提醒她一定要注意身体保健，没想到隔了几天，邓丽君就因为气喘发作而过世。邓家人初闻噩耗，更对长期陪伴在邓丽君身旁的保罗相当不谅解，认为他不但没有照顾好邓丽君，甚至也没有随身把邓丽君抗气喘的药带在身旁，终让邓丽君在四十二岁的芳龄魂归离恨天。邓丽君的大哥也悲痛地说，邓丽君在十五岁那年曾经犯过一次气喘，后来因为唱歌就很小心保养，但这几年淡出艺坛，对身体不太注意，恐怕就因此酿成悲剧。

其实1995年的艺坛一点也不安定，邵氏公司时代红遍港台的老牌女星林翠，就是因



手持中国式檀香扇，典型的中国形象



为气喘毛病，在私宅不幸病发身亡。因此气喘的问题一度引发台湾民众的高度关切，甚至连邓丽君当年在香港接受媒体访问关于林翠的死讯时，也主动提及台湾天气较为潮湿，的确不太适合气喘病人长期生活。没想到在林翠过世不久，邓丽君就因为在泰国发生气喘引发心脏病身亡，让华人闻讯后都相当震惊而深表哀悼，更对这一连串的巧合不敢相信。但是邓丽君有气喘的病史又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虽然一度引发各界质疑邓丽君的死因，终究是一场心理悲痛与震惊的反射动作，很快疑云就风消云散。

其实邓丽君从1991年认识保罗开始，她不但持续婉拒参与商业演出，更行为低调，几乎非必要绝不曝光，来往法国、香港等地过着离群隐居的生活。因此，当1995年初，邓丽君回台湾探视母亲时，家人就相当讶异为何邓丽君的气喘病喷剂几乎不离身，并且健康状况不佳。邓丽君则说，可能是1994年在日本仙台演出后，感冒迟迟未愈，加上香港房子停电等因素导致湿气过重，让气喘宿疾发作所致。家人纷纷叮咛她要勤看医生、保养身体。没想到意外却发生得这么突然。

1995年5月8日，邓丽君下榻于泰国清迈湄宾酒店。清迈气候温和而湿热，一向是世界各地人士所喜爱的度假胜地。邓丽君由于当时笃信佛教密宗，因此更多次前往清迈拜佛并希望取得开示。没想到这个去惯的地方，却因此让邓丽君的气喘宿疾意外发作，于5月8日下午5点多陷入生死困境。

据湄宾酒店的服务生叙述，邓丽君当时是住在15楼的一间豪华王子套房。下午4时左右，邓丽君气喘突然发作，为了求生，她一直敲打门板求援，服务员在闻声后前往她住宿的1502号房察看。



忘不了 忘不了 忘不了春已逝 忘不了花已老 忘不了离别的滋味 也忘不了那相思的苦惱



服务员发觉事态不对，看到邓丽君几乎喘不过气来，因此众人七手八脚地把邓丽君移到酒店咖啡座急救。当时邓丽君在饭店房间中自备有急救器材，因此饭店服务生不但迅速进行了急救，还为邓丽君抚胸、按摩，但是都无济于事。即使火速送往医院，终于也急救失败，一代巨星就此与歌迷永远告别。

在送往医院的路途上，柔弱的邓丽君虽然饱受气喘发作的痛苦，还是一直呼喊母亲。但是据医院方表示，邓丽君当时的神智已经不甚清楚，尤其抵达医院时，已经出现脸色发青，心跳、脉搏中止，瞳孔放大的病危迹象，因此虽然清迈蓝姆医院的急救医师采用了强心针、电击等手段，前后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也只能宣告急救无效。邓丽君在1995年5月8日17时30分，终究放下了家人与全世界广大歌迷而撒手人寰。

根据酒店方面的说法，邓丽君在死前曾三度用“泰丽沙·邓”的名称住进这家酒店。不知是否水土不服，邓丽君每次到酒店都是病恹恹的，也多次发生严重的感冒，所以才会在酒店留下急救设备以备不时之需，也因此邓丽君几乎没有到附近的旅游区休闲观光。在三度进住酒店的过程中，邓丽君也数度要求医生到酒店进行诊疗与健康检查。总之，邓丽君当时的健康状况就已经相当不理想。

饭店的服务生也表示，虽然邓丽君对人相当客气，没有架子，但因为神色与精神都不太好，很少出门。服务生都相当担心她的健康，也觉得她经常在咳嗽。尤其事故发生时，保罗刚好出外购物，回来后发现邓丽君病危为时已晚，因此他相当低调难过，一整天把自己关在饭店房间里，也不愿与媒体多做交谈。面对邓家

人的悲愤与指责，保罗也一直相当低调。百般巧合，或许正如台湾一位密宗大师林云所说，邓丽君原本应该是“长命之人”，不过命中劫数到了，这一关没能躲过去罢了，让人不胜欷歔。

死亡引发媒体混战

邓丽君的死亡，在当地媒体披露下，迅速在国际媒体引发一场大混战。由于邓丽君国际巨星的身份，动见观瞻，因此她的死讯立刻引发各地华人圈与歌坛相当大的震撼。尤以台湾、香港、日本等地的媒体最为积极，纷纷组成采访团，赶赴清迈采访这位巨星的最后一程。台湾各有线、无线电视台，更纷纷以实时头条的新闻，报道邓丽君的死讯。邓丽君过往的成就与表现，乃至她的演唱会片段，都变成各媒体充实版面的重要资料。但一味求快的结果，也导致台湾两家电子媒体因为转发路透社来自泰国的第一手画面，正面处理了邓丽君遗容，造成大批观众与路透社的正式抗议，最后还是道歉了事。

邓丽君的死亡，引发媒体追逐，尤其咄咄逼人的日本媒体，更



邓丽君的去世成为当年度世界范围一大新闻



直接质疑邓丽君是否真的死于气喘。对于无法接受邓丽君死讯的歌迷，这样的报道方向的确有助于移转心中的悲痛，因此善于捕风捉影的媒体火上加油，使得情势更为紧张。例如有日本媒体直接点出，邓丽君的遗体从左边颈部到额头出现明显红色痕迹，是勒痕、巴掌印，还是死前倒地碰撞造成的尸斑，相当启人疑窦。类似的质疑，加上邓丽君的死因已然成为世界新闻界关心话题，因此相关争议的蔓延终于让负责急救的医院无法承受，最后只能由负责诊断的蓝姆医院之苏密医师召开记者会正式澄清。苏密医师强调邓丽君的死亡原因就是气喘，并且根据诊断，邓丽君已经有相当长的气喘病史，因此邓丽君的死因纯粹是因为运气不好，过晚急救，气喘导致呼吸无法接续所致。至于所谓的淤伤，则可能是因为气喘发作导致跌倒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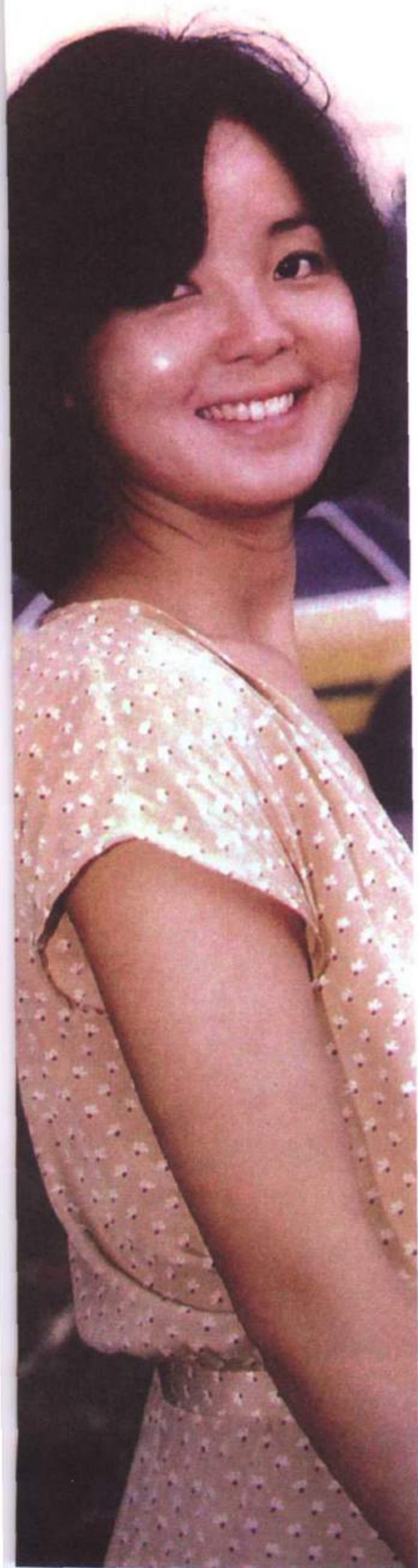
媒体也质疑到底是如外传的由气喘引发心脏病发作，还是因为喷用过量的气喘喷剂而导致昏迷或心脏病，相关消息的流言不断，也引发了连串争议。尤其邓丽君已经年近中年，因此当时早就陆续传出邓丽君为了保持体态轻盈不变胖而寻求刻意减肥，仅吃水果餐或喝果汁果腹的消息，是否会因此造成营养不良而导致身体异状，也成为媒体推测造成邓丽君猝死的原因。

在捕风捉影之下，邓丽君与保罗的关系也被拿出来大做文章。先是有媒体揭露邓丽君何时抵达饭店的讯息纷杂，一方面警方表示邓丽君是在5月5日抵达清迈，与多位友人一同住进酒店，酒店方面却有人说邓丽君在4月初就抵达清迈，并且只有男友保罗一人同行。此外，邓丽君病发时，保罗到底在哪里，究竟是在房里，还是外出购物导致来不及急救，也都引发连串质疑。

不过随着社会的动荡与疑虑逐渐下降，相关的流言终于慢慢沉淀下来。台湾医界也推测，邓丽君应该是因为感冒长期未愈，并且气喘多次发作却没有留意，所以才在缺乏既定药物的状况下，导致气喘临时发作致死。

但是邓丽君死亡的消息，还是立刻引发华人圈的大震撼。两岸三地都有歌迷自发性地为邓丽君守灵、守夜，设置简易灵堂，不但鲜花不断，不敢相信的大批歌迷更是悲伤得不能自己，不时传出掩面痛哭的消息。台湾的民众更是举家守在电视机前，观看这个令人震撼而无法接受的新闻。在日本方面，包括NHK、富士、朝日等大型媒体，也赶在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个消息并持续追踪。NHK不但立刻为邓丽君制作了回顾专辑，访问当年她在日本的传言男友森进一，出版邓丽君专辑的代理公司更要求员工一律戴孝一周，把邓丽君的死当作家人故去。日本媒体并强调，这个不幸意外“让人休克”。至于大陆方面，则在5月10日的中央电视台的黄金节目新闻联播中，宣布了邓丽君的死讯，并播放了她在演唱会与生活中的十几个场景画面。

邓丽君的恩师左宏元在听到消息时，根本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强调，邓丽君始终是用丹田力量在歌唱，因此说她死于气喘，实在难以置信。恬妞等与邓丽君一同成长的明星，也表示从没听过邓丽君提到她自己有这么严重的气喘宿疾。至于与邓丽君一同上过日本“红白歌唱大赛”，为华人歌星争光的欧阳菲菲，则以“腿都软了”形容她的感觉，表示长期以来一同与邓丽君在日本歌坛共同奋斗，没想到年轻的邓丽君就这样去了。邓家的结拜大哥、台湾著名幽默作家赵宁则表示，邓丽君雄怀千万里、心细如发，无



论飘游到何处都不忘与父母兄弟相连，对各种攻讦始终一笑置之，因此鲜活的巨星形象绝对永远活在所有中国人心中。

在邓丽君隐居期间还与她保持亲密交往的闺中密友林青霞，则是表示自己虽然感到相当大的冲击，却因为连日心神不宁而早有预料。林青霞说，她与邓丽君两人意外成为好友，但在她筹划婚礼时，却因为联系不到邓丽君而使得好友在婚礼中缺席，成为她一生相当遗憾的事。但林青霞也说，邓丽君的敬业态度与语言天分，实在让她相当佩服，可是邓丽君的好强，愿为朋友付出一切，对自己的孤独与苦痛却不愿让朋友分担，也让大家担心。林青霞娓娓道来，显得相当悲凉。

遗骨回归台湾故乡

5月8日深夜，邓丽君的死讯传回台北邓家。据邓长禧回忆，保罗当时紧急挂通了长途电话到邓丽君家中，结果邓丽君的三嫂只听到保罗说“Something happen”，待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紧急打电话查询后，保罗才说邓丽君“*She is gone, no more Teresa*”。家人听了都不敢置信，邓长禧隔天也立刻与几位友人搭乘泰航班机，自香港转机飞向泰国清迈，为邓丽君料理后事。

邓长禧在泰国时间10日晚间11点抵达清迈，看着身着粉红色睡袍的遗体，确定了是邓丽君无误。而这位国际巨星在医院的灵堂，也仅仅是简单地放着几个“巨星殒落”、“南天星殒”、“永怀才艺”等当地友人致赠的花圈，并设置了简易的佛坛，有法师为邓丽君诵经并办理法事。

由于邓丽君的特殊地位，泰国当局并未完全按规定要求限制遗体需在签发死亡证明书与防腐程序后才能运出国界，而是简单由泰国高僧举办法会后，就发还邓家以不经解剖的遗体。邓丽君的遗体被放在白色的泰式棺木中，以五公斤的干冰冷冻防腐，搭机运回台北，在台北时间11日晚间10时30分抵达桃园中正机场。

泰航633客机停在二号机坪，邓长禧一声“姐姐，到家了”——邓丽君的遗体终于回到了她的故乡。

为了表达对这位巨星的尊崇，台湾方面一切手续与规定从简，并在机场布置了鲜花素果与简易灵堂，供邓丽君的家属在现场奠祭。现场除了邓家亲属、悲伤的歌迷以及台湾官员外，海内外媒体记者超过数百人，均在现场见证这位旷世巨星的最后一段人生路。邓丽君的遗体也在第一时间由灵车转送到台北第一殡仪馆。

邓丽君的母亲在听到爱女的噩耗后，一连几天吃不下也睡不着，眼睛哭得红肿，因此在整个过程中始终一语不发，惟独在家人商量邓丽君的后事时，邓妈妈坚持要用土葬，而不能把她心爱的女儿烧掉。邓丽君的妈妈也在邓丽君头七时，委由邓丽君的哥哥烧化了一封写给女儿的信，表示伤心邓丽君不听话，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但也希望藉由邓丽君的不幸让许多家庭与歌迷注意自己至亲的健康，最后也希望邓丽君能好好安



息，不要再辛劳了。

前往清迈迎灵的邓长禧说，他在邓丽君死前三天还通过电话，聊一些气喘与工作的事，没想到姐姐就这样地走了。邓丽君的大哥邓长安也指出，邓丽君早在九岁时就有气喘病，当时家里没钱看医生，只能买了中药在茶壶里蒸，邓丽君就靠着药的热气抑制气喘，长大后就没有再发病。

此外，邓丽君的大哥也表示，邓丽君在生前惟一耿耿于怀的事就是，她在1979年发生的“假护照事件”。当时邓丽君因为相信一位印尼商人朋友能够帮她办到一份正式的印尼护照，因此一度在入境台湾时用了这本护照希望节省处理时间，没想到不但误事，还要饱受媒体批评，甚至风波酿成日本政府处分邓丽君一年不得入境日本，而且被媒体写成遭驱逐并永远禁止入境。此事让邓丽君饱受折磨，并且始终对媒体相当不谅解。

不过邓长安还是说，上天既然安排邓丽君到西方世界，把悦耳歌声散布到天上，家人只能割舍与邓丽君42年的手足之情。而邓丽君为整个家庭付出这么多，不管是物质条件或精神的愉悦，大半生都在奔波忙碌，从不喊累。未来他们将会继续奉养母亲，为邓丽君善后，因此美好的路，邓丽君既然已经走完，凡付出者绝不会被遗忘，所以深深期盼邓丽君能够安息。

为邓丽君布置的灵堂，是她的亲友与歌迷送她在这世上的最后一程。整个灵堂是以白色与粉红色布帘作为装饰，三层的灵位宛如乐坛，最高一层也放着圣母像。由美国特地运来的铜制棺木



1995年5月28日 邓丽君长眠金宝山“筠园”

上镶着一块水晶玻璃，内部装有一张天鹅绒的床，由于密封得宜，可保50年遗体不化。邓丽君的遗容上打着腮红与两道柳叶眉，显得有些胖嘟嘟。她穿着浅粉红色滚青边的旗袍，还带着一串邓妈妈为她准备的珍珠项链。

葬礼现场，台湾陆军乐仪队担任了仪仗队，台湾所有媒体均现场转播，还有一批批来自台湾与海外的乐迷以及明星、艺人前来与邓丽君告别。告别式现场

附近被挤得水泄不通，有超过20万人想要一睹邓丽君的最后的一面，因此从前一天晚间开始排队。整个告别式现场已经交通瘫痪。

在仪式结束后，邓丽君的棺木，就被迁往台北县金山乡的金宝山墓园——筠园，与父亲的遗骨一同下葬。墓地现场也有数百束

歌迷的鲜花为邓丽君送最后一程。但是，邓丽君生涯最后阶段的密友保罗，则在私下见过邓丽君最后一面后，没有等到告别式开始，就因伤心而提前离开台湾。

筠园是金宝山墓园的老板象征性地以新台币一元的代价捐出所兴建，位置背山面海，知名作家三毛也下葬在附近，因此才让邓丽君的妈妈放下心。在这个



邓丽君的墓地“筠园”

专为邓丽君布置的纪念墓园区中，邓丽君的墓碑以黑色大理石刻成，并镶有白色的邓丽君造像。由于强调自然造景，因此邓丽君的墓园被设计成纪念公园，园内有全身铜质雕像，以及可以自动发出邓丽君歌声之红外线感应开关及黑白相间的键盘。墓碑不在墓地正当中，碑上仅简单地用几种文字写着，“这里安卧着一位为歌唱艺术奉献一生的巨星”——这也是邓丽君绚



烂一生的最直接写照。

邓丽君是华人瑰宝，她的逝世引起极大震撼。传媒大量报道相关消息，电台则持续广播她的歌曲，邓丽君的唱片更是成为抢手货。马来西亚歌迷感叹邓丽君的英年早逝，有人甚至痛哭失声。连在被形容为华人文化沙漠的印尼，邓丽君的歌也很风行，且对推广华语起了一定的作用。她的去世，在当地华人当中引起自发悼念活动。至于日本，在闻听她的死讯后，更是大感震荡与痛惜。日本专代理邓丽君的唱片公司，把她当成亲人般服丧，规定全体职员戴孝一周。为邓丽君作词、谱曲的荒木丰久，在公司商讨推出邓丽君的《黄昏伤情》新歌的会议上，接到邓丽君的死讯，当场双脚发抖，一边痛骂打电话来的唱片公司职员：“你胡说八道什么？”邓的去世，更在大陆引起连锁反应，5月10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发布邓丽君病逝的消息，播出了她在演唱会和生活中的十多个场景。这样的规格在大陆也极为罕见，而这也是自大陆曾将邓丽君歌曲视为“靡靡之音”后首次的公开宣示。

241

邓丽君落户上海，完成身后回大陆夙愿

邓丽君过世后，邓丽君基金会曾于2001年5月出版邓丽君生前未发行之英文与中文歌曲，这张过去从未曝光的专辑，依惯例交给具有十多年合作关系的环球唱片（前宝丽金唱片）发行。

这张新专辑是邓丽君在1991年至1992年与保罗热恋时录制的，那时她歌瘾发作，分别在法国和香港录音室录了五首英文歌

我的爱人 再见……
我把一切献给了你 希望你要珍惜
不要辜负我的真情意



和七首中文歌，事后邓丽君觉得不理想，就将母带放在家中。不过事隔多年，再听到她的歌声，反而有完全不同的感觉。然而当时录制的音乐比较简单，于是环球唱片找知名制作人李寿全重新制作。

李寿全过去曾为邓丽君写歌，音乐理念接近，这回他不仅选择到新加坡配和音，又进北京录音室加入管弦乐配乐。当初决定在大陆录音，只是单纯地“找感觉”，没想那么多。他说，这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吧。

至于邓丽君在赤柱的住宅，由于是住宅区，所以限制相当多，前些年开放游客参观，结果数十万人次的游客量不但把地板都踩坏了，四周邻居更抱怨连连，甚至夜深人静，还故意打电话检举邓丽君故居里在放音乐，要警察去查看，但其实里面只有管家，没有人在听音乐。因为不堪其扰，加上维护费相当高，因此才决定休馆，甚至也考虑将故居出售。

原先也曾计划直接申请赤柱故居改为纪念馆，但香港土地分区很严，要按照构想变更不容易，谈了一年多都没有结果，因此基金会目前考虑前往上海地区兴建邓丽君的文物纪念馆，仿照邓丽君香港故居的外观重建，故居内所有东西都可以搬过去，以原貌呈现在歌迷面前。

之所以选择在上海，是因为邓丽君对上海有特殊感情，上海是她最喜欢，而生前却又无法前来的一个地方。毕竟邓丽君唱了这么多描写上海繁华的歌，对



台湾邓丽君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邓丽君五弟邓长禧于姐姐在上海福寿园纪念馆落成时在雨中发表感言

外滩又这么向往，邓丽君的纪念馆若能落脚上海，应该也能对大陆广大喜爱邓丽君的歌迷有个交代。

目前纪念馆的场址有几个不同构想，包括外滩周边、徐汇区都去探勘过，未来不但希望能提供歌迷一个凭吊的地方，呈现邓丽君在文化与历史上的意义，更希望能创办艺术学校，并成立奖助学金，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年轻同胞。

不过目前开办纪念馆还是相当麻烦，最主要是繁复的程序与政府的态度上，因为要设置纪念馆必须要得到政府的审批，因此在行政程序上，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

但就在此时，一个新的设想却开始使邓丽君回到大陆的遗梦成真。

正当邓长禧在为邓丽君纪念馆建馆一事奔波时，上海著名的文化陵园福寿园主动与他取得了联系，表示要建一座雕像和衣冠墓。在这里，已经有海内外两百多位各界人士入住，如民国元老章士钊、蔡元培，新



“邓丽君生平遗物巡回展”第一站在上海开展。这是展厅门口

闻界人士，蒋经国挚友曹聚仁、三十年代红星阮玲玉等。

2003年，就在邓丽君逝世八周年之际的4月初，邓丽君的衣冠墓、纪念雕像在她生前向往的上海落成。数千位歌迷在细雨中参加了仪式，并参观了“邓丽君生平遗物内地巡回展”，这是大陆首次设置的邓丽君纪念场所。



据邓丽君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她的五弟邓长禧透露，虽然邓丽君一生都没有到过上海，但是她生前最向往的城市是上海。她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朋友中最多的也是上海人，一生演唱过的众多成名曲，好多都是来自上海三四十年代的旧歌。

邓丽君回到上海，天意如此。

邓丽君在故世八年后，终于梦回大陆。

邓丽君短暂的一生充满传奇与故事，也充满诗意



邓丽君的大哥邓长安为纪念像揭幕，激动不已

的回忆。对于自己的一生的总结，早在多年前，她就在一首旧作中，为自己的一辈子作了一个结语。也许这是她最真实的写真吧。



展览会上邓丽君的奖杯

往事不堪思，世事难预料，莫将烦恼着诗篇，
梦短梦长同是梦。

一切都是为了年少的野心，身世浮沉雨打萍。
天涯何处有知己？

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

一切都是为了如水的柔情，不妨常任月洒脱。
为何看花花不语？

是否多情换无情，烛火无语照独眠。

爱情苦海任浮沉，无可奈何花落去，
惟有长江水默默向东流。



台湾邮政总局发行的纪念邓丽君“个性化邮票”

附录 邓丽君档案

一 邓丽君词典

249

邓丽君会几种语言

除了每个台湾小孩必备的国语(普通话)之外,据邓家人说,在语言方面,邓丽君的表现挺不错,例如一到日本,唱片公司原先安排了一个翻译,但还不到半年就用不着翻译了,包括日常生活与应对媒体记者采访,邓丽君都可以自己来。除了天分外,主要因为邓丽君经常四处旅行、巡回,所以培养了她应用与积极学习各种语言的条件,包括英语、日语、法语,都说得很流利。

在中国方言方面,包括台语(闽南语)、广东话和上海话,邓丽君都说得不错。她尤其喜欢说上海话,因为邓丽君在香港有不少上海朋友,加上上海是中国人近代文学与歌曲中,描绘中国近代最繁华、最有气氛的一个都市。邓丽君唱了很多的怀旧歌曲,例如《何日君再来》、《夜来香》等,



对上海更有一份特殊感情，因此上海话学得很好。

另外，邓丽君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是靠着不断地在秀场巡回演唱累积的，在东南亚华人世界中，包括新马和印尼的成绩都不错，也曾去过越南的西贡，受到华人欢迎，此时邓丽君学会了马来语。

八十年代初，唱片公司发行了邓丽君的印尼语专辑，把《小城故事》这些知名华语歌翻译成印尼语，由邓丽君演唱，加上印尼语和马来语很类似，因此邓丽君也会简单的印尼话。

有语言天分的邓丽君，尽管粤语流利，但在唱粤语歌曲时还是碰到一点挫折。因为要注意音调的准确，又要抓住感情，第一张粤语唱片录音的时间是华语唱片的四倍。

邓丽君的唱片销售量

邓丽君文教基金会对于她的唱片总销售量并没有精确的统计，主要原因是在中国大陆有关邓丽君的唱片大多数是盗版，唱片公司无法统计。但粗略来看，邓丽君几乎每张专辑的累积销售量都超过一百万张，而邓丽君出过的专辑超过一百张，那总共是多少呢？您可以自己乘乘看！

邓丽君的宗教信仰

有人说邓丽君信天主教，不过邓长禧说，那是小时候的事。因为当时台湾社会很穷，只要愿意信天主教，教会就会发一些白米、面粉给信徒。当时台湾的经济状况不好，这是很多台湾小孩的共同记忆，而邓家的家境也很艰困，所以邓丽君就跟着哥哥们到教堂，信了天主教。

不过长大后，邓丽君比较信佛教，和密宗大师林云也很熟，所以才会常穿紫色的衣服，家中也有密宗法器。在过世前几年，她常到泰国清迈，主要也因为当地是佛教圣地。

还有，邓长禧透露，对于算命，邓丽君也相当相信。毕竟演艺圈里五花八门，起起落落没什么定数，出门在外，总会碰到奇怪的事，有时是运气，有时又有谣言，许多事情的发生无法解释，因此邓丽君常去算命解惑。

邓丽君为何未奔父丧

邓枢在1990年5月9日过世，当时邓丽君因为没有立刻回台奔丧，引发许多流言，其中一说是她得了艾滋病。事后邓丽君现身辟谣，强调当时只是因为悲伤过度而病倒，并非罹患艾滋病。

不过事隔多年后，据邓长禧说，当时邓丽君罹患肾炎，在巴黎住院，身体非常虚弱，根本不许可她搭机回台奔丧。

邓丽君的遗愿

法国男友保罗在邓丽君逝世后，接受香港“亚视”访问时透露，邓丽君生前有个愿望，就是在中国大陆兴建一所妇女学校，让不识字的中国妇女有机会接受教育。

保罗说，邓丽君生前一直对他提这件事，他也很支持。只可惜她的心愿还未了，即意外与世长辞。

邓丽君也曾说过，她常觉得有些遗憾，在别人正享受青春，上学读书的时候，就出来唱歌了。如果生命可以重来一次，她说还是会选择唱歌，但会把时间延后一点，她要先享受一段求学的生活。



邓丽君的遗产

邓丽君退隐多年，没有来自公开演唱的收入。然而据估计，她身后遗产约在新台币二亿元以上。遗产中大部分来自唱片版税；大笔不动产一是位于法国香榭丽舍大道、价值新台币三千万至四千万的住宅，价值一亿七千万台币的香港赤柱别墅，位于台北市孙中山纪念馆附近的大楼住家则至少价值一千万元；另留有马自达跑车和劳斯莱斯汽车等动产。

尽管邓丽君遗产不少，最后一位爱人保罗并无缘继承，由于邓丽君未婚，父亲过世，她的遗产依法全部由妈妈继承，邓家人则以她的遗产成立邓丽君文教基金会，一方面继续出版与邓相关的音乐作品，另一方面推广音乐教育，培养年轻人。

邓丽君是不是国民党的特务

国民党退役的情报少将谷正文曾经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指出，邓丽君在1968年申请出境过程中，被国民党当局要求担任“台湾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对于这种说法，邓长禧认为，根本是无聊，有人刻意放的假消息。

邓丽君为何剪短发

有人说，邓丽君剪短头发是因为爱情失败的关系，但其实是因为她喜欢运动，包括游泳和划风帆等，这些运动留长发比较麻烦，短头发比较好整理。长发在泡过游泳池的水之后，会变得又粗又硬，还会掉头发，每天要花三个钟头整理。而短头发整理起来很方便，所以就很讲实际地剪了长发。

邓丽君喜爱的颜色

紫色和桃色，她的表演服装和家居服都以这两种颜色最多。她也喜欢白色，因为新娘子穿上白色婚纱非常美。

邓丽君年过四十为何鲜少化妆

邓家人说，十几岁就开始唱歌的她，为了登台必须化妆，长期造成皮肤的负荷，选择洗尽铅华，一方面是为了让皮肤休息，而且也不想再以外在的装饰去取悦他人，即使公开场合也不例外。决定减少商业演出，一部分原因就是希望让身心都能喘一口气。

邓丽君家人的近况

邓丽君的大哥邓长安在台湾高雄经营餐厅生意，妈妈赵素桂与二哥邓长顺同住，三哥邓长富和五弟邓长禧都住在台北，其中邓长禧担任邓丽君文教基金会执行长，目前正在积极筹划在上海开设邓丽君纪念馆。

在邓丽君过世后，邓家人也逐渐回归平静的生活，鲜少在公开场合曝光，即使是当年叱咤风云的星妈赵素桂，现在除了在每年5月8日邓丽君忌日当天露面，已经不再与传媒接触。在女儿逝世八周年当天，赵素桂依例亲赴位于台北县金山乡的筠园探望宝贝女儿。近年比较消瘦的赵素桂身体仍健朗，她微笑着透露，前些天在梦里，女儿曾回来看她，她说，看起来，女儿现在过得很好。



邓丽君最喜欢的地方

走过世界很多地方的邓丽君，你知道她最喜欢哪里？答案是香港。邓长禧说，因为邓丽君认为，香港的景色比任何地方都令人陶醉。后来，即使是旅居法国，邓丽君每年一定会回到香港赤柱佳美道18号的别墅小住一段时间。

邓丽君生前曾提及，在国外通常有二等国民的感觉，因此如果有一天要定下来，她会选择香港或台湾。

在香港，天香楼是她最常光顾的餐厅之一，每回总爱点“东坡肉”这道菜。邓丽君常在点“东坡肉”时告诉同桌的朋友，因为童年家境不好，偶尔菜中会出现肉就感到兴奋不已。爱吃香喷喷的“东坡肉”，是她对整个童年记忆的无穷回忆。

邓丽君的八首经典歌曲

邓丽君故居展示厅里，镶有一个超大的黄金唱片，上头写了八首歌曲，这是邓丽君的香港歌迷在她所唱过的歌曲当中，票选出来的八首最受欢迎的歌曲，八首歌曲的排名是：《月亮代表我的心》、《甜蜜蜜》、《再见我的爱人》、《小城故事》、《我只在乎你》、《漫步人生路》、《海韵》、《忘记他》。

二 邓丽君从艺大事记

本名：邓丽筠

小名：丽君

英文名：Teresa Teng

日文名：テシサ・テン

艺人称号：天才歌手、学生情人、永远的邓丽君

籍贯：河北省大名县邓台村

出生地：台湾省雲林县褒忠乡龙岩村

生日：1953年1月29日（周四、壬辰年腊月十五日）

生肖：龙

血型：O型

星座：水瓶座

身高：165公分

语言：国语、粤语、闽南话、山东话、英语、日语、
法语、马来西亚语等

最感谢的人：家人，尤其是母亲

最大的愿望：念书



邓

丽

君

画

传

儿时的理想：当护士

最难忘的事：第一次上台视群星会忘词

流泪唱的歌：《再见，我的爱人》

最崇拜人物：南丁格尔

最羡慕美人：西施、林黛玉

最喜欢打听的事情：男歌迷的年龄及婚否

最喜欢手势：V字手势

喜欢的城市：香港、金门

最难忘风景：槟城

最难忘演出：马来西亚

最喜欢旅馆：印尼、新加坡旅馆

最喜欢地区：新加坡、金门

喜欢的颜色：紫色、桃色系列

喜欢的运动：网球

喜欢的舞蹈：DISCO

喜欢的服装：网球装，牛仔服

- 喜欢的香水：青草香型
喜欢的饰物：项链、戒指
喜欢的珠宝：钻石
最贴身首饰：左手的玉镯
喜欢的玩具：洋娃娃
喜欢的收藏：自己的新闻剪报
喜欢的动物：小松鼠（小动物）、海豚（大动物）
喜欢的花卉：玫瑰花
喜欢的休闲方式：一个人冲杯茶听音乐
喜欢的书籍：《日瓦戈医生》
喜欢的电影：《乱世佳人》
喜欢的建筑：小木屋
喜欢的食物：猪脚、辣的食物
喜欢的蔬菜：空心菜
拿手的菜肴：炒空心菜
喜欢的饮料：香吉士

邓丽君年表

- | 年代 | 大事记 | 赛事头衔 | 专辑 |
|------|--------------------------------------------------------------------------|------|----|
| 1953 | 1月29日出生于台湾省云林县褒忠乡龙岩村；6月全家迁往台东县池上乡 | | |
| 1954 | 举家迁往屏东机场附近居住 | | |
| 1958 | 至屏东市仙宫戏院附近学芭蕾舞 | | |
| 1960 | 举家搬迁至台北县芦洲定居；毕业于台北芦洲小学，表现出音乐天赋 | | |
| 1961 | 接受启蒙恩师李成清歌唱指导 | | |
| 1962 | 随“九三康乐队”四处慰问演出 | | |
| 1963 | 8月参加“中华电台”黄梅调歌曲比赛以《访英台》获得冠军 | | |
| 1964 | 参加国语演讲比赛，获全县第一名 | | |
| 1965 | 就读金陵女中获得台湾第一届初中演讲比赛第五名 | | |
| 1966 | 参加正声公司歌唱训练班；参加金马奖唱片公司歌唱比赛以《采红菱》夺魁 | | |
| 1967 | 自金陵女中休学；加盟宇宙唱片公司开始灌录唱片；9月推出第一张唱片《凤阳花鼓》，正式以歌唱为职业。《凤阳花鼓》、《心疼的小宝宝》、《嘿 嘿阿哥哥》 | | |
| 1968 | 参加群星会，首度上电视演唱《丢丢铜》、《比翼鸟》、《晶晶》、《畅饮一杯》、《一见你就笑》、《邓 | | |



邓

丽

君

画

传

丽君之歌第七集》、《邓丽君之歌第八集》、《邓丽君之歌第九集》、《圣诞快乐敬贺新禧》、《再会吧十七岁》

- 1969 演唱电视公司开播第一档连续剧《晶晶》主题曲；主持每日一星节目；首度应邀离台前往新加坡义演。《邓丽君之歌第十二集》、《谢谢总经理》
- 1970 主演第一部电影《谢谢总经理》；在香港与张冲合演《歌迷小姐》；随凯声综合艺术团赴港表演。当选香港“白花油慈善皇后”。《花的梦》、《恋爱的路多么甜》、《玫瑰姑娘》、《迷人的小姐》、《劝世歌》
- 1971 2月至次年8月，开始东南亚巡回演唱，包括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等地。《X+Y就是爱》、《爱情123》、《邓丽君之歌》、《何必留下回忆》、《歌迷小姐原声带》、《邓丽君圣诞贺年歌曲》
- 1972 与丽风唱片签约；香港歌迷组织开始串连；结识初恋情人林振发；当选香港十大最受欢迎歌星；再度当选“白花油义卖皇后”。《爱你一万倍》、首张台语专辑：《难忘初恋情人》、《海棠姑娘》、《那奴娃情歌》、《风从哪里来》、《彩云飞》
- 1973 1月赴美修读英文；到香港演唱于“香港歌剧院”、“汉宫”及“珠城”，后前赴越南演唱；拍摄电影《天下一大笑》；与日本渡边公司签约，并与宝丽多机构合作唱片发行，赴日接受密集训



练，在新加坡国家剧院出席“远东十大巨星晚会”。《少年爱姑娘》、《天下一大笑》原声带、《你可知道我爱谁》、《第一次见到你》、《路边野花不要采》、《有了春天不知道》、《你是我的梦中人》、《悲哀的梦》、《千言万语》、《海鸥飞处》

1974 3月1日正式赴日发展；主演喜剧《唐伯虎点秋香》；主演舞台剧《女记者》；主演喜剧《西厢记》
10月17日以《空港》一曲获日文音乐祭“银赏”；
11月19日以第二张日语专辑《空港》一曲当选1974年“最佳新人歌星赏”；《海韵》、《青山绿水我和你》、《水涟漪》；3月推出首张日文专辑《无论今宵或明宵》、《空港》、《雪花妆》

1975 加盟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在马来西亚巡回演出；在香港电视台录制邓丽君电视特辑；获日本唱片大赏；新宿音乐祭新人奖；东京电视日报十大歌星奖；银禧奖。《宝岛之情歌第一集：再见我的爱人》、《夜雾》、《夜的乘客》、《满潮》、《唐伯虎点秋香现场录音》、《没有爱怎么活》、《风的传说》

1976 邓丽君香港歌迷会正式成立；首次在香港“利舞台”举办大型个人演唱会；在新宿举办个人音乐会。《心中喜欢就说爱》、《鬼马俏医生》、《今夜想起你》（白金唱片）、英文专辑《爱的世界》、《泪的小雨》

1977 于台湾电视公司录制《邓丽君专辑》节目；在日本共发8张大唱片，12张小唱片；第二度于香港“利舞台”举行演唱会；东京“何处是故乡”大赛歌曲冠军；3月26日成为“香港第一届金唱片颁奖礼”第一位金唱片得主；日本电视放送奖。《丝丝小雨》（金唱片）、《香港之恋》（白金唱片）、《邓丽君怀念金曲》（白金唱片）、《云深情也深》、《小村之恋》

1978 在新马展开巡回演出；演出台湾连续剧《天涯常念旧时情》；第三度于香港“利舞台”举行演唱会；在日本举行大型演唱会；大碟《邓丽君 GREATEST HITS》及《宝岛之情歌第三集》同时获香港第三届金唱片奖；于日本以《东京夜景》获得“正顽张中赏”；将演唱所得捐作慈善，获台湾“警广（‘警察广播电视台’）雪中送炭奖”。《爱情更美丽》（白金唱片）、《一封情书》（白金唱片）、《金曲精选二》（金唱片）、《又见炊烟》、《无情荒地有情天》

1979 发生假护照事件，黯淡赴美进修日文、英文、生物及数学；4月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演唱会，为首次在美加地区办个人演唱会；“香港第四届金唱片颁奖礼”上，同时有三张大碟获白金唱片奖，另有两张大碟获金唱片奖。《小城故事》（白金唱片）、《甜蜜蜜》（白金唱片）、《难忘的情书》、《难



忘的一天》

1980 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洛杉矶音乐中心登台；身在美国，歌声却响遍神州大地，大江南北的民众为邓丽君歌声而醉倒；10月返台于“国父纪念馆”义唱，门票收入全数捐出；12月28日在香港推出第一张粤语大碟《势不两立》，瞬即达到白金唱片数字；第四度踏足“利舞台”，举行一连七场个人演唱会；年底赴东南亚作巡回表演荣获台湾金钟奖“最佳女歌星奖”。《邓丽君精选第一集》（白金唱片）、《在水一方》（白金唱片）、首张粤语专辑《势不两立》（白金唱片）、《一个小心愿》、《原乡情浓》（白金唱片）、《艳红小曲》、《忘不了》、灌制印尼语唱片

1981 开始台湾各地与东南亚巡回演唱；主持台湾金钟奖；香港七天九场个人演唱会创纪录；在高雄举办《何日君再来》义演晚会；帮山叶机车拍摄首个广告；参加“香港第五届金唱片颁奖礼”，连获五张白金唱片，刷新香港历届金唱片纪录。《假如我是真的》（白金唱片）、《爱像一首歌》（白金唱片）、《水上人》（白金唱片）、《邓丽君福建名曲专辑》（白金唱片）、《难忘的眼睛》（白金唱片）

1982 1月8日至11日于香港伊利莎白体育馆举办五场个人演唱会，宝丽金录制出版整场演唱会；在台湾台视录制《千言万语》专辑，推出《邓丽君

- 演唱会》双唱片，面世即双双成为白金唱片。《初次尝到寂寞》、《香港演唱会现场录音》（白金唱片）、《金曲精选三》（白金唱片）、《别把眉儿皱》
- 1983 歌唱事业迈入第十五年，并在香港富豪酒店举办三十岁派对；开始东南亚巡回演唱；再度主持台湾金钟奖；赴拉斯维加斯“凯撒皇宫”演唱，是首位在此签约演唱的华裔女歌手；推出粤语大碟《漫步人生路》，是邓丽君在港台推出的第109张专辑（不包括日本）；12月29日开始在香港红勘体育馆举行15周年巡回演唱会，创四项新纪录，总计观众达十万人，香港宝丽金统计邓丽君八年来唱片总销量达五百万张，创华语歌坛纪录。《旅人》、《淡淡幽情》（白金唱片）、粤语专辑《漫步人生路》（白金唱片）、《邓丽君十五周年》（白金唱片）、《漫漫人生路》
- 1984 赴英国伦敦留学；15周年演唱会首度对大陆直播；重返日本推出《偿还》专辑，刷新日本乐坛历史纪录；获选台湾十大金嗓奖歌曲《偿还》于日本获得有线放送大赏日本唱片大赏；日本演歌最受欢迎赏。《爱的使者》、《宝岛情歌雷射精选》、《偿还》（白金唱片）、《邓丽君日语精选》、《往事如昨》
- 1985 首度入围红白歌合战（第36回）；首度接受《北京青年报》专访，与大陆歌迷接触；接受日本《阁



楼》杂志专访，公布个人三段恋情与多张性感照片；在台主持反盗版晚会；首度在日本连续剧中客串；12月在日本NHK大会堂举行演唱会；在日本凭借新歌《爱人》连续十四周蝉联日本广播“点唱流行榜”冠军，并再夺“有线放送大赏”，同时在日本乐坛创下两项历史纪录《爱人》、《偿还》中文唱片

- 1986 再度入选第37回“红白歌合战”；推出《与君同乐》电视专辑；河北电视台播出邓丽君故乡行节目；参加香港白金巨星耀保良义演；单曲《任时光从身边流逝》（中文曲名《我只在乎你》）蝉联日本年度有线电视大赏，三度蝉联有线唱片大赏创下纪录至今；获选美国《时代杂志》七大世界女歌星。《香港之夜》、《东京夜景》、《空港》中文版、《酒醉的探戈》、《邓丽君影视名曲精选》
- 1987 继续穿梭于香港、台湾、美加及法国等地，但已处于半退休状态，除参与慈善演出外，甚少于公众场合露面；赴纽约参加“国际公益金”义演；出席日本“第38回红白歌合战”；《邓丽君自选歌曲两百二十五首》首度在北京发行，并印有邓丽君亲笔题词；日本有线音乐赏。《我只在乎你》（金唱片）、《别离的预感》
- 1988 中国大陆各单位面邀邓丽君访问；定居香港赤柱佳美道18号；名作词家慎芝女士过世专程返台

- 吊唁；举办金门音乐晚会；日曲《别离的预感》一曲，获日本有线大赏年中冠军；有线放送优秀歌星赏；日本有线音乐赏
- 1989 移居法国巴黎；在巴黎录制《泪的条件》等歌曲；赴成田机场澄清病故流言；TBS播出日本出道15周年特别节目；香港“亚洲电视”于农历年初二晚直播烟花汇演。《浪漫主义》、日文单曲《香港》
- 1990 父亲因病去世；应邀出席“无线电视”直播之慈善节目，作表演嘉宾
- 1991 第三度入选日本“红白歌合战”；承认法国男友保罗；表示已到退休阶段，将仅参加慈善演出；赴港参加“爱心献华东”赈灾筹款。《悲诵》、《莫忘今宵》
- 1992 除夕返台与家人过新年；在日本广岛和平演唱会上演唱；在“亚视”选美节目中获邀演唱《戏凤》；参加法国巴黎人权广场纪念活动；在日本推出《难忘的TERESA TENG》专辑，是个人在华语圈的最后一张国语唱片
- 1993 担任日本有线大奖赛颁奖嘉宾；3月赴港作“亚洲电视”TALK SHOW“龙门阵”嘉宾；应电视台总经理张家骧之邀，录制《永远的情人》晚会
- 1994 赴日本歌谣义演会中演唱；参加电视台《永远的黄埔》晚会，为最后一次在台公开演出；邓丽君巨星珍藏专辑；于日本推出《夜来香》唱片



邓

丽

君

画

传

- 1995 2月返台与家人团聚并接受媒体访问；出席3月23日香港亚视台庆，为最后一次在香港露面；5月8日在泰国清迈因气喘病发与世长辞；5月11日遗体返抵台湾；5月28日长眠金宝山“筠园”；大陆摇滚圈发行告别的摇滚——纪念邓丽君专辑；王菲发行《菲靡靡之音》
- 1996 香港嘉利大楼失火，烧毁宝丽金拥有邓丽君原声母带。《邓丽君八八极品》、《美丽与孤独》
- 1997 邓丽君文教基金会成立。《往日情怀》、《美丽与孤独》（粤）
- 1998 《漫步人生路》纪念音乐剧
- 2000 《星愿系我心》纪念音乐剧
- 2002 《但愿人长久》纪念音乐剧；台北纳丽台风大水，毁损邓丽君文教基金会部分珍贵史料
- 2003 邓丽君五十冥诞纪念

后记

想像中的邓丽君

师永刚

最初听到邓丽君是在遥远的1984年某个平静的早晨。
我走在这个山西小城的尘土飞动的街道上，呆挂在街
道边的电线杆上的有线广播里，忽然传出异声：

请你的朋友一起来，
小城来作客。

歌声温软，极富穿透力。在晨间的炊烟中飘浮。那天的
景象与歌曲相契在一起，如同一首情景MTV。在晨间的八
十年代气质里，永远地印刻在我的记忆中。

我呆站在尘土中，如听天籁。

那时我十三岁。



老师告诉我，这歌是一个叫做邓丽君的人所唱。她在台湾。

我偷偷地用学到的简单的地理常识，查到了她与我的距离：三千七百公里。但我知道，也许有一天，我会越过这个地理距离，走到她的身边。也许我的一生中，会有某件事情与她相关。此后，我几乎有意识地寻找在大陆所有能收集到关于她的资料。1985年，我看到了她接受大陆记者采访的报道，那张报纸是我接近她的开始。无数张被用录音机翻版的她的歌曲以及偶尔通过短波传到大陆的音乐会，做一个盲目而又乐在其中的歌迷，是一件幸福的事。我试过那种用破破的嗓子去唱她的所有歌曲的摇滚风格，我发现这种迷恋成为了我的本能，以至于因为她的歌曲，认识了更多的相似的人。才发现，她在中国三十五岁之前那一代人中的影响力，到了几乎成为这部分人成长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1995年，我在央视看到关于她去世的消息时，我与几位她的FANS们，在卡拉OK中狂唱了几乎一晚上。

在歌声中怀念一个人，这是我惟一的可以想起的方式。

这种遥远的恋爱，使我一直坚信她并没有真正离开我们。因为这个世界，用唱片记录下了她的音乐。而亚洲，更多的人，用心灵记下了她的声音。我们用心灵与她在恋爱。那是深入骨髓深处的痛击。我可以听到一种声音永远在无意中飘浮。如同十几年前，那个奇异的山西早晨。

真正接近她是在四年前。那个夏天，我在香港的中环行走，远远地看到一幅她的海报。远远地听到那首熟悉的歌曲。那个人，她，又出现了。

后来我发现那天是5月8号。

那天是她去世五周年的忌日。

我才吃惊地发现，她真的已离开我们有很多年了。

我跟着人们，走进了她位于香港赤柱的别墅群。那座房子刚被当成纪念馆不久。她最后的情人保罗，也因她去世，而一个人在这里盘桓数年，直到前几个月才在邓家人劝说下离去。附近的居民有许多关于邓氏的传说，如半夜会听到有人在这里唱歌。还有人看到她，唱着《甜蜜蜜》。她是活在想象中的人，死后也仍然活在故事与想象中。

但这恐怕仍然不够。

我第一次真切地可以感受到她。不过她此时站在墙上一张张装饰精美的画框中。我也首次真正从歌声中离开，开始走入她的生活。开始接近这个人在两岸间用歌声划破沉默与隔阂的神秘。也包括她优雅的风姿与特立独行处的绰约。这是个真正属于我想象中的人。我希望能够看清她的一生，真实地触摸到历史的暗处、人世的机巧，命运的跌浮，以及神秘的声音与音乐之神的归宿。

这也许是我惟一可以纪念她，并接近她的惟一通行证。

但邓丽君是谁？

这是另外一代人的问题。时间总是会把一代人与另一代人分开。但这中间的分水岭是什么？我一直想分清代际间的区隔。后来才发现，每一代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符号，就像1980年后这一代人的象形物是网络、电视、或者很快流传但很快消失的王菲、韩流、日剧之类。不确定与随



机的变化成为他们决定这个时代特征的标准。

站在他们之前的人则单纯与专一得像他们的年代的遗产。他们心灵最软处，印记的不过是邓氏一夜风行的不同歌曲，以及拖地的喇叭裤，可口可乐或者卡式录音机。历史选择了邓丽君，让她的歌声成为慰藉中国人焦渴的灵魂的湿润剂。邓丽君这个名字其实已与他们的成长经历相互纠缠在一起。在这些人的年轮里，你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唱片的密纹组成的青春的印迹。

这个时代的爱与那个时代的爱其实有着巨大的区别。在香港，我认识一个庞大的邓丽君歌迷会，他们的平均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上。更多的是一些四十多岁的政商两界的闻人。他们定期聚会，保持着安静的热爱与小心的对她的拥戴。那是一种对自己心灵中某种安慰的最好的保护。他们少了那些少年面对偶像时的狂热，也少了那些少年易变的热情，他们一生中只保持了这么一种简单的爱恋，如同终生归一的传统爱情，历久不渝，向死而生。

在大陆，在听多了十五岁的小侄女问我“邓丽君是谁”的话不久后的一个夜晚，她忽然来找我，要我借给她几盘录音带。原来她当晚看了黎明的《甜蜜蜜》。那是个好电影。当然用这样的东西来怀旧，来让另一代人借重，我心酸。邓丽君已在每个人心中，留下不同的印记。我揣摩过每个人如何看待邓丽君。后来发现答案总不得要领，就像你爱一个人，难道能说出是爱她什么吗？

因为这个原因。我在邓丽君去世六周年纪念日时，在我供职的周刊上，刊发了对邓丽君弟弟邓长禧先生的采访。

邓先生是个持重而又干练的人，他是几兄弟中受姐姐传染最重的人，举止行为都与她相近。而他最后也理所当然地承受了接持着姐姐事业的打理者的角色。现在他是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的掌门。在接受我的访问时，他已把姐姐当成了一份理想式的事业来经营。我从他那里听到了许多我并不了解的一个人的可以解释的真相，或者是找到了一个可以公开的关于她的说法。但更多的呢？

我记得那是大陆上首次用邓丽君作封面的杂志。没有想到，多年后，仍有读者来电话，问我，可否把当年邓去世时的一些场面，制成VCD来送给大家？

这是一位武汉的五十多岁的老妇人的电话。她告诉我，她的身边至少有几十人，都喜欢邓丽君，她们早晨晨练时放的是邓丽君的歌曲，聚会时的主唱曲目也是这些，还不时公开一些自己搜索到的她的唱片。尽管百分之百的是盗版。

但这是她们惟一可以看到的東西。

其实我知道，有更多的人与我一样，想看到一个真实的邓丽君。想看到她像我们普通的一面，这种危险的想法其实有可能让她恢复成我们普通的灵魂一样，回归尘土。但有多少人一直想让她只在想象的天堂流传，而不愿意让她回归自己身边？像她的歌一样，可以接近，可以闲聊。

如同我们庸俗的人间。

也许从四年前在香港看到邓丽君的那一时刻，用自己的笔去为她撰写一本书的愿望就开始了。一切都在下意识中进行。我所能做的就是，找到那些我自己渴望走近的真相，以及一个人最真实的那一面。其实运作这本书的



过程就是真正认识她的过程。我想告诉这个时代，一些声音可能永远都不会消失，因为他们就是我们成长的标志或者路牌。

这本书代表了我们对她逝去多年后的公众化撰述。我们试图不再去在一些细节上构织她的往事。我们先后在台湾，采访了邓家许多人，甚至去了她的老家芦洲，这是一个古老得只有故事的地方，现在邓丽君也在成为那里的故事、古迹与历史。

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的认知，带着强烈的个人意味。

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快去采访吧，当年邓丽君身边的人已消失得差不多了，他们很可能会带走这个女人所有的秘密。一生跟随她东走西跑的邓家老太太也已八十多岁了。他的弟弟也已五十多岁，当年在香港的价值七千万的别墅，现在已标价三千六百万，TNT的吕先生告诉我，说这些房产至少还值三千多万吧。房子开始贬值了，但她的歌声却仍然在这个时代保持着自己的价值。吕先生说，一年可以收几百万的版税，但在大陆，大量未被授权的邓丽君的歌曲，仍然被盗版着发行。

几十年了，邓丽君仍像当初一样，悄悄通过盗版进来，二十多年后，仍然如此。如同她在大陆的地位一样，没有改变。

只是她的雕像在上海的一座墓园里站了起来。

一部关于她的歌剧有可能在上海公演。

至于邓丽君的纪念馆，正试图在上海建成，邓长禧先生说，她生前惟一喜欢的就是旧上海。她的唱腔里有许多上海的意味，现在，我们正在努力让她回家。



这本书能够顺利出版，要感谢作家出版社的魄力，感谢台湾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邓丽君弟弟邓长禧先生的帮助，感谢香港 TNT 的吕建成先生，感谢出版社的王宝生老师，他始终参与了这本书前后的策划与后期的制作。我的好友昭君、方旭在台湾担任了大量采访工作。这是他们工作的结晶。许中云先生参与了这本书前期与后期较为重要的技术工作。

当然，如果这本书能够让你触摸到真正的邓氏秘密，那正是我们努力的结果。

2003年6月1日 深圳

历史的证据

——关于《世纪华人画传》丛书的缘起

师永刚

“历史其实是由几个重要的人与更多的不重要的人的存在组成。当他不存在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去证明历史？”早年的哲学家达尔文的话代表了我对于历史的疑问。历史存在的方式，其实不是由它本身决定，而是由书写历史的那个人的立场与价值观决定。

通常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只是在看那几个人的表演。他们存在的时候，这个世界以他们的思维运转，影响社会、民众的方向，进步的根基，甚至社稷、江山的形态与色彩。

我在看前一段时间播放的《走向共和》之时，印象深刻。那个统治清朝的女人慈禧、那个智定神闲谋天下的李鸿章先生、那位窃江山为己家的袁世凯先生，那位毕生寻找中国方向的孙中山先生……他们谢幕后，历史忽然静场，显得没有力量与高潮。我们看到的只是清淡过场与另外一幕静场前的开锣声。历史被他们带走了，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各取各用的记录与表达方式。



这是我遇到宋美龄女士之前与之后的真实想法。

早在我可以读懂历史的时候，宋在中国的史书中的形象就是 I 认识那一段历史的真实解读。一部分人告诉我，她是这样的。另外一部分人又告诉我，这个号称“民国第一夫人”的宋氏，又是那样的。以至于三年前的某天，我在香港看到她的某部分历史的展览。那是 I 不可以想象的一种震荡。这个女人越老越美。她的美是在沧桑之后，历史在她的身体里的积蓄的美。她在一大群的美女挂像中，脱身而出，直刺 I 眼目。

照片上有她一向骄傲的1943年在美国“发表掷地有声之演说以及奔波于东西两岸，呼吁国际友人助华抗日，则中国军民奋力抵侮的事迹”。之后， I 设法听到了BBC保存几十年的她在美国时期的演讲原版录音。纯正的美式英语以及严肃的东方气质和西方谈吐，为男性政治带来了引人入胜的遐想，英国布鲁克元帅认为宋美龄利用了“SEX AND POLITICS”（性和政治），以达其目的。这些目的包括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蒋孔宋家族利益”。

这是我看到的另外解读。

在本书之前，大陆已出版了多种关于宋美龄的传记版本。这些传记由想象和传说组成，真实的记录并没有包含在内。至少宋美龄仍活着，在本书出版时，仍然以一百零六岁的高寿，固守着可怕的对于过往历史的沉默。偶然作画，偶尔与亲人相伴。但已远离台湾政坛。并几无关联。她身历自己的先生和儿孙故去，冷眼看着百年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冷眼旁观“过去的事情已过去了， I 不想再对以前的事情发表讲话……”

但能说话的会是什么？

我发现了这些照片。

这些照片是会说话的真实的影像。她远比我们的描写真实，也比我们发现的历史的解读方式真实。因为照片保留着当时她的想象力与眼神，甚至当时的细节。

我用了三年时间，开始了这段历史的重新记述。我希望能找到可以佐证宋一生的历史的照片，出版一本宋氏画传。用图片记录她的一生。

寻找这些过去旧照片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发现更多相关的人的开始。我认识了早期曾出版过宋美龄著作的台湾时报出版公司编辑李潍美小姐，她帮我介绍认识了宋美龄的御用摄影师董敏先生。他提供了相当多的早期的宋女士的照片。董先生在提供这些照片的时候，附加了几个要求：一是正面客观使用；二是精美制作。这个要求成为我们编撰本书时的一个基本前提。客观真实地再现传主的一生。

我们只是在反映历史，但我们拒绝评价历史，包括这个人。

本书最后选用了林博文先生撰写的宋氏一生。他在授权书中，表达了对我们编选态度的肯定。但客观地说，林先生的文章，以及他在美多年的背景，使这本书更具国际化眼光与华语世界观点。而以收集旧文献照片为事业的秦风先生，提供了大量的独家照片，这些照片是他以民间方式收集的一个宋女士的个人相簿。私人性与个性化，都令人尊重。这本书事实上成为一个集体“媒体行为”的开始，也是更多力量的集合的结晶。这是一本集体创作的书。

但出版这本书，等待了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在寻找出版这本书的时机，我们期待这本书成为纪念宋女士的最后的纪念品。并以此献给这位横跨三个世纪的老人。

发现宋美龄是一个开始。

其后，越来越多的海外朋友，给我带来了更多的关于华语世界某一部分历史的重新观照。我发现了相当多的历史人物的不同的侧面，从照片上，从文字上，也从我们对于这部分人的认知上。

我们需要用真实的眼睛发现真实的那一部分历史。

能否提供一套全新的关于这些旧历史人物的传记，用另外的方式去让大家接近他们，并寻找到更加个性化的记录历史的方式。这成为这套丛书最初起源的一个根本的起点。我相信，在对待历史人物传主的问题上，我们渴望接触到历史的原状，并且还原他们。陌生感、新鲜、以及庸俗的商业化考量，这成为本套丛书出版的直接动力。

这套丛书的整体成形与启动，来自于另外一个用歌声影响到中国人的歌星邓丽君一书的成形。凑巧，两位横跨两岸，从不同角度影响中国以及整个华语世界的女士，成为这套丛书最先的两个人。

有关邓丽君的书事实上在大陆早就有了多个版本。只是那些传说式的东西并没有得到邓家人的认可。这本书得到了邓丽君弟弟、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的全力支持。并认为“这是惟一可以代表邓丽君的书”。这本书将于十月份，在北京、台北同步出版两个版本。我们希望能在邓小姐去世八年之期，以最接近邓小姐一生的真实记录，发起回忆邓丽君的



活动。

这样两个过去与现代的女人，构成了这套丛书的最先的头阵。

后面会是谁？

我们还在选择中。

对于过去人物的选择，永远都会体现在“文化的商业化的整体考量”之中。我们想开创一种“新传记体”，用客观的笔触与真实的图像，结构“我们发现的历史”。当然，这样的历史事实上正在成为同步发生的新闻事件。但我们惟一秉持的立场则是“笔则笔，削则削”之史识和“不隐恶、不虚美”的史德，力图在历史的天平上界定其地位。

这是一个有点夸张的计划与理想，但至少这是一个编著这套丛书的起点。

这一计划得到了作家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热情的王宝生先生事实上成为这套丛书的推动者。我们的合作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包括在寻找这两本书的设计者蒋艳、海洋先生的时候，我们都把这当成本书的构成要素。本套丛书的出版应当记住我提到的这些人的名字，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难以形成这套书，某种程度上，这是团队的集束力量。

2003年7月7日

本书在写作中参考了部分有关邓丽君的图书资料，特此鸣谢。